

題楊斛山先生文稿

丙寅歲宛陵都峰周先生

來寓陽羨山中余偕同志

諸君踞伯際湯永道輩從

之游間常語及楊斛山先

生仕

世宗朝與渠同上封事觸
上怒被逮繫獄二人終始周
旋者幾十年臣節友誼歷
歷可紀心竊企焉而未讀

先生所製義也越廿載為
丙戌歲余時以劍江令被
召西臺屈指

明興先輩典刑薛文清與先
生稱最矣適臺長孫立亭

先生語余以上苑楊君者
先生嫡孫余亟拜之上苑
君出先生稿以示余余讀
焉大都皆周師與余陽羨
山中所語時事而發之為

篇咏者也丁亥歲余奉

簡命視醴晉東戊子夏觀風
關陝西安之富平先生故
里也聶令以公事來謁余

余循

憲綱事例首命之脩祠建坊
表揚節義為秦俗勸而撫
拾先生之遺編則周師祭
蒙題咏在焉余讀先生之
文高先生之義我因追我周

師山中箴誨之音容宛然
如在能無今昔蹉跎之感
與聶令遂合併梓之謂余
不可以無言聊述往事以
識歲月與同志者共云若

其疏言之慷慨激烈出於
忠義論說之精微玄詣得
於師傳歌詠之冲夷超曠
本於性真則觀者當自得
之余何容贅哉是為序

欽差巡按山西等處監察御
史荆谿後學吳達可書於
晉東之公署中時萬曆戊
子季夏月也

楊斛山先生文集後序

海內重斛山先生名直孤忠

耶文耶而性天之學著耶余

少讀易辨中庸解諸書是先

生銳意講明足維繫道脉繼

橫渠比事屬詞殊不類宋元

得面京意暨入都會四方學
士率服

世宗朝之有三楊也方正色犯
顏與躬洪容城二公奮激而
出明諍五事銜鎖當前拘訊
拷掠震撼千狀凜乎英風且

愈折愈堅一時椎骨輒擬乞
去牽裾裂麻而猶不及先生
文多寧爲忠掩乎辨解炳如
若陰陽動靜討析真詮天人
性命之理借先生昭揭乃以
其撰述歌咏愛遺編全粹之

珍傳先生詞章可得而聞也
慶曆間屢議從祀

孔廟碩猶不及先生學無又為
文梅乎蓋先生作用原是
由仁義中涵養得來夫子論仁
至造次顛沛必於是自非弘

毅不能想到愍之一言申祿
志未獲與剗下而偏駁之負
行華之習其誰知剗別躬行
而偶有觸而今焉未必馳我
性真頃的確以仁為己任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庶幾先生

矣故孟子浩然之氣謂集義
而生一有不慊於心為慊取
為餒直探之勿正勿忘勿助
如丹爐驗平時火候先碍後
急後好諸到未看之塞兩間
所以之齊之梁侃侃正對非

堯舜之道不陳顯著七篇以
多事揚眉是中等分量先生則
具體而微也語云省事不
憚心心澄而躁安俱息愛國
忠君孝親教長投之所向端
誠息慤無地弗宜夫有扣木

泰山運和後序
四
本而百枝不動者哉余距先生居甚近知先生素履更真采風使僮覈而奏于

當佇俟議定血食千載俾與昭代薛文清公華列以別它僞立門戶肩鉅典而遺識將來裨益世教良多斯余之所以叙先生者

皆天啟改元正陽之月賜進士中議大夫通政使司左通政前大常寺少卿奉詔西紀公直戶刑等科都給事

中侍

徑進官忝眷蒼門李應策撰

缺可磨丁亥口口口序又好五揚序

斛山楊先生遺稿目錄

第一卷

奏議

上世宗封事

獄中諫書

序

獄中詩集序

雪夜吟集序

周易辨錄序

贈汪兵備父母壽序

賀浮岩八十序

記

處困記

續處困記

傳

劉處士傳

蘇宣傳

楊處士傳

周主事傳

浦御史傳

葉叔明傳

葉烈婦傳

孤麋傳

第二卷

祭文

祭原方畦先生文

祭次女文

雜著

香灰解

宋忠簡公像贊

禡七月七

讀易

清明

劉秀才字說

書

與司官書

謝吳知府書

與楊知府書

與楊督學書

與汪撫臺書

與田主簿書

與原負外書

與原方畦先生書

與胡知府書

賦

夢遊山賦

行

側惻行送王大尹出獄

古柏行送王子言

山西行

書白樓詩卷

歌

七歌

患足疾為十招菟以日慰

古詩

四言古詩

五言古風

次杜少陵韻答人

采葵

贈錢員外緒山四首

贈人

哭姜郎中義泉二首

即事二首

五言律詩

雜詠五言律四首

獄中慰章秀才

勉仕男讀書二首

有感二首

有感六首

聞黃鳥

送忽百行

遣仕男歸家

謝信官

懷友三首

送君商衡都黃門出獄二首

哭翟尚書司馬二首

送人出獄

書聯翁病中屬言後

雜作二首

謝人餽桃

贈姜義泉

第三卷

七言古風

題雲津書屋

送董允恭出獄

園士送別次巽峰韻

雜作

雜作

七言律詩

贈泰和劉洗心秀才二首

春日

奉和春興八首

奉和初夏韻二首

奉和初夏聞雷韻

奉和遷榻韻

次緒山韻五首

端午用杜工部韻

遣懷二首用杜工部韻

端午節

聞緒山出獄

贈人

夢浦竹塘

夢陳寮

送同鄉王大尹出獄

有感

遣懷二首

謝人

與晴川飲用杜工部韻

述懷

贈人

詔獄言別

遣懷

閑作四首

懷緒山先生首

贈人二首

送曹子儀作縣平遙

有感

和聯翁看花詩

端陽節次聯翁韻一首

看花次聯翁韻

雜詠五首

和太白山人韻三首

送李明甫

遣僮男歸秦

見童子頭插苦菜花索觀之作律

奉和紫陽先生韻八首

劉子壽日

秋燕

遣懷二首

哭李石壘

送人出獄

重陽節用杜少陵九日韻

題趙白樓寄詩次韻答之

聞趙白樓復總兵贈之

思故人

送人

寄田道克

送曹知府入關中

贈洪百戶并序

和大司馬聯峰先生詩二首用其起句

和聯峰喜雨詩二首
春

冬至
送人

早春二首
次羅整庵老先生韻

除日二首
元日次晴川

題碧泉用杜工部韻
病起述懷用杜工部韻

聞次女亡
次緒山韻三首

次緒山懷友韻
元旦

寄德正月初二日
送紀中夫歸秦

送桂道長出獄又和其韻四首

送林張二都黃門掌科謫官出獄

謝人賜鷺米
送甥張禹卿

雜詩二首

五言絕句

懷緒山五首
起病三首

有感

第四卷

七言絕句

雜詠五首

贈蘇廷詔五首

人有犯晴川者以此慰之 六月六日

嘉靖乙巳年八月十二日出獄歸九月十一日復擊賊崇禎夷齊祠二首

澠池道中二首 謁比干祠

謁姜里祠 遣德男歸秦二首

乙巳年十月二十五日夜復入獄詠柏一絕

癸初出二絕 柱杖二首

秋日 秋燕

送高六觀年兄出獄用其留別韻

丙午秋七月朔夜夢友人王崗泉張東臺

夜初 答友人忽天章遼東松斷事

病中人有以詩慰使寬者次其韻答之二首

聞人赤肚仙口號 春日十二首

偶興五首 葵花二首

述思二首 獨酌十首

遣懷四首 送耿良弼四首

偶有感五首 乙巳年復被繫路作五首

遣懷

雪茶

殘雪二首

慰章秀才

送趙大尹出獄

讀蕭處士行狀

初聞黃鸝

送人歸秦

送緒山出獄三首

寄偲母

送張本禮歸三首

哭翟尚書

補衣口號次晴川公韻二首

夜懷緒山

謝郭平安惠衣

送趙白樓

張公弼

往年一士夫勸勿作詩作此以曉之八首

和人韻四首

讀詩經衡門篇

黍離

幽風

和題扇上漁翁圖二首

送人出獄

送人歸蜀

示姪休四首

謝人賜鷲米

閑作二首

哭浦周二公

禹卿歸秦仕兒留此難於為別以此慰之二首

贈人

讀微子篇

送孫寺丞二首

九月節

獨酌

夜夢四老人

憶白塔寺老僧號孤松

聞孤松謝世繼韻悼之四首

夜夢孔明四首

哭姜郎中

詞

有感

踏莎行

雜作

踏莎行

聯句

獄中看花聯句

園中聯句酌酒

復酌送巽峯出獄聯句

語錄附

論學

漫錄

彌災變安黎庶以固邦本疏

此先生行人出使時疏故附

第五卷

誥命

道 隆慶元年正月初一日

行實

由天性撰門生舉人知縣

斛山楊先生傳

吳時來 謨 左都御史

斛山楊先生傳

孫丕揚 謨 右邑侍郎 戶部

墓表

李 禎 謨 尚寶寺卿

讀楊斛山先生文集說

吳 楷 謨 巡鹽御史

碑記

忠諫流芳坊記

吳達可 謨 巡鹽御史

祠堂記

維 遵 謨 副都御史

祭田記

蔡 黻 謨 同年御史

祭文

楊繼盛

同門

周 怡 東吳友人

劉光國

巡按御史

馬 理 光祿寺卿

王 廷

兵備副使

胡 松 右叅政

輓詩

五言律詩

梅守德

都御史

惠孤松

七言絕句

龔 澍

同年御史

周怡坐槐下二

吏科給事中

趙正學

馬理

七言律詩

羅欽順 吏部尚書

龔湜

韓二憲

周怡 又別去

趙卿 總兵

馬理

崇祀鄉賢呈稿

斛山楊先生遺稿卷之一



仁

奏議

上

世宗封事

題為慰人心以隆治道事。臣惟人主一身萬化本原。履至尊之位。膺艱大之責。用人行政。是非得失。方在幾微。而關於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者。即甚可畏也。是以聖帝明王。深察乎此。制治必於未亂。保邦必於未危。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為大於其細。而

圖難於其易。然後天人交與。而可以延國祚於永久矣。方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之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即欲拯之。無措手之地。以臣觀之。其危亂之形。將成。目前之憂。甚大也。大抵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通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公肆欺罔。士風民俗。於此大壞而。

國之所恃。以爲國者。掃地盡矣。撥危亂而反之治安。此在

陛下所以轉移率勵之者。何如耳。况當朝

覲大比之期。百司多士。濟濟來趨。延頸思化。人人切仰。極重。不可反。幾失。則難濟。伏願

陛下汲汲於此時。留心焉。以爲善後之圖也。臣以病居林。下者八九年。誤蒙

聖恩。賜之起用。擢以耳目之官。任以糾劾之責。受

命以來。早夜耿耿。每思

國事日非。而臣於

國恩有未報。至於痛心流涕者。有之。臣請畧舉目前之

所見其大要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

聖心之憂者為

陛下告誠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

陛下之洪恩下負生平之所學也伏願

聖明垂聽焉臣竊惟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為安以蓄為

利實則可憂而以為大可樂法家拂士日益遠而執

意肆情之事無敢有齟齬於其間積弊而至於盡則

不可得而救矣此實天下之大患也往年夏未入秋

恒陽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既又立冬無雪暖氣

如春元旦僅雪即止民失所望洶洶無聊憂旱之切

遠近所同此正

陛下徹樂減膳率臣下以祈惠寧之時也而在

廷之臣如太學士夏言數人者乃以為靈瑞而稱頌之其

欺天罔人不亦甚乎其不幾於安危利蓄而以大可

憂者為樂耶孔子告顏淵為邦在遠佞人若是而謂

之佞人者非耶大臣之職輔君當道志於仁而先天

下以為憂者也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

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欲天下之治安可得耶

角山遺稿卷一
又如翊國公郭勛者中外皆知其為天下之大惡
朝廷之大蠹也勛之舉動踪跡豈能逃於

聖鑒雖

陛下盛德優容不忍即罪

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為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
之於微過之於漸則

朝廷優禮人臣之體貌未失而薰戚之餘裔亦得以保
全而善終也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則群狡趨赴
善類退處其為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治道去其

太甚者此其為害治之人之甚所當急去而不可緩
也凡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
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以安民而使之各得
其所也民不得所則其心不能無怨民心怨則天意
可知矣古者民勤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
而至於離散離散無所歸而至於死亡臣近巡視南
城兩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人此一南城一廓耳共計
五城未知有幾目所不及見而在於千萬里之遠者
又未知其有幾孰非

陛下之赤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蓋望一豆羹蔬食。以延須臾之生。而不可得也。此正

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十年於此矣。而尚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者。至數十員。又差部官遠脩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浚民膏血。而不知恤。則民何以得其所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窮民之力。盡民之財。是自斃其本根也。而國何以爲國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盛脩宮室。而至於亡國。願

陛下以爲鑒戒。則宇內生靈之慶也。况今北虜跳梁。內寇竊發。警報日聞。加以頻年災沴。上一空。百計取之。愈爲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之世。君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警戒。其見於經傳者。如堯舜兢兢業業。無怠無荒。萬惜寸陰。湯坐以待旦。文王日不暇食。武王以敬而勝怠。故能壽躋。蓋期治隆熙泰。是數聖人所以崇德益壽。善政和民之道。不外乎敬與勤而已矣。周公召公之相成王也。周公則以逸而戒之。召公

則以敬而勉之。蓋敬逸之間。身之脩否。政之理亂。所由分。此固周召忠君懇惻之心也。

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為。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其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之矣。數年以來。因

聖體違和

朝儀間闕

經筵未講。大小臣庶

朝參辭謝未得一覩

聖容。敷奏復逆未得一聆

天語。若是者。今已久矣。夫

天位者。艱難之器。非逸樂之具也。

陛下

一身。天地百神。賴以享。六軍萬民。賴以安。一日二日。有萬幾之

繁近聞

聖躬調順。大獲福履。中外臣民。罔不歡慶。况此春氣漸和。

人思新化。庶官入

覲。雖雖肅肅。來自萬里之遠者。罔不欲鞠躬垂委。北面舞

蹈望

龍顏以慰快覩之心乎。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正今日之事也。若未得瞻於咫尺。

天顏之下，以神有孚顒若之敬。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執左道以惑衆，聖王所必誅而不宥者也。今異言異服列于

庭苑，金紫赤紱賞及於方外之士，臣不意

陛下睿哲先物，明見萬里而所爲一。至於此，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人謂官不必備，惟其人。故非道隆德盛

極天下之選者，不足以任此責。今舉而畀諸迂，惟之徒，輕之若流品之末，則名器之濫至此極矣。且

陛下以天縱之聖，資爲

上天之元子，若遠宗帝王之道，近守

祖宗之法，細旃廣廈之下，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脩，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而山川鬼神莫不寧矣。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爲

聖躬之福耶。甚非

聖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臣恐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豪傑之士。聞而解體。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於

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

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其於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

陛下之能容。敢以直言冒干。

天聽。言過激切。而獲罪。亦多有之。自此以來。臣下懷危慮

禍未聞。敢有犯顏直諫。而為匡救逆心之論者。昔人論求言之益。以為勉強以聽。不若悅而從之。悅而從之不若道之使言。蓋人臣持祿保位者多。而忘身以徇國者少。雖識見有明暗。言論有得失。在

陛下明目達聰。鑒別取舍。於黜陟賞罰。付之公論。則可矣。若震之以

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卿楊最者。言出而身即死。

近日翰林院左贊善兼脩撰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

此於

國體治道所損甚多。伏願

聖明少致思焉。成湯大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吝。從諫弗咈。高宗有商之令主也。傳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此二君作聖之功。爲萬世人主之龜鑑也。
臣非區區爲一楊最等惜也。但歷觀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以拒諫而亡者也。今而後。雖有素懷忠義之心者。非灰心仕進。其退在園。亦必深自晦藏。爲保身計矣。孰敢發口以論天下之事哉。臣恐忠蓋杜口。則讒諛交進。上德不能下達。下

情不能上通。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近。即遠於萬里矣。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凡此數者。關於天下之治亂。

國勢之安危。貽

聖心之憂。誠未已也。伏望

皇上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察臣忠悃。

覽臣所陳。賜之施行。戒飭夏言。務篤忠貞之道。以報

國家崇顧禮遇之恩。於郭勛則豫有以裁抑而保全之。

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妄之術。

陛下仍以慎獨養天德。以天德達王道。以慰人心。以祈天祐。則莊敬日彊。而眉壽永於千億。虛靈照物。而忠邪莫可遁逃。其爲

宗廟社稷萬萬年無疆之福。

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者。端在此矣。臣不勝戰慄懇切之至。爲此具本親齋謹題伏候

勅旨。

獄中諫書 葉其而未上

臣聞明王之治天下也。上畏昊天。之鑒臨。下畏臣民之瞻仰。雖德盛功高。而其惟日不足之心。未嘗不求賢納諫。以盡事天撫民之誠。而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焉。忠臣之事君也。雖當道化熙洽之時。猶不忘訓誥保惠之勤。而防微杜漸之惟謹。惟恐一念一事之差謬。而貽生民無窮之害也。古今稱舜者。孰不以爲天下之大聖乎。其聰明睿智。出於天性。若無賴於臣下之匡輔。取善以自益矣。然舜命禹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又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不以已

德爲已至而從事於咨諏察納之無遺蓋知一念之
趨向則聖狂治亂所由分而不可以不慎焉是聖人
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禹戒舜曰毋若丹朱傲
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益戒舜曰罔違道以干百姓
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夫舜豈至違道干譽拂
民從已者哉又豈至好慢遊作傲虐如丹朱者哉禹
益不以其居道陰德盛而忘儆戒之勤懇如此是人
臣保治無窮之心而爲尊君敬君之至也虞廷君臣
都俞吁咈之相與如手足腹心之一體而成文明熙皞之

治後有作者弗能及也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
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召公告武
王曰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周公訓成王亦曰小人怨
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
敢含怒古聖哲之臣所以輔養君德而成功業之盛
者孰不切切焉欲其君以聽言納諫爲心乎漢武帝
之臣有汲黯者自言有狗馬之忠願出入禁闥以補
過拾遺又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阿譽順從
以陷主上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不言奈辱朝廷

何魏徵疏唐太宗漸不克終十事以諫諍爲已任君
不及堯舜其心未肯以自已也故汲黯魏徵號稱古
之遺直而太宗貞觀之治幾於三代者有由然也歷
代聖賢之君莫不樂聞規諫以來天下之善以防壅
蔽之奸至秦始皇父子惡聞過失忠諫者謂之誹謗
深計者謂之妖言遂至上下判隔遠近乖離匹夫一
呼天下土崩不二世而國不守矣我朝

孝宗皇帝時主事李夢陽以言事下獄中鎮撫司本上

孝宗皇帝問左右當何如批行左右對曰此人狂妄當答

之以示懲戒

孝宗皇帝特批釋放因語輔臣曰李夢陽本內事干戚
朕不得已下之獄左右欲朕答之者朕知左右之意
矣蓋既得肯必密喻重答置之死地以快中官之心
而使朕有殺直臣之名左右之不忠一至於此輔臣
對曰陛下此心即堯舜之仁也是故遠而虞夏商周
之聖君及漢唐以來之賢主近而

孝宗皇帝皆

陛下所當取以爲法而秦以誹謗二字箝天下之口以自

取覆亡之禍者又萬世所當深戒也以任諫而興以
拒諫而亡臣往年疏中亦嘗爲

陛下言之矣不知

聖明亦曾垂覽否乎天下猶人之一身焉人之血氣不周
流者必死天下之勢上下之情不相同而不亡者未
之有也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情得以下達而免
於覆亡之禍焉昔人以爲功多於汗馬之勞者謂能
消禍於未萌也孔子曰臣之事上也進思進忠退思
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又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

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
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當不義則臣
不可以弗諍於君子不可以弗諍於父孟子曰責難
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其
語齊臣曰齊人無以仁義語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
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
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
敬王也大哉孔孟之言真萬世致治之道也伏願

聖明留心焉臣自嘉靖十一年以病居田里者八年餘量

能度分安自退處已絕無用世之心矣

朝廷起臣於畎畝之中而授之職既又以罪下獄臣一時所着衣服非度

聖明不即誅死而惟笞以戒之此猶天地之於萬物一於長養生成而已栽培傾覆之殊用天無私喜私怒於其間也風雨霜露無非上帝之教笞以戒臣而全臣之生孰非

陛下之仁乎

陛下於臣已廢而復起之當死而又生之其浩蕩無涯之

恩德始終於臣者可謂至矣此臣於垂死之餘猶哀鳴之而欲

陛下納諫容直以成君德以廣君道與唐虞三代兼美比隆欲竊效古人死諫之忠而盡臣愚犬馬之報於萬一也伏願

聖明留心焉臣又尚記東廠使記臣衣服然其來者二人焉臣未知其姓氏自此以後或一二人或三四人更迭往來未嘗不日在臣之左右凡臣所經過者將百人焉臣心知其爲東廠使以覘臣者而口未敢言

臣又察其意向似有記臣言語動作以傳聞于

天聽之下之意焉不知果有此事否乎若誠有之臣不勝

惻怛悲感之切至而願昧死以有言此非

陛下盛德所宜爲也古人有言君道貴明不貴察

陛下以睿智居尊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當以正大光

明之道化成天下平平蕩蕩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朕

眩耳目托諸臣佐生殺予奪付之公論不宜偏有視

聽作爲之私小而使羣下得以窺

軍旅之淺深也况今夷狄侵侮兵政廢弛工役浩繁財用

匱竭暑雨祈寒生民嗷嗷君子小人孰爲當進孰爲

當退朝政敷理孰爲當廢孰爲當興一日二日有萬

幾之繁孰非

陛下所當深察而遠覽者乎釋此不慮而注意一狂言獲

罪之囚犯此何心哉若

陛下以此察臣之心移之於兵政之廢弛財用之匱竭生

民之嗷嗷君子小人之當進當退朝政之敷理當廢

當興念茲在茲與公卿賢士日講論之而圖處之心

常如此實爲

宗廟社稷之福萬方生靈之慶也况臣當日所言雖出臣
愚昧之見而一時芹曝之誠亦未必無可採擇而施
行者若

聖明留意而臣言有補於

聖政萬一雖誅死即不朽矣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
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棄芻蕘故能極
其聖伏願

聖明留心焉又臣初下獄時鎮撫司官倪民孫綱以
聖怒赫然之下臣罪深重一時不令臣自通飲食惟日給

臣以官米臣又不便所食又病幾死後陶某等許臣
家人自送淡粥麪湯日得二食今四十五月有餘矣
延此一息尚未死滅此實

陛下好生之德覆載之恩之所及而諸臣不欲置臣於死
使

朝廷有殺諫臣之名其心未必不為忠於

陛下者也近東廠復三四人來獄中鎮撫司自官吏以至
守獄校卒皆戰慄傲懼日夜戒嚴復絕臣飲食似有
欲臣速死之意臣今一死雖無所惜誠無所難但臣

愚慮謬絕飲食以置臣於死決非

聖心所欲爲竊恐有譎張爲幻者過爲訛言恐動衆心使
至於此則事未可知伏望

皇上洞開日月之明照此幽隱之地若臣罪當誅即明正
典刑肆諸市朝以爲人臣事君不忠者之戒若察臣
忠悃憫臣狂愚罪從末減或遠謫邊戍放歸田里此
又

聖主宥罪赦過之洪恩非臣且罪深重者所敢望也惟
聖明早賜裁處臣不勝兢惕懇切之至謹具書昧死叩首

叩首

獻

獄中詩集序

去年春予以罪下北司獄既而緒山錢子白樓趙子皆以
事相繼來繫既經冬共慨時光云邁舊學易荒咸願以文
相會輔於是錢子讀春秋趙子讀易予以困病弗能自強
亦間佔俾於禮經庸學語孟諸子百家數相論難情興感
觸發爲詩歌古風近體各有所得歲月既久總成一帙錄
藏巾笥意不在詩與文而在無忘今日患難相與之心也

故吾三人每相聚語未嘗不嘆相遇之奇而幸其相處之
益也古者大聖賢之心學淵源相與神交默會故有誕先
登岸不假於困窮鬱抑而後成然以動心忍性熟其所存
精其所履而優入於神化之境者自上智而下恒多有之
吾觀錢趙二子景希先哲探討幽秘亶亶不厭他日行所
學以福斯世而成可久可大之事業其與涵養家塾而措
諸廊廟者何異耶顧予庸疎多罪劣於振拔幸得竊其影
響補愆省咎而僅比於折肱知醫之萬一焉夫以多凶多
懼之區而爲進脩之地者亦在乎心之存不存何如耳時

嘉靖壬寅秋七月既望爵書於獄中

雪夜吟集序

余與錢子洪甫同獄中得其父心漁翁所著有雪夜吟集
而相與序述發揚顯心漁翁之心與行而可與傳後者多
海內之名士余讀之不能不有所感於心也天賦人以如
此之明識乃復阨之使弗得以究其用心漁翁之曾次其
過於人者亦多矣詩歌琴簫之類且不過玩此一種之樂
趣以養其悠然自得之性情而忠孝大節乃其平生之懷
抱今詩歌中往往見之而循自然之理以任乾坤之句幾

於樂天知命者矣夫有大抑鬱必有大亨通固理數然也
吾觀心漁翁之子孫濟濟多英才而長子洪甫進士方任
刑部員外郎以學行知名於世天其有以慰心漁公之心
乎

周易辨錄序

予父蒙幽繫自以負罪深重憂患警惕之念即夙夜而恒
存也困病中日讀周易以自排遣愚蒙管窺或有所得則
隨筆之以備遺忘歲月既久六十四卦之說畧具矣因各
曰周易辨錄繫辭曰困德之辨也吾以驗吾心之所安力

之所勝何如耳若以為實有所見而求法於古人焉則吾
死之餘萬萬所不敢也嘉靖二十四年八月日爵謹書

贈汪兵備父母壽序

汪名和尚寧先與程家立嗣後復

嘉靖乙丑年封君之子廷德與爵同舉進士官行人司行
人交與日深廷德不以爵不肖取為同年友壬辰年爵以
御史謝病歸廷德以年不與科道舉歷部郎補兗州府知
府庚子歲爵復承之前職廷德入

覲京師復會于燕山客舍中叩其所造淵乎未可窺也次
年辛丑春爵以罪下獄踰五年為乙巳秋蒙

恩宥爲編民廷德以吾陝兵備守潼關遇於塗次未幾爵復以罪逮北行事出不測遠近震駭廷德送傳舍握手以別丁未冬爵復蒙

恩歸田里時廷德移守慶陽致書林下謂其父母年高凡吾同好者當有言以壽之主人子之善父母之善也廷德明識器宇自其弱冠時已若未定然歷官所至仁澤義聲聞于海內爵實於陝民同在漸被中孰非封君暨太夫人德善所及乎爵願祝封君太夫人曰公有賢子行道濟時惟天眷德自古若茲公之夫婦耄期稱道公之夫婦壽考無

期耄期稱道壽踰百齡子子孫孫承于無窮爵頓首再拜祝

賀浮岩八十序

御史龍谿督子學父浮岩公壽登八十親友以公賢德享壽子孫克肖咸願往賀予爲先之以言孔子曰仁者壽解之者曰靜而有常故壽浮岩公常侍父病致憂三年心不少懈父歿值歲歉未克舉葬衰經不去身者八年餘致哀於父致養於母兄弟翁好同飲食者五十年此其心與行豈易及哉蓋崇本篤內爲閭然以修之賢者也蚤事詩書

覺夢不厭開諭後學多所成就即子學爲關輔名士可知
矣淵人之急不吝所有稱人之善忘其所短謀人之容不
踰於道有司知其賢裨以冕服與鄉飲酒禮大抵虛中循
理莊重凝靜固所以致長年揆公素履其完復天則培固
真原而周旋矩度者率由此道今其耳目聰明動履強健
則又壽躋未艾之徵也詩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
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請以是爲浮岩
公壽

記

處困記

嘉靖二十年二月初四日余以河南道監察御史上封事
有罪次日下錦衣衛鎮撫司十三日夜蒙笞十七日夜復
蒙訊鞫血肉淋漓喘息奄奄而所以困苦之者則又日夜
戒嚴未少踈焉斯特也余自謂死在旦暮且以得速死即
爲幸矣既數月刑瘡之潰裂者雖少完復然殘傷毀敗之
餘形狀變變動輒顛躓亦未敢以萬一獲生之意自望也
忽一人謂余曰子之險難其將免矣有一賢者焉以救子
爲事疏之上已數日矣余問爲誰其人不以姓名告但曰

俟一二日當自知之已而戶部廣東司主事周公天佐下
獄中余未始一識周也時獄戒甚嚴又未獲一相面語惟
聞衆驚愕囂囂語及疾趨往來躑躅聲周答之既重其困
苦之者視余則又甚焉余慮其弗能堪也呼一人即膝上
手畫困卦二字使以潛慰之乃示以困亨貞大人吉無咎
之義也聞周首之且微有笑容次日余詢公之起居於同
逮麻知州時公已逝矣麻不欲以驚悸告但給之曰必無
事今日飲食稍能進矣其卒爲五月初八日未時也數日
驗出其屍天震雷死既出雷已予哭之以詩有天上烈星

墜人間草木愁滿腔都是淚只向暗中流之句周以忠義
英烈自振奮下獄未三日即死人情慘阻聚語洵洵皆爲
余懼炎氣蟲蟲獄地蒸濕徂暑流火之際余所着者尚爲
冬川之袍布重以嚴禁力弗能堪惟思古訓格言可益身
心如孔顏問答之類者潛玩其精蘊與其氣象以自寬自
解覺有得焉忽不知桎梏在躬而忘其身世爲囹圄中之
一羸僮囚徒也繫及冬初刑部員外郎錢子洪甫以事下
獄錢子余同志舊友也相見甚歡數相語皆崇德切要功
夫未嘗以困苦廢忠告蓋恐爲有道者笑也居旬餘日錢

子送御史臺擬罪余願有以爲別錢子曰靜中收攝精神
勿使遊放則心體湛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古人作聖之
功其在此乎別未久錢子復以前事來獄中時御史浦公
鉉自巡按吾陝西處上疏救余械繫來京十二月二十四
日下北司獄中別處一室衆皆洵懼莫敢窺伺惟錢子往
候之爲守浦者逸拒未獲與言除日晨旦浦公蒙筭移就
于室同加嚴禁公既傷重弗能語惟聞有呻吟聲衆包之
以衾共以手舉寘之余傍居移時始甦余呼以老兄謂之
曰老兄固不自愛矣如時政何公毅然應之曰今日之
吾巡按陝西之責之一事也於子誠無所與子勿復言既
而告余以關中人材風俗之大畧及所著全陝政要集繫
過華陰有題華山詩出境上別秦中父老詩皆能爲余誦
之有以公事來者遇公甚厚公感其誠意口占七言律以
謝之余從容謂公曰吾兩人者地分秦魯相去數千餘里
絕跡仕進其老林下同一志也往年

詔起廢官復御史職者惟吾兩人而已未幾皆以言獲罪
今日同一梏鎖者則又吾兩人焉事至於此豈偶然耶吾
人處世榮樂則心存於榮樂患難則心存於患難於今日

之憂困而安順之亦百年中所作之一事也時錢子亦以善處憂患爲吾兩人慰余既日夜在側執弟遜禮甚恭遇守者或失之粗厲公戒之曰內文明而外柔順處患難之道也忽一日公自覺寒熱交攻坐卧弗寧余知其刑毒將潰凶之徵也即夜破一磁盞刺其傷處血流弗止公自謂覺少寧息但神益昏潰飲食少進食即嘔出公既危甚守者見余情狀迫切慮自殺防之甚急是夜以鉄索縛余臂繫而守之已而公不語矣余執其手哭之甚慟良久公復少蘇問哭者誰也左右以余對公曰子無過慟吾死於此

命也語畢卒時滿下三鼓爲正月初六日子時也余枕屍慟哭徹旦未已迄今語及未嘗不流涕也錢子以浦周二子之死也其死以浦周二子之事也謂余之痛似可以少已焉夫固然矣古之君子得志則道可行於天下不得志或亦有以善一方德厚者動而爲世道之益否則無往而不損焉今日賢人君子之過雖非我所敢致亦由我而有之矣夫非積未誠而動未審歟吾豈林中懷危蘇蘇焉而爲沲若者耶即憂困中省愆思咎之心誠未已也故述吾獲罪之顛末以自責而自勵焉時嘉靖二十二年三月十

二日爵書于獄中

續處困記

予下獄蒙答後司官絕余供食日給囚餃予以事非君命特過於奉承者一時不以生道處予故義不忍食時繫獄同屋居有張清者頗尚義氣予得資與共食焉既而錢洪甫下獄得自通飲食家人附供食物書予姓氏者不聽進乃約以再字別之凡書再某物者知其爲寄予物也踰年洪甫出工部員外郎劉子煥吾下獄亦如洪甫爲予處之又踰年吏科給事中周子順之下獄亦絕其飲食於是予

與之皆依與煥吾同飲食乙巳年八月十二日子三人

忘故歸田里取道於通州張家灣同舟南下至臨清州予由陸路西去九月十一日

上密諭東廠使復拘予三人是月二十八日使者至予家行予抵家甫十日即刻起程十月二十四日至東廠次日

言下鎮撫司照舊監禁不許怠縱始予以罪下獄時戶部三事周公天佐及監察御史浦公鉉相繼救予皆以重笞

三京中旗士蘇宣以東廠使具予言動久囚繫狀積五日
一上奏宣以厚余爲予遭譖下獄笞幾死予皆別有傳以
言三事至是治廠事太監徐府以拘予事係密傳拘至不
言變本笞八十降南京小火者於是人情悚懼皆慮禍及
於已既下獄即絕予飲食凡予所具毡履以禦寒者悉奪
去庫中惟慮困苦予者或未極也獄中繫逮者百餘人見
予皆遠避或偶以一言接者則縮頸歛足左右顧瞻如於
境外異人相通而恐禍出不測也章生勺浙會稽人壬寅
年以事逮獄與予同屋講周易司官以講讀事不宜外聞
於人乃寘生於別屋戒不得與予見予出獄時過生門呼
以相別至是生爲予具飲食使小校者以布裹沙鍋藏衣
襟下朝暮供之獄卒多以患害恐生者生不爲動則應之
曰以此得罪死不恨予密諭生勿發危言當以貞艱晦默
相濟處初予繫過孟津縣謁夷齊祠度以罪當復繫非君
命而禁予自供食者當餓死故題詩壁上有願借首陽方
丈處藏吾天地一殘軀之句比入獄嘗盡日不食司官使
告予俟劉周二子來處當如舊十一月初二日頃之至廠
蓋頃之得抵家拜其母次日即行煥吾未抵家七十里聞

使者先至其家繫其弟以行即趨應時者順之至殿十一日同下錦衣衛南監即轉鎮撫司是日夜漏將一鼓予困於柙鎖見獄戶未闔守者燃燈若有所待予度必二子將至須臾聞步過外有鈇鐐聲既又獄卒繫柙木群出力叫吼聲響聞數十步索鈇鍊以縛二子呼聲震動守者一人坐予傍訝之曰何爲其然捕得虎來耶忽校者走門內告予以二子使問候予笑曰困縛中不忘致寒溫意可以見二公曾次矣煥吾順之各居一屋皆在予屋後左右南向廁門在予屋前右東向次日天明順之登廁過予屋戶板

外有柵向內掩晝常鎖之予不得出乃隔柵與順之相勞苦予問順之至家得見其母夫人納福順之惻然悲傷始予不食囚飯嘗於暗室中誦孟子一簞食豆羹章以自誣畜至是順之亦不食謂予曰囚飯之食呼蹴之食之類也乞人尚不屑而我乃屑之乎予笑以爲然因謂順之曰寧以壁碎石上作群玉屑安能甘此侮汚爲全瓦礫耶或以順之與予共約不食蓋所見偶同實未嘗相約也煥吾曰朝廷既待我以不死吾豈忍以不食而死乎順之曰伯夷伊尹柳下惠不同道而同歸於仁今日之事各行所志可

也司官聞予二人不食許以煥吾名通飲食既數日復使告謂冬久旱

上祈雪未應心甚急恐加怒於予三人而許通飲食則事屬怠縱懼以餘罪相累耳明日當復阻之予應之曰必吾三人者餓死天乃雨雪乎一校者繁髯方面從傍聞之怒罵曰此非人所言乃食草者之云也頃之顧謂予曰此言皆可紀也次日食果不進各鎖予三人於冷屋中戒魚一人敢相見門外饁食往來紛然予三人四壁寂靜兀然獨坐勺水粒米日不及門章生餽食弗能達生亦奮然不食

間以乾餼使隔柵潛遞之百戶雷聰居近予偶得薄粥食予三人獄卒赫然詈叱之即欲以榘鎖困若聰聰再四謝罪始獲免時東廠月以六人日來覘視楊棟國用者孝子也其母病棟嘗割股見予三人展轉阻阨嘆曰豈可使懷忠義者困迫若此乃往見司官謂

主上仁聖於三人者欲其生不欲其死恐未可以非道相加而使饑以死也於是司官使許煥吾得自供米物賴君恩浩蕩終不加怒予三人得躬爨糊口相與痛省愆咎以荅

上王成之至仁而延此憂患之歲月耳自予下獄身負重
譴凡士大夫以罪繫獄拂入獄者皆絕

上意者司官必以予例處之如兵部侍郎張漢都給事中
尹相林廷壘張堯年御史何惟柏桂榮一時下獄者皆絕
其食時煥吾在獄故諸人皆得托以自致而忘其爲剝膚
災也及予三人復下獄始知凶禍切骨而日所履者皆窮
絕之地至是則有致命遂志而已矣予所居屋前有左右
二屋皆南向屋中不設榱木往時士大夫下獄者皆居之
未有居深室囚木者而居之自予始亦未有絕飲食給囚

米者而絕之亦自予始竊恐復有觸忤權倖而下獄者必
藉口於予今日則枵腹待斃者或有之使豪傑解體而時
事不可救藥安知其不基於此乎是予以一時狂妄之罪
而貽國家無窮之禍也煥吾頓之嘗曰已身不足惜而懼
以罪累

朝廷耳故述此爲憂世之君子告時嘉靖己巳年季冬望
日書

傳

劉處士傳

觀庵劉處士諱克字養吾號觀庵世居泰和縣之城西十世祖諱某宋嘉定間遠今雲津書院觀庵子即其遺址緝理之曾祖諱某祖諱某皆隱德不仕父諱某以鄉舉歷典金華麗水績溪教事陞永福縣尹轉賓州守未之任卒母蕭宜人生觀庵子兄弟四人觀庵其長子也據狀觀庵子多懿行今不詳述述其所難能之一事焉觀庵子母蕭宜人病觀庵子割其股肉煮羹以進母不知其爲何物食之而病愈嗚呼其心可謂至矣其行亦人所不易及也觀庵子之事親可謂病致其憂而篤於孝思者矣其德善爲邑

侯所禮重諸名公所歌詠而於風教之助不淺也配歐陽氏二子師泮皆縣學生女二人長適生員某次適某觀庵子生成化巳亥八月十八日嘉靖癸卯年正月十二日卒壽六十五歲卒時其弟工部員外郎晴川子以諫止工役下獄中聞訃哭稱先生曰先生素多病豈非聞吾憂難重其憂心而至此耶即痛恨不食時予與吏科給事中太平周子同繫獄相與吊慰之乙巳年秋俱以恩溥歸田里既又復蒙拘至是晴川子以觀庵狀示予即獄中讀之而謹書此尚冀

皇仁浩蕩當有宥罪赦過之期晴川子持以歸而表諸觀
庵之墓亦吾與其弟久同幽難之心也

蘇宣傳

蘇宣字廷詔大名府南樂縣人以校尉供東廠辦事役能
以左手書左字右手書右字筆迹皆奇特予初下獄東廠
使人更迭覘伺日具予言動及囚繫狀積五日一上奏四
月初一日宣來時予晝夜梏鎖右脛前爲梏木轉磕成瘡
宣自以手起梏上木以重瓦間合脛處使相去寸許瘡自
此愈後宣數來時緒山錢子繫獄恐宣以厚予遭譖數以

語予當令防慮予以告宣宣曰使公而富於財則誠如所
慮今公一貧如洗食且不給雖有譖者必不能行乙巳年
春果有譖宣者謂私與予交通下宣獄笞五十奪其辦事
役予聞之即獄中書片帖使問宣宣答書云勿以我爲慮
當開廣心曾是年秋予蒙

恩歸田里宣送予至通州同宿舍舍中次日各以詩相贈
而別夫當

天威嚴震之下人人恐懼宣能以厚道相與可謂難矣繼
之者楊棟也棟字國用霸州人其母王氏病棟割其股肉

煮羹食。母子與劉周二子復繫獄，不能自食。棟以東廠使來覘，予力言於司官，得自供米物。孔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信然哉！若宜與棟，使有學校之養，師保之訓，何善之不可爲。

楊處士傳

楊處士歿時，其妻王氏年二十四歲。子棟甫四週，王氏撫育，訓之以正，自稱未亡人者二十六年。年四十九以病卒。病時，子棟割股肉煮羹以食之，竟不救。此可以驗王氏盡婦道，棟盡子道，王氏可謂節婦，棟可謂孝子矣。秉彜好德，

人心所同，風聲所及，孰不興起，而爲世道之益亦多矣。

贊曰

於維節婦秉鍾純美，身履八道死而後已。天實佑之，俾生孝子，並言休譽於千萬祀。

周主事傳

周主事名天佐，字

號嶼山，福建晉江縣人。登嘉靖乙

未進士，授戶部廣東司主事。以言得罪，死於獄中。楊爵曰：凡天佐其他行實，爵未能計。知今不記，姑記其死之歲月。日特與其所由以死焉耳。辛丑年春，爵以監察御史上封

事大畧謂雪雨不可爲祥瑞而頌之謂權奸不可爲忠信而邇之謂土木之工不可不止謂朝講之禮不可不脩謂邪說之妨政害治者不可不斥謂讜言之益國與民者不可不聽凡此皆爵一時愚昧之見狂妄之詞信有罪矣二月初四日干冒

宸聰初五日械繫下獄十三日夜蒙笞十七日夜復蒙笞且備極拷掠血淋漓衣前襟盡成赤紫色桎梏相鎖晝夜困苦間伺驚惕罔敢踈寬坐卧處血流地上可手杯之履襪衾苦之類爲血所沾若滯於水中然

天威震動之下人人悚懼謂爵必死而不可救矣延兩月餘夏四月初九日

九廟災

天子詔百官使言時政闕失天佐應 詔上䟽其畧曰陛下以 宗廟災變痛自脩省凡政事闕失許各衙門條陳且欲務關國體民瘼不許泛濫彌文虛應故事仰見皇上畏天之誠求言之切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爲祥之機也大小臣工孰不感惕思效其愚乃今關政猶有在而忠言未盡聞此何故與實以

聖明采察之度未宣而臣下畏均土之心猶存也蓋示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求言之切乃示人以言耳而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臣時即欲冒昧上陳但聞詔書且下意曠蕩之恩必首及毋物爵今復不蒙恩宥臣展轉思之心實未安况此等事關夫若令楊門於明旨既許條陳苟有所見寧忍終默國家置言官以言爲職楊爵所言之事豈逃

睿見惟以過直犯怒誠可矜察而爵今在獄中已經數月且聖怒之下一則曰小人一則曰囚犯以盡言極諫爲小人則爲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奉職納忠爲囚犯又孰不能爲容悅寡過之臣哉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

陛下試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於天心否耶昔人謂雷霆之所摧折萬鈞之所覆壓者爵既遭矣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殞是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楊爵一身之利害不足深惜而所關係意不曰未之歎聖德之損益不細也方今此等事關夫若令楊門於陛下恭默思道畏天勤政

聖心洞然臣願察爵之疏原爵之心特賜釋放仍乞明示嘉納不吝採行旌爵之忠謹以風天下之直則

聖德如天地之廣如日月之明由此而天意不回未之有也疏上有

詔周天佐笞六十下鎮撫司獄牢固裋囚天佐體幹細弱其手拮微寬可自脫出守者以鉄鍊貫楛目中令不能轉側絕其飲食三日死夫當此

九重赫然之際爵實延一息以待旦暮之盡而人孰不以爵爲戒哉天佐以未信疏遠之小臣執以是非好惡之常

理奮筆於言論之間而納其區區之忠欵焉宜其言出而身即死也故法凡死獄中者司官必具題死者日時緣故請監察御史刑部主事各一員驗其屍然後出之蓋慮有不得其死所以重人命廣德愛也天佐笞之甚重兩臀爛裂腹上俱青黑色驗者御史主事立屍傍吏驗屍訖高告曰遍身上下並無他故止因急病身死御史主事即據其所言題

請出屍未驗屍時天晴日皦俄而雲靄橫空震雷微雨屍既出雷已天佐妻某氏候於門外見屍出以頭觸地幾死

樞實寺無不悲痛民有張弼者祭於樞前而哭之人曰子
與舊相識乎曰否吾傷公以忠諫而死是以痛之深也嗚
呼可痛哉可痛哉爵與天佐未嘗一相識亦未嘗以名相
通天佐初下獄爵不知天佐爲何許人亦不知其言何許
事也既而知之思欲以識其面貌然各閉於幽室中困以
裡鎖又天佐以救爵故下獄故獄戒愈甚嚴凡廁所往來
必間其期未得一相遇焉然爵一念惻惻洒泣恐天佐不
能堪其困苦之甚而思有以寬解之呼一人叩膝上手作
困卦二字以潛慰天佐乃示以困亨貞大人士無咎之義

也聞天佐首之且微有笑頰獄中人有以宜自寬心語爲
天佐慰者天佐應之曰事吾所自爲則死吾所當安吾心
何不寬乎五月初六日下獄初八日未時死爵亦未得親
哭其屍終不得一見其形容也死之次年福建一士夫來
獄中爵問以天佐事其人曰天佐年甚少風神清秀當謂
其少年柔順而已不知其心之剛烈能作如此事傳聞其
無子死時一女在既死遺腹又生一女未知是否又聞其
父母兄弟俱在家甚貧亦未知是否樞停數月其妻歸葬
於閩中嗚呼遭際之不易蓋自古皆然也士當總非藏而

脩之於家塾焉承師模執典訓必明與心誓而期以終身
之踐履事親無或不孝焉事君無或不忠焉及名登
仕版身荷天工此心所在君恩所在固造次顛沛而罔敢
易也顧以脂膏依阿之風勝而三極大中之矩泯然於流
靡波蕩之洶湧而承以孑然獨立之一身斯時也必欲上
不負吾君下不負所學其不殺身而成人世之恨者鮮矣
天佐之死天地爲之震動萬人爲之流淚焉嗚呼天也命
也不肖爵之罪也復何尤

浦御史傳

浦御史名鉉字汝器號竹塘山東文登縣人登正德丁丑
進士授山西洪洞縣知縣擢監察御史以親老乞終養服
闋復御史職值六年考核京官鉉以職當與聞其事有論
鉉專擅考核而不與衆共者於是鉉與監察御史張祿同
考功司郎中俞胤緒皆得冠帶閑住是時爵亦病謝御史
職家居嘉靖己亥

上以吏部薦鉉才不可廢與爵同 詔起用授浙江道監
察御史次年冬奉

命巡按陝西遍歷州郡遠涉邊疆激揚伸理務直平易又

集其政務之大總成一書以見其施爲緩急之序名曰全
陝政要集辛丑年春爵以言得罪下錦衣獄濱于死者屢
矣戶部主事周公天佐疏救之死於獄中鉞自陝後上疏
申救謂天下之治亂係言路之開閉言路開則忠言讜論
得以上達而化理成言路閉則奸巧邪佞得以下恣而治
道隳比見河南道監察御史楊爵以言得罪下獄既久懲
創必深臣願

陛下廣天地之量開日月之明將爵特賜釋放宜諸朝著
之列使布靖共之才爵必能進思進忠退思補過上不負

明時下不負所學庶幾廣納諫之門作敢言之氣言路開
而太平之盛治可臻矣疏奏有

旨御史浦鉞着錦衣衛差官校械提來京下鎮撫司獄擬
以不當救爵之罪

詔答一百與爵同囚鎖七日而死鉞初在陝被徵秦民間
之如失父母行之日遠近奔送扶老携幼滿其車下至車
不能行所過州縣民皆先期相約候於道左每止舍處常
萬餘人皆號哭祝頌曰願使君復到秦地以活我百姓檻
車過華陰鉞登樓望嶽題詩其上有多難來遊懷抱存晚

雲孤鶴散塵襟之句出秦境父老送者遮道號泣不忍遽別鉉以詩慰之有潛濱釣石聞相待收拾絲綸坐水邊之句當時差往官校既歸皆能道其事夫當顛沛危迫之際應語從容不撓可以想見其曾次矣蓋鉉為人磊落光明與人交有懷必吐務盡其誠施爲闊大畧無瑣細苛刻之態故德善所及民輒感悅初下獄與爵別處一室同垣數步間未得相見一校卒事鉉頗慎爵朝呼之以問起居因脫二句以贈校者既答後始得同處爵之剛忿粗惡不自斂戢見守者或不遜即不能堪鉉語之曰處此大難中必

學古人內文明而外柔順何必與較時有間使來獄中以伺鉉起居其人遇鉉甚謹且開懷相與鉉感其誠口占七言律以贈之傷瘡甚慘草苦木板之上流血成池見者不忍正視獄卒輩亦有泣下者鉉氣象毅然畧無嗻嚅卑下語嗚呼可謂難矣十二月十四日下獄中三十日蒙答踰年正月初六日子時卒臨歿顧爵諄諄訣別雖語氣漸微猶強呼之大抵多慷慨慰喻之詞謂爵展轉困迫之狀皆人不可堪其死在旦暮未可知也何痛哉之深也嗚呼可痛哉可痛哉死之明年御史智子學來獄中子學嘗爲洪洞

縣知縣言前治洪洞者惟浦公政事獨優蓋民到今懷思
焉其庚子歲秋爵被

詔北上取道於山西榆次周春坊汝威者晉陽之豪傑也
爲御史時嘗巡按山東時謝病家食爵過謁之因訪以齊
魯人才汝威首以鉉爲對且言今已起用矣比爵至京鉉
至已奉

命監順天府鄉試矣事畢後得與同官數月今則親見其
死而哭其屍於獄中嗚呼鉉既死而爵之罪愈益重矣
顧爵庸愚不肖豈足輕重使烈夫志士相繼而死今而後

雖以刀鋸鼎鑊正爵之罪然仁賢之禍世道之損已無及
矣蓋至此而爵之罪始不可以輕宥矣古人有言平居無
直言敢諫之士臨難無仗節死義之臣又言求忠臣於孝
子之門蓋爲人子而不能孝則爲人臣而能以忠自樹者
未之有也鉉以親老即不仕之言者已死而又敢言此又可
以見其操履之大要矣危難君迫之際處之裕如百鍊之
剛至死不回庶幾乎險以說而不失其所享者矣即其
志趨才猷始終節槩振奮炳然蓋卓卓乎爲當世之奇英
而不可議者矣惜其以救爵之故而即至殺身也

葉叔明傳

葉叔明名經字叔明號東園浙江上虞縣人登嘉靖壬辰
進士授直隸常州府推官擢監察御史按北關一年以能
持憲體得回道管事癸卯年夏奉

命巡按山東是年鄉試叔明爲監臨官發策以邊寇侵侮
禦應失當中國疲敝事當安集以試士其策詞畧曰禦虜
之道不可倖彼之不來而在嚴吾守備之足恃今茲醜虜
厭飽而去非有挫折安知懲創正宜謹復隍之虞圖苞桑
之固庶幾有備無患可爲長久之策苟偷一時之安而不

先爲不可勝之計萬一黠虜復來因我無備以大肆其猖
獗之勢則將來之患可爲寒心其言財竭民困之故則曰
成賦中邦舳舻飛輓有允運之輸歲辦軍需用供武庫有
常征之賦羽檄遐馳中原騷動有築堡之後行伍不實額
外旁搜有壯丁之選隣封策應老師匱財有臨洛之行採
木群方轉搬直達有河上之運王事期程急於星火郡縣
追呼鷄犬亦爲之驚矣又欲停土木之功緩催科之政慎
爵賞之施祛冗濫之弊爲今日救恤之計故事凡試錄所
載文字謂之程文或筆削中式舉人所爲者亦多主司者

自為之或言山東試錄皆叔明手自更定亦未知是否錄
上以策問內含譏訕下禮部議其罪而又摘其錄中議論
所及如言繼體之君德非至盛作聰明以亂舊章好自用
而不能任人等語皆指為謗毀貼註以聞械繫下獄擬以
叔明大肆譏謗無忠敬心詔於午門外笞八十發原籍為
民卒於道其提調監試考試官十有三人以不能校正皆
下獄初山東試錄或將獻之考試官有言錄中文字論及
時事者稍宜刪改否則禍出不測或未可知叔明不聽卒
以此得罪死先是辛丑年春爵以監察御史上封事詔

下錦衣獄以負罪深重一時同處者多戒心惟叔明屢有
通問爵不以得其通問為可幸而以叔明敢於通問者為
人所難也至是叔明以山東事來獄中相見甚歡是時秦
和劉子煥吾工部員外郎也太平周子順之吏科給事中
也皆叔明舊交而先叔明以言下獄邂逅間叙平生以勞
苦之狀而各禁不言得罪事又先以事逮獄者章生勺與
叔明同里居爵使以間處問叔明以山東事叔明言職在
監臨宜自當其辜又問曾中如何若不知有所謂恐懼者
俄有命下叔明罪當答爵與三子者相謂曰葉子心志定

答雖多不死嗚呼今乃死矣使叔明聽其考試官所言於文字議論間稍為遷就豈其得罪之深而至於死乎然叔明不憚殺身之慘禍而憚為諛言以欺君上則叔明平生之所尚亦可以槩見矣人孰不死同一死也而有輕於鴻毛者有重於丘山者人言叔明非以異事死而以修辭立誠直吐所見不自顧忌而至於死也嗚呼其所係亦甚重矣世之儉夫壬人習為乾沒媚悅之計於利害所關則挫首閉目禁於出一言以相正甚至迂曲隱避請張為幻以上欺君父下欺此心者徃徃而然視叔明所為則何如然則叔明雖死猶不死也古之人如朱雲折檻陳禾落裾定名保身光昭簡策而不至遺憾後世者叔明亦得以擬迹矣嗚呼叔明以山東試錄之故即至於死矣死時年三十有九歲

葉烈婦傳

葉烈婦京師人許紳妻也紳家貧不能自存徃投其故携葉氏以行病死於通州城西之道葉氏年二十歲跪於屍傍晝夜哭不絕勺飲不入口四方來觀者以萬計婦人徃者率為致飲食羅置左右葉氏一無所視百方款喻以奠

其全生葉氏一無所應積十四日而死有司以事上聞
詔表其節通州人為具棺斂與紳合葬立祠以祀之嗚呼
烈哉嗚呼烈哉楊子雲號稱儒者而為莽大夫媿於葉氏
多矣他何足道哉

孤麋傳

去年甲辰秋九月望日予三人同筮得剝之初六剝床以
足滅貞凶十月初一日守獄卒一校者來予不能堪其毒
惟忍以待之十一月初一日復一人來代校者甚厚予每
戒其屬曰此為國忠臣當善遇之慎勿無禮以相犯予感

其厚贈以詩曰剝床曾有應天道最無私記此坎中得一
陽出地時然此厚予者於他犯處求或未得亦徃徃肆雷
他犯有氣力者寄語於所司所司制此厚予者戒勿復守
獄此輩以守獄求賄為生理既為所阻即窮迫之甚惟數
寄懇於余欲念已舊好為解之予難於發言作孤麋傳寄
所司以達意乙巳年夏四月念九日

大谷中有孤麋為獵者所傷不能遠馳去遇白額猛者欲
食之孤麋懇以求免白額未之許須臾一黑額猛者至見
孤麋而憐之謂白額曰彼君子麋也日飲食惟水草傷又

甚肉殊瘦未可食且食君子麋不祥子盍舍諸白額以為
然即棄去不食黑額又恐他白額至而食孤麋乃又為之
衛然黑額於他群麋亦徃徃掩而食之特於孤麋則終哀
之以全其生他群麋之畏黑額亦若孤麋之畏白額也乃
相與訴黑額於社壇公杜壇公放黑額於蕭林中而制其
出黑額久未食麋飢餓之甚惟數懇求於孤麋欲念已舊
德之社壇公祈而宥其罪社壇公信他群麋謂黑額為物
害甚而終治之孤麋不得已乃喻群麋曰彼君子額也子
盍反其詞俾遂所欲群麋粲然曰子迂物也於額類中而

求君子不以難乎彼遇子孤麋固黑額而遇群麋則亦子
之白額也若社壇公肯以一言戒使遇孤麋固為黑額而
遇群麋亦黑額焉則雖日與之遇固所願也於是孤麋謹
述群麋意以告社壇公且乙他來者皆孤麋之黑額也

解山文集卷之一終

下... 終... 下... 終...

... 終... 下... 終...

... 終... 下... 終...

... 終... 下... 終...

... 終... 下... 終...

... 終... 下... 終...

... 終... 下... 終...

... 終... 下... 終...

... 終... 下... 終...

... 終... 下... 終...

... 終... 下... 終...

... 終... 下... 終...

... 終... 下... 終...

... 終... 下... 終...

... 終... 下... 終...

斛山楊先生遺稿卷之二



義

祭文

祭原方畦先生文

先生蚤棄軒冕。樂道力田。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漠然。惟欲窮討古今之典籍。以擴充其未盡之天。踐履方正。曾次高遠。其超乎塵外也。如鳳凰之高逝。必千仞而翔。其確乎不拔也。如松柏之挺翠。貫四運以獨芳。慨君子之存歿。爲人世之否臧。何皇天之慙遺。俾遠邇其感傷。爵泰爲知友。聞訃奔走。心懷永悼。匪言可盡。敬陳薄奠。先生享之。

祭次女文

嘉靖二十二年三月初一日。父在獄中。以書告石氏女子。秋之墓曰。嗚呼痛哉。女子秋。汝有知乎。其聽父三千里外。哭汝之言。去年三月某日。汝偲兄到京。以書告我。言汝疾病。秋九月。汝休兄復告汝病日深。吾見其詞語悽愴。若有隱不盡告之意。今年二月內。仕自家鄉來。吾以書問汝存歿。且言當以實告休等。始言壬寅歲夏四月十五日丑時分。汝以疾終於汝家。是時偲仕皆在京師。休與汝母共送輜車。葬汝於盤月村之南。嗚呼。子秋。汝果死矣。不知是何等

病。乃即死也。吾數汝死期在吾下獄一年零二月之後。將無以吾得罪之深。惶懼不寧。即成病以死乎。果若此。吾心不能不汝咎也。吾觀古今以來。為人臣者。豈無狂愚妄論。時政身陷罪戾。如我今日者乎。為其女子者。或有天性仁孝。篤於愛親。而不解於心者。豈皆憂戚成病。淹焉莫救。以殞其生乎。嗚呼痛哉。子秋。汝何至於斯也。汝何至於斯也。吾尚記汝童稚時。吾教之使讀孝經論語及女訓諸篇。汝又數向予索讀烈女傳。吾見性資聰敏。多能曉悟。但過於剛烈。不能含容忍耐。以成中和之德。此等氣象。與汝父絕

相類也。汝父罪難悠悠，自分宜死，死而蒙恩歸葬故里，吾欲汝姊妹兄弟懸棺而窆，封以馬鬣，樹以荆梓，共成一哭。從此朝夕朔望，再勿流涕，豈意汝即早死，使吾於囚繫顛危中，反哭汝痛，汝弗能已耶？嗚呼！子秋，犴門深鎖，今已三年。汝父一念白日青天，忽聞汝死，雙淚漣漣，西望茫茫，未得洒汝墓前，念之窮極，一至於斯焉。乃十九年庚子歲秋，予始北行，汝與汝姊送我中庭，視我漸遠，顧瞻徘徊，寂顏戚慘，兩淚盈腮。汝父不德，天毒降災，乃汝姊妹淪胥，以摧。二三年間，黃土兩堆，我心匪石，胡不痛哀！今吾寫此，傷悼之。

情命汝休兄，以家釀一盞麥飯，一盂歸告汝靈。父若得荷主上再生之恩，歸來有期，念汝長逝，心抱無涯之悲。即於汝姊汝墓次第哭之。嗚呼！子秋，汝來顧此。

雜著

香灰餅

予復下獄半載，為丙午年三月初七日晨，旦東廠使邏者來覘，即予卧側，以殘甌藉囚板上，相與偶坐者久之。獄中穢氣鬱蒸，久在內者習不自知，從外乍進，則臭不可堪。乃以棒香一莖，插坐前，甄縫中焚之，須臾香盡，灰不散，宛如

一完香焉。予取而懸諸壁上。至第五日猶未散。因思其故。為作解以散之。夫是物也。其將中抱憾積憤凝滯於此。而有不釋然耶。抑焚猶未焚而托此。以為永久耶。二者雖有間焉。而其精誠感致則一也。遭世乖變。人定勝天。即一物之微。而其用之所措。固有幸不幸焉耳。蓋賓筵廣設。幄錦幃羅。庖翟薦德。恪舉殊儀。叶五和切音哦上肅環冕。下列笙歌。君臣交慶。委佩鳴珂。旅語之際。嘉謀孔多。聞善即聽。若決江河。王猷下降。枯槁滂沱。雍容揖遜。永息干戈。上安下順。宇內冲和。則唐虞三代之境界也。燒異薰以昭明德。固已有之。

舍彼其處。而來焚吾獄中焉。此何等氣象也。墜櫛掩戶。日影不通。塵留負鼠。隙引汚風。一息淹淹。百慮忡忡。其與吾環列而偕坐者。不過三五囚徒。東西南北。偶此相逢。或十三四齡。口尚乳臭。之豎子。或八九十歲鬚眉皓然之老翁。身披帶索。首冒飛蓬。額感氣喪。肌削腸空。縱蓄百金。一動即窮。荷校滅耳。罪彼不聰。手梏足械。濃白血紅。俯就坎窞。仰叫穹窿。使聞之者皺眉。見之者感恫。甚至於不能為心。則閉目掩耳。佯為瞽聵。爾來焚此。可謂擇地擇人之未審。忽於所入。而謬于所從者矣。久而不化。疑有神明。類彼志。

士之死不瞑嗚呼其劉忠愍耶抑周蹟山浦竹塘耶不死
正寢死此福堂名垂不朽同彼霄壤與我國家為龍為光
雖然陵谷有時而變遷金石亦至於消泐故凡金氣成質
寓形宇內而為人為物者終歸於盡天地如此其大也古
今如此其遠也其孰不蕩為灰塵而揚為飄風乎爾其欲
外消息盈虛之常道觀反復無窮之世變以後天而終乎
是固無此理也吾為爾摩散之再拜而祝之曰匪人焚爾
惟爾自焚爾不馨香與物常存燉以烈火騰為烟氳上而
不下聚而不分直衝霄漢變為竒雲餘香不斷苾苾芬芬

醜逢比干相與為群爾宜自慊胡為云云理無二致吾以
喻人事苟可死何憚殺身願爾速化歸彼蒼旻樂天委運
還爾之真拜起悽愴雙淚盈襟嗚呼易化者一時之形難
化者萬世之心形化而心終不化吾其何時焉與爾乎得
一相尋也

宋忠簡公像贊

建炎之初皇綱解紐二宗北轅一帝南走寤寐思賢宜不
敢後而於公忠猷棄如糞土事至於此天實為之於人何
尤嗟夫使公回鑾北征之疏得一舉行則仗義揚威經營

四方根本之慮付之李綱將相協力國勢以昌燕雲以北
我圍我疆天子之守可在四夷而徽欽父子可生反於漠
荒惜其為群小阻抑懷恨而歿使中原流血宇內分割鬼
哭神憤莫可救藥相緣相習而多自我伐保養奸諛賊殺
忘良奔播危促退而渡江遂至帝王統緒閭海一舫焚香
就溺以告滅亡而為志士仁人所痛傷然則公一身之存
歿豈特為宋人國步之隆替而實萬世華夷天地之所係
也

七月七

世傳七月七日天孫出嫁人間女子乘時乞巧唐人柳子
厚亦有乞巧文嗚呼女子所乞者刺繡中饋之能耳丈夫
之巧欲何為哉予今日獄中所乞則異於是他人乞巧予
惟求拙他人乞榮顯予惟以罪自安於困辱焉予素所畜
者欲退則躬耕畝畝以全微軀進則勞心以利天下此平
生之志至拙之術也庚子歲以愚拙應徵任職五月食君
之祿未敢苟安但知為宗廟社稷萬萬年深長之慮而不
知為子孫身家一日計此非拙之尤甚者乎當是時予之
拙見謂天下之事吾當拙為之不可為當以拙退之不能

返當以拙死之。以拙求死不可得。而今當以拙坐監。故展轉凶危。苟延殘息。於五年而不自悔。皆拙之驗也。願天孫鑒臨下土。照我衷曲。即我素所欲。而未能自盡者。以增益之。使我抱此迂拙。終身不易。生為拙人。死為拙鬼。無使我忘身徇國之拙。或變而為苟生利家之巧焉。乙巳年七月初七日。爵焚香再拜祝。

讀易

公既久在罪難中。自念君子存仁。造次顛沛。未嘗少懈。歲月云邁。百年易失。頃刻光陰。未可以若醉若夢而玩處之。

也。即卧側障之以簾。盥手焚香。凝神清慮。讀易於其間。容有謂予者曰。其名此為安樂窩可乎。余應之曰。不然也。余之罪多矣。奚以安樂為哉。人之處世。非安樂則困辱二者而已。世之人或以富貴為安樂。以患難為困辱。此固未然而謂吾之處。因為安樂亦非也。夫其所為。慙於心而合乎義理之中正。則雖日在患難。此未嘗不安樂也。夫其所為。愧於心而疾乎義理之中正。則雖日處富貴。而此心未嘗不困辱也。吾之所為。質於古人之作用。為何如其愧於四聖亦多矣。然則名吾所處為困辱窩可也。又奚以安樂為。

哉况易之為書廣大悉備天地萬物之理其於此損益困
節中孚習坎則切於處憂患之道也因銘以自警銘曰安
樂安樂由心之作展轉困辱惟吾所速四聖垂訓炳炳簡
編議之而後動擬之而後言或可以觀象玩辭而補吾之
愆

清明

清明節人以柳絮一枝贈予予即謝之以詩有知君憐我
園中久故送乾坤生意來之句既而觀之不覺心曠神怡
動靜坦夷鬱抑百結之愁腸忽變而為廓然無涯之膏次矣

於是喟然嘆曰天地生生不已之理仁者渾然同物之心
即此可以默識而旁通之矣吾意此時風景清和百彙亨
通芳隄曲岸之間賢人君子携酒賦詩相與更唱迭和而
賞此柳者或有之賢人君子蓋賞物之得其所也物之得
所由人之得所也人物得所豈易言哉予乃持以歌之歌
曰春遲遲兮日融融飽雨露兮舞東風感物類兮動吾中
動吾中兮憂邛邛

劉秀才字說

泰和劉秀才名年字以時予為之說曰年統四時春夏秋

冬不失其序天之道也性具四德仁義禮智出當其可入
之道也以人道合天道惟其時而已性焉安焉者謂之聖
復焉執焉者謂之賢士希賢賢希聖則純乎天矣吾敢以
志此人道而亶亶不怠者有望於年焉

書

與司官書

竊惟執事名臣後裔儒林節行自理北司事以來獄中人
盛德之贊青天之誼走二人得於耳聞者亦久且熟矣往
年曾寺丞子如獄中具道二執事於爵其垂念曲全之心

甚為切至以二人事喻東人云幹國之臣當為調解此皆
二執事痛隱時政懸切國民而為世道深長之慮之心也
豈特區區為二人惜哉在二人未嘗不銘刻肺腑感激思
奮益自砥礪而求不負賢人君子之許可焉屢欲修書啓
謝以罪難中多所不便而止其敢忘此厚德而忍於自薄
也十月初爵以事出窮迫以死自誓又不欲苟且泯沒使
死無聞焉思欲具書以獻

主上以盡垂歿忠盡之識其書始終千餘言大抵援古証
今剖析於義利邪正之幾懇切於安危存亡之戒欲

海上遺稿卷三
主上納諫容直以成君德以廣君道與唐虞三代兼美比隆
中間有云臣以罪處獄中四十五月有餘矣延此一息尚
未死滅此實

陛下好生之德覆載之恩之所及而陶某等於臣飲食一
節曲為區處不欲置臣於死使 朝廷有殺諫臣之名其
心未必不為忠於

陛下者也此數語者實以古人之作用望為執事之能事
焉諺云以所重加於所好爵以人臣以道事君者而望二
執事是以天下古今所同重之道而加之矣其待之可謂

至厚期之可謂至遠矣時以楮筆不便未能稿具君門萬
里亦無由為 九重獻而徒能以口誦耳故嘗數語邏者
云我有心事願告 朝廷汝為我達之所以為此言者以冀
主上明賜紙筆則頃刻可成稽首以上雖死不恨天啓
聖衷萬一感悟不惟於國家大政有所裨益而二執事之
高義美名亦因得以示天下傳後世矣近日獄中嚴戒之
故走二人亦頗聞其詳矣顧事至於此莫非天命止則
朝廷之法下則人臣之罪在二人敢不修身以俟而順受
之乎但身居言路職任諫諍中奮感激不無觸犯而雷霆

角山遺稿卷二
赫然之下既以微示戒答而全此生矣以一時言語文字
之狂妄而數年坎穽禁錮之凶危則所犯之罪與所服之
法亦足以相稱矣今復困以桎鎖加之以非常之法而置
之於必死之地焉在二人一時之存亡雖甚微而關於天
下國家者為甚大故憂憤感悲盡戒號呼而既吾遭際之
不淑此心此情實不能自已矣每夜初上鎖腰絡曰群網
曰生根一人立而唱之數人縛而為之以此治元惡寇盜
之峻法舉而加之於出百死為一死之罪者矣
宗廟社稷慮之諫官焉則時至此真可為痛哭流涕者矣

况二人家貧路遠官法罪深窮之已極於守獄校卒無毫
末德意推以相及則舉手之際有何情分非有二執事在
上將誰倚以存此生乎即今幽室窶杳門扉晝鎖漫漫然
與長夜無以異下地冷木之上肌膚凜烈一苫一席之藉
皆事屬觸法而并為人所微去坐卧起立展轉關禁一飲
一啄率至窮詰其萬辛萬苦萬窘萬迫之情狀視獄中諸
犯其嚴急之過不啻十倍聽其言語察其意向似欲二人
速死以畢事焉耳竊以為凡此毒苦之甚二執事或未能
以盡知焉答曰知之則往年仁愛所及固切切焉欲全此

殘生矣而今復不以生處之豈肯以數年之厚之德轉而為一日之甚薄乎故二人直慮以為二執事決不知其如此之甚也或者以一分謹慎分付而下之人奉承之者過於十分焉此則事勢至此容或有之今日切近災禍二人已身久罹之天地鬼神照此秉曲而志窮慮極亦已甚矣故不恤冒瀆之罪敢以迫切悃素仰告而無所匿欲望此等毒罰仍賜寬恕但不時預備若事出不測則倉卒即可處辦決不敢以餘罪有累於二執事焉如其則情法庶幾兩盡囚繫顛危之歲月或可以再延矣雖未久視視日在

於此而彼皆二執事屬下舊人天理之在人心者未嘗亡而見其知好惡曉事理者十常八九更煩以一言款喻則若輩未有不信從者矣若二執事不為顧念而一聽下人之所為則寒風凜烈之際羸瘠弱孱之質實難克堪而二人相繼死者有日矣天地間無不死之人無不化之物誠使二人一旦命先朝露倏忽殞滅為死於諫職之下求仁得仁志固未嘗不自慊矣豈以一死為惜哉但念天王聖明堂堂天下不能容此致身報主之直臣使竟死獄中於二執事數年保全之德愛亦未得終始領之人

臣之禍朝政之損

主上盛德之累為天地間留一無窮之悲恨矣故昨嘗有詩云九天風色夜蕭蕭此日君門萬里遙不是諫臣愛一死殺身恐累一聖明朝此實二人惻怛悲感惓惓不已之心也古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二人今日之事其是非得失固不容以自喙矣但慮天下後世有志士焉其慷慨殺身而存視死如歸之節者實有鑒於此焉天下後世有仁人焉其見幾而作得明哲保身之宜者亦實有鑒於此焉所見不同而好尚斯異一時心事固為人之所取而亦

為人之所戒焉若二執事身當今日之事上不使朝廷有殺諫臣之名下不使八忠臣義士吞泣飲恨鬱抑於九地之下則經權迭用有羊舌處之道存焉耳有祁大夫則叔向得以不死黨錮之禍非霍譖不能遽解而郭楫之語范滂事雖未就而高名千古不朽也二執事有賢者之節介有能者之作為故二人敢以古豪傑之事業望之而欲其成廟社之遠圖焉富貴福澤一日之榮寵名節道德萬世之瞻仰於事變難處之際而綽有處之之道非吾二執事之高出俗輩將誰望焉

嘉靖丙午春三月謝吳知府書 名孟祺同年也

陸杲公祖老先生台座下去歲歸田里於同州公署中獲睹執事諭屬官語一念惻切常在閭里厚下之心可謂至矣既抵家旬日應酬叢冗未及伸一言以謝累年德愛而天罰所及檻車復就道矣繫過華州道中遇一人自言為府中使區區瞿然下馬恭問起居且致惓惓慕戀意其人已達左右矣竊念執事以義理宵櫟經濟才畧典此繁郡追配先哲如余馬輩者必不多讓等而上之有雋不疑第五倫皆京兆舊尹功業峻偉光昭簡策固已為明公之能

事也伏願厚自愛以慰遠邇之望鄙末以殘喘弱質履此艱危百死一生且不保夕首陽之及固自甘心東陵之辛不敢復冀惟信步違去隨身所到安於僵仆狐狸蝼蛄一聽其來但不知彼蒼者天於冥冥中何如以籌之也小兒歸家意必領父赴考獲一拜候故謹布寸衷遙問道履荷高明年家之情骨肉之愛一時紙筆不能盡述臨楮無任仰瞻爵頓首再拜

上揚知府書 名守約也

尊兄楊先生台座下往時繫過洛陽獲接德容繼蒙厚愛

心切感荷次日渡河遇馮巡檢涇陽人以鄉里故設盃酌於舟中以相送具述執事德政為人心所嚮服且曰真邵父杜母也真邵父杜母也區區與一二同行者共嘆馮巡檢知言且知高明以君子長者之德敷而為厚下悅民之道有體有用不負素履真可嘉尚將來責任事業已預可知矣小兒歸道由治下謹候道履并伸謝感臯難中有懷耿耿不能盡言

與楊督學書

大文宗揚公祖老先生台侍下自執事下車後即聞凡言

從厚有長人之度去年區區歸田里遇士夫相語皆謂純以德禮化導中心悅服稱頌者無間於彼此既而繫過河南府蒙令弟先生之愛以有偕行者未得叙談次日渡孟津馮巡檢涇陽人以鄉里故置酒舟中酌以餞送彼歷述令弟先生德政且謂人皆以邵父杜母稱之區區既嘆馮某知言因思海內士夫兄弟登高科躋顯宦者往往有之求如明公兄弟一時皆以賢聲聞者蓋鮮矣世有寬厚君子百凡敷理優裕闊大下人有過開誠訓誨必不得已而後罪之片善十長愛如已出故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其心

休休其如有容則身享盛德之令名而福慶遠延於後世
如吾明公者其天資學問大率類此亦有所謂嚴明君子
者如古人言察見淵中之魚人之畏懼有餘而悅服不足
此雖未為不可然成就終小非所以語明公也伏望益加
涵養不更初志必以天下為度將來大其勲業為霖雨以
澤潤斯世是愚昧所以深望於高明者也小兒將歸意必
給文補考故謹述寸楮仰候道履困難中身心眩貿語言
無次有容君子必能情諒若累年德愛耿耿在心者非一
時筆楮所能盡也

與汪撫臺書

汪周潭公祖老先生台侍下兩接半範適值窘迫未得款
領教益十餘載相離百死暫出後就危地邂逅之際此心
當何如哉小兒歸過潼關謹布謝忱拜候起居厚德厚念
誠非一時筆楮所可悉也明公以義理用事治化所及遠
近傾慕他日誕樹勲業達諸天下愚昧倘不以狂罪死則
耳濡目染或有日焉伏願厚自愛以為世道益多凶多懼
之地中心藏之未能盡言

與田主簿書

大德君子田道充尊兄先生侍下自癸未年侍清教於長
安書舍中當是時愚昧竊兄德範自淑者日多有之既又
倏會倏別至戊子秋消息不相聞者將二十年不圖於繫
檻危迫凶禍不測之際得一邂逅於他鄉焉且喜且悲把
袂客館傾懷款叙漏至夜分而各忘其倦則脫然於形骸
尔我之外矣次日策馬遠送於數千里之外達子營蘭若
中情戀戀將之以酒釂重之以臚貺洒淚流涕一行一洒
每念及此中抱惻切宛若復一相見也不才於十月二十
四日至京次日起更持俛下獄中囚困之狀固一同於徃

時但五六年間顛頓挫抑血氣漸衰精神漸減視初入獄
時凡百摧折直能以身當之而畧不為難者則頗有間矣
誠不能真有所見而樂天委運處以寬裕但勉強排遣於
意外之加一聽其來或竄身異境以禦魑魅或填屍溝壑
以恣狐狸皆不才宜有之罪夫何敢辭若幸天恩復歸田
里過閔鄉城外再圖一會則千百中之一二也實不敢望
小兒歸謹候起居且致謝忱意不盡申之以辭曰嗟人聚
散兮有類浮萍慨今憶昔兮雙淚沾纓他鄉邂逅兮有懷
盡傾君之膏次兮塵垢功名嗚呼把酒兮送行難別兮友

情宇內關心兮此身匪輕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

與原員外書

方畦年兄先生門下去秋幸獲一面不圖復有後來事數年傾慕未得盡慰潼關追餽亦以窘迫倉忙之際款陳不便草率奉復暨冬十月二十五日夜復下獄中囚繫狀一同往年或死或生皆古今人世常有之事不足多道尚記歸時途中遇周潭公輔相問勞即擊節歎賞謂元體用該備學業淵源更非昔比想林下數年靜閱幾微熟仁精義於宇宙事皆在吞吐中矣昔者幸庵彭先生欲出則效諸

葛孔明退則效陶淵明為二公像置書屋中朝夕敬觀以自勵焉前輩尚友古人一飯不忘故事業遠過後人吾兄今日進修質之先哲同一揆也故耿光昭著朝野推重小兒近日書告與舍甥禹卿侍教下區區深自慶慰小子輩幸遊君子門下咳唾所及無非身心之益但彼資性愚鈍數年奔走已成荒廢恐無受教之地謹謝眷念爵頓首再拜

與原方畦先生書

方畦年兄侍下拜讀教翰知起居萬福困憊中亦切喜慰

西望瞻思萬里杳杳強定述此以告第不知兄之家慮何如恐不能不勞心也春秋百王不易之大法扶衰轉危見諸行事仲尼作用盡在此書兄潛心及此所志不小但井溲不食亦運數使然事自關於天下已身通塞不慮也近日得對山集讀之每切感慨蓋世之才經濟之畧真以罕見其儔傑人志士積抱負於生平者孰不欲親見其行轉斯世於隆古之盛乎然所願不遂則亦莫如何矣願兄以古人自期待進則覺一時退則傳後世禹卿望教訓勿聽發棄

與胡知府書名汝輔

郡伯大君子胡公祖老先生大人侍下自庚子秋幸與教下寵顧寔多凶危中六七年間於厚德厚愛未嘗不在懷思去歲夏六月會高吏部始知執事有關中之行高言郡大政繁實推擇任之年來屢聞垂念心實悲感僕淹淹殘息百死之地朝不慮夕執事不忘舊好是以古人自處而僕不足以當盛愛矣伏思前輩如余司馬柴總制皆以英哲練達久典此郡明公碩德遠猷與之並駕他日功名事業彪炳宇內以霖雨蒼生者今實基於此焉僕或罪不即

死尚當有傾聽之時伏願為宗社生靈厚自愛偶便謹
此遙伸謝忱囚板殘軀之上不能布困憊昏惑筆札欠恭
高明知我必不深臯

賦

夢遊山賦

時和煦以轉泰兮歲惟丁夫壬寅予彷彿於夢中兮夢歸
遊於咸秦歷韓魏之故疆兮泛栢舟於渭濱浮颶颶以遠
覽兮暫憇夫山之危岑乃吳嶽之崔嵬而秀麗兮古號曰
西雍之鎮峯突岬以峻出兮勢若連平霄辰石巉巖以峻

嶒兮百壑研其嶙峋風習習以清和兮迹迥脫於世塵章
與木森森而夭喬兮秀雲邊其萃萼鳥與獸踴踴而頡頏
兮若解意以相馴予乃采芝蘭以聊茹兮氣和煦而苾芬
把清泉以時酌兮蕩吾夙昔之塵襟忽回顧以寥廓兮百
峯羅翼其共臨俯仰予長嘯而朗吟兮高宵次以樂真山
有廟焉迤邐其麓之東幽兮以時妥侑乎嶽神棟宇苞暈
其壯固兮丹青煥乎其世新背巉巖而面涇渭兮延廣袤
其幽沉古取夫萃與渙之大義兮儼嶽像以獨尊予乃
肅容儀以瞻拜兮心慄祇其快覩復長跼而祝之曰惟明

神其監觀于下土以大義而降禎祥與妖孽兮斯固無幽而不燭夫何世事之紛紛乃有稽典訓而不類兮固予中心其眩貿予敢筮游術而不予隱兮願得夫子奪之微故惟予小子之有生兮何不辰而遭世風波洒憂時之血忱而貞志於乎先兮固又罹於窞坳時省愆而思咎兮求不忝於屋漏於歲月之陽春兮今已兩過念予總角而志學兮每矢志以克邁履步履以出戶兮敢斯湏而或怠景先哲以周旋而與歸兮忽凶害焉其顯崇固予小子反復思之而莫知其謂也語畢悽慘流淚潛然偃僕伏俯聽神所

言惟神鞮爾而有聲兮復喟然其長嘆曰嗚呼來汝小子乎是爾之愆爾不聞曲其躬而圓其行兮取封侯以相先或有貞直方而未少回兮死固不免於道邊當行而吾行之兮當止而即止斯先達之明訓而可敬服兮胡不珍身而量處道固不能無消息兮應斯有常而有不苟相幾而或少矣兮天孰非以災而自取惟明哲之見高一世兮動自遠於坎硠燭隱機而尚肥遯兮泛長江之一舸乃有迷檢括而未諧兮拂潛晦以自頤銜崑山之良璧兮人共惜夫楚和履大閑而不苟措兮固自謂世所尚也當柄鑿之不

類而欲強置兮孰不指身心以為訛嗚呼小子而今後其
尚疊疊焉以克勵未可以一蹙而遽挫思福堂之玉汝於
成兮方一念之偏頗惟古良士之堅志於患難兮日尚友
以切磋寧雉介之耿於羅網兮勿狡兔其爰爰寧松栢挺
挺於歲寒兮勿桃李其灼灼何所徃而非吾可安之地兮
慎無怵中而懷憂彼皇矣之全賦於有生之初兮惟反身
而是求聽吾誨爾之諄諄兮尚不忝於前修苟迷途其終
不悟兮乃脂膏以自羞予乃再拜稽首而起應噍噍其未
已將周旋以出戶忽豁焉愕以覺悟時東方之既晨愧絲粟
於枕衾嗚呼天耶神耶教戒愾切誠可信而可遵大道坦
坦而無曲兮固不越乎吾之心

惻惻行送王大尹出獄

惻惻送君幽繫裏天涯回首如千里此歸何以佑斯民直
須德化平如水最憐愚昧與飢寒古今失所皆由此受托
宜思君父恩同類孰非吾赤子君不見蒲鞭一段好生心
天地萬物真同體

古栢行送王子言

雨秀金吾古栢叢老枝猶解起南風乾坤留眼吾看栢看

時聊與子言同看栢豈惟憂自崇看栢還增恨無窮獨不見去冬飛雪滿長空宇內應無桃李紅偶從挺挺寒栢下與爾送出平定公

平定公子
言同鄉

山西行

吾聞往歲旱魃災赫赫炎暑毒埵垓壠上禾苗盡枯稿茫茫千里赤塵埃疾威均為下土虐山西之民尤可哀閭里餓莩無所告昊天又降酷烈來草茂秋高虜勢張胡馬南侵混疆場可憐百萬生靈命盡在虜人刀下亡太原城外數千里血流漂杵遍封疆死者縱橫如山積守臣不敢奏

朝堂殺氣騰空鬼神愁尸填溝壑水不流舊時邑落數千室而今且無二三留醜虜變譎不可測邊將何不早為籌在廟謀坐筭要得良平策經畧須用韓范儔夷狄世為中國患古來誰不事先憂君不見薄伐玁狁勵士馬周王允是中興者當時文武有尹公舉旗一麾清郊野又不見漢帝當年重細柳亞夫軍前無躑躅拊髀思賢一飯切魏尚復作雲中守天生我皇聖且仁區區周漢豈作倫常慮一物或失所豈知虜禍瀆蒼旻我願君王目視遠燭沕穆望見山西境上多白骨我願君王耳聰聽幾萬里時聞山西

哭聲夜不止

書白樓詩卷趙總兵號也

將軍之居近白樓將軍之才冠帝州宵中自有兵百萬曾
出將府舒國憂而今久作園中客邊塞孰為胡兒愁一到
園園八九月手執周易誦不輟將軍本是儒者流於此可
以觀志節雲鳥往時成八陣常編此地慕三絕每向憂中
尋樂處魯史周文日講說談文論武擬虛舟我識將軍豪
興優身雖凝坐一室間心在羲皇境上遊嗟予真機久未
開狂惑速禍自天來還幸此日成良晤彷彿樂趣散愁懷

世上紛紛苦幽滯困亨誰解昔人意幾時各得歸山林毋
忘爾我自相遇

歌

七歌

有手有手手段拙弄得人世紛如雪未宜醒執名利板但
可醉撈秋江月忽忽百年成甚事微微一息久將絕嗚呼
一歌兮為爾憐要撥雲霧轉晴天

有脚有脚脚步錯錯走當年塵世道崎嶇多是倒人坑一
魔反為魑魅笑未死還餘憂世憂有生堪類霜前草嗚呼

再歌兮歌壯蹈入冥海千層浪

有耳從來直不聰人說宜西我却東萬方愁苦聲堪痛收
入無底雙竅中迅雷不顧額前震身禍飄如輪後風嗚呼
三歌兮歌愈悲傾聽莫為利口移

有目閉將一世愁聚來都放在眉頭肉眶不見羊腸險血
淚可增江海流我思哲人瞻萬里乾坤顧盼在雙眸嗚呼
四歌兮歌意頻要識人間假與真

有身非弗七尺長地維天柱要擔當幾年餓成空皮骨扶
杖出門欲仆僵外混塵埃羅羅網內抱赤心與忠腸嗚呼

五歌兮歌迫切洒盡天涯一腔血

有子有姪未成立音書問我我惻戚跋涉往來六七年千
山萬山日灑泣讀書耕稼總難為思量到此喘噓吸嗚呼
六歌兮歌未闌父死誰憐汝飢寒

有甥生年為我勞往時見我便長號汝母今年將半百骨
肉屬我父母毛兄弟往來無了日令我憂中思爾曹嗚呼
七歌兮心未已收我殘骸歸故里

丙午年首夏患足疾六月淫雨大作獄屋中水深二
尺許囚板漂沒六七日始退重此濕感不能步履今

一載矣殊覺衰憊恐倏殞滅為十招魂以自慰卧起
慷慨援筆立就詞固不能盡工也丁未年四月二十
五日作

兩足屈纒雙目眩暗身孱罪長影形相伴百憂時觸五內
淒慘耿耿斃斃夜以達旦生理幾何魂將我散嗚呼魂兮
魂兮宜莫即散我

皇聰悟當有渙汗

愚慮參差成此幽囚綿綿赤抱皤皤白頭過隙野馬涉世
浮漚狂迂速罪予復何尤魂欲我去飄忽遠逝嗚呼魂兮

魂兮爾無省蕩骨肉萬里涕泣我望

我生不辰長夜轉戚悠悠蒼天燁燁白日沆瀣瀰漫乾坤
穆沕哭者既死嘆者為失旅魂杳杳十喪六七嗚乎魂兮
魂兮哀職爾補少延湏臾孰無肺腑

陰風瑟瑟旅燕唧唧暮雨朝雲胡為我急身世窮年天涯
一息寧為醜骷羞作鬼域我生為勞魂欲放逸嗚呼魂兮
魂兮慎爾先發與我相湏受天之罰

百感摧剝寸衷消毀長吳黃霾滿腔赤淚有覺殘生無涯
謹崇發發回風滔滔逝水魂如不來伊誰為類嗚呼魂兮

魂兮乎我以心人生遭際往古來今

半百生涯一軀殘軀孤抱憂勞萍踪屯蹇萬死交戚九天
玄遠倏寐長思流光空轉魂欲幾何灼灼微燹嗚呼魂兮
魂兮何處合我我欲爾盡散無不可

人生幾何吾豈戀戀成吾一死反貽國患歲序屢遷又甘
幽難使我

君王不殺忠諫魂何徬徨去如飛翰嗚呼魂兮魂兮孰非
天命於此永依安土以聽

風塵遠邇薄暮茫茫此際勞人孰不永傷悲萬里天斷九

迴腸誰乘危機憂我

君王我魂密落便欲長往嗚呼魂兮魂兮努力炯炯入謀
既藏天步可求

自我復來寒暑更度日月信速轉看白首我思故人伊誰
可友履義安仁身類塵土死也生也被亦何有嗚呼魂兮
魂兮吾何爾號恐將一死輕於鴻毛

男兒脚步自有圓方由我顛躓之死何妨履我后土戴我
穹蒼省我之愆是我之狂魂如解此安我福堂嗚呼魂兮
魂兮聊此相將待我罪終任爾飄揚

古詩

四言古詩

颺颺西風悠悠危困霧掩長空懷此憂疾我生尚存我心
難忍告爾君子不可不慎天方威降無滋幽釁

颺颺西風悠悠危困我生不辰遭此難屯告爾君子胡不
自盡拯溺救焚伊誰之人天方降威無為顛震

颺颺西風悠悠危困自昔以來貽我愁懣告爾君子各宜
履順誤國之謀伐國之刃天禍方殷無惜憂瘡

颺颺西風悠悠危困我心日憂我淚日收蒼天蒼天胡降

阨運謀猷乖離而日以甚抱此赤心徒爾諄諄

何以圖之周道惟近騏驥惟良莫耶非鈍聽無不聰視無
或瞬各欲事天豈敢相迫我為爾謀爾無不信

五言古風

志士輕天下不類世人情由来守之固出自見之明時哉
誠可尚古今不易真緬懷千載上愧此魯連生存趙片言
重却秦天下驚脚跟高蹈處無破總是平

次杜少陵韻荅人

殘息悠悠在真成一懦夫當年何所為心欲見唐虞世運

豈翻覆人為自險夷好生與惡死此念宵中無

米葵

幽中惜歲月日暮采園葵采之何所用欲以贈相知相知相去遠道路多阻蹇安得藉晨風萬里寄誠懇

四丁寧贈錢員外緒山

留心剪枝葉枝葉更穠鮮努力勤于耒共耕方寸田吉人常默默浮士好便便覺彼高騰處及將真意捧昊天但覆疇四運自周旋孔聖無言教真機向此傳丁寧一告語告以聖同天

結交結君子茅茹自相連媚月增心癖孰能示我愆相同即是聖異處且為賢以此求斯道恐成狹且偏心能樂取善善自我心全舍已從人處襟懷何大焉丁寧再告語無我自天然

迂儒多曲語壯士自平夷千古周行在胡為向小岐荆榛不自剪令我此心迷洞識虛明體超然即在此性分同一理此理最淵微孔聖言仁處力行不遠而丁寧三告語相與憶所之

尚友希前哲無勞辨淺深開言動喋喋矛戟已森森祇覺

胃懷隘恐非畜德心古人各有見原本有相忱豈若異流
者馳騁多詖淫何咎但永失宜從得處尋丁寧四告語共
嚴此心箴

贈人

先生藏遠趨微原欲探討仁風秀群英禮化淑懷抱講堂
逍遙處相與篤皇道芹宮滋松華泮池潤瑤草瑤草日日
長松華歲歲好君子尚采采衿佩以為寶

哭姜郟中義泉二首 姜號義泉名時和

前日哭尚書今日哭郎中大夫相繼死應時命之窮但擬

同出險豈堪忽告終將吾一掬淚頻洒與西風
吾痛翟司馬又哭姜義泉人生值變故與世自相關義泉
死今日司馬肉未寒義泉瘞今日司馬殯未乾桎梏非自
取幾微隱禍端悠悠天地裏展轉屬艱難

五言律詩

雜韻五言律四首

鴈羽衝雲去燕山春意濃孤踪一路險衰髮兩邊蓬戰步
緣新綠依隈挹暖風將吾眼底事都付不言中
地隱春遲到幽懷更耐看鴈聲愁遠塞雲影滯餘寒斗笠

營秦隴絲綸坐渭竿而今耕釣手桔槔亦相安
我心誠匪鑒遺恨在雲壤豈但身憂切更餘國慮長九重
終自悟一飯亦難忘只恐建炎詔徒憐陳少陽
身危非所恤多罪累君王萬古綱常理一軀忠義腸青天
掩長霧白日下繁霜兒女此時淚未知為國傷

即事三首

百年吾宇宙萬里此相逢
阨險情由適經綸志復同
際風動颭颭窓月照彤彤
對榻閑談後悠然世慮空
衰危親杖屨步履轉徬徨
地作臨池濕天從入夜涼
清颭

輕燕室雲影暗幽窓孤念蕭蕭在閑同歲月長
結髮交遊好同舟涉渭濱壯懷今若此老淚更堪頻
險地忙為苦長天去是真知從大夢裏自了百年身

獄中慰章秀才

萬事總由命宜湏安受之但求一念是莫嘆百憂罹
窘迫置自處將來做廣居樂天境界上得到是男兒

有報周磧山先生家慮於獄中者痛而作此

一朝君即死七載我猶生
祗墮萬人淚空留百世名
乾坤藏正氣日月照精誠
展輓思餘喘真如草芥輕

勉仕男讀書二首

長路頻來徃空將歲月虛百為超俗慮一步到天初只使

心無蠹何須食有魚燕山二尺屋可讀五車書

戰國策馮驩自嘆食無魚

憂國吾遭難思親汝復來青天何易蔽赤霧總難開萬里

燕秦路千尋和棘臺要知百死地不是一身災

有感二首

燕語遺窓外薰風入卧邊真懷死難易歲序幾經遷險步

終成蹟雙毛半已顛獨憐憂世念空向九重懸

期親堂上老遊子淚潜然倏寐驚還起餘生死復延脚跟

總實地屋隙是晴天骨肉心難遏百慮日相牽

有感六首

老去心猶壯詩成一洒然襟懷羞縷縷風景嘆年年竚立

凶危地出王日夜天死亡誠旦暮終不受人憐

憶昔躬耕日蓬廬夢九州握珠雖易出按劍總難投草芥

生猶在君王尚遠謀古來殺諫士誰可免多憂

好景隨時在幽人心自如難將當世事得免動相殊總是

更新念還能展舊書古人心已逝誰共嘆憂虞

夜雨急聲住窓風更覺新獨憐幽景暮空抱此心真跬步

萬方足經年百死身每憂深罪裏無以荅蒼旻
庭院幽沉處黃鸝聲自和炎風侵夏木世道轉頽波夙志
逢時徒韶光雙鬢皓如何人世上獨我憂心多
有時樂興至觸目更憂來時覺寸心鬱未能盡日開人謀
尚消息天意自安排將此百年志空餘萬慮灰
庭柯鳴歲月又是一翻新憂世總宜獄感時却憶秦早梅
乘暮雨佳木秀溪濱茅屋遠塵跡空懸老此身

送忽百行

忽生遙以慰五日是歸期倚劔無岐路佇雲有舊思自吾
蒙困難於子始真知人世關情處難為此別離

遣仕男歸家

骨肉分離久殷憂切寸忱兒無膝下苦父有坎中深顧此
五年困皆吾三代心一升與一降物運此相尋

謝信官

患難人多畏信郎獨不疑再從牌上寫曩在手中提每日
多君厚經年濟我飢老夫窮困裏報汝一聯詩

懷友三首

園中春早到含淚送心知何處相思切歸來獨坐時詩書
還有分患難總無期俛仰千年事哲人若在茲
相逢在縲紲歲序兩推移論難思洪古宵懷各洞披朝朝
同暮暮切切與惻惻音容今萬里西望日嗟咨
憂時同講道發興共聯詩而我相逢久真為人世竒窮通
忘苦樂聚散有歡悲無奈此心切長歌衍浩思

送尹商衡都黃門出獄二首戶名為相吏科給事中

數月同幽難一朝慨別離送行無喜色居險有憂思好結
詩書伴不為貧賤移山林吾素志應筮丈夫需
商衡獄中筮
待損之需

需極乘時起文明及早開經畫小自用功業大朋來氣運
機方動人謀預可回兩肩剛骨上擔子是三才

哭翟尚書司馬二首翟號聯峯名鸞

昨夕云長別今晨餘上丘身士及此地國步為分憂一品
恩猶在百年事已休園階遙拜下雙淚不能收

人世誰無死哭君吾倍傷大臣屬手足司馬近廉堂豈意
履危險錯思銘太常屍留獄戶外殘藁蔽斜陽
時暑甚以公
藉薦掩之

送人出獄

昨暮動相問今朝柰子何別懷增慷慨回首欲滂沱一隙

蒼天在百年憂境多共憐宇宙內世道類江河

書聯翁病中屬言後

最可傷心處身危及犴園青天臨潞水白日照燕山各有
夷險路誰無生死關老翁書片紙流淚不能看

雜作二首

悠悠蒙大難歲月總無涯憂世多君慮好音向我懷浩然
揮翰思儼若定心齋三接咸亨泰拜舞近天階
鴟鵬離楚水舒翼到燕臺世道同文運金吾久已開寵從
天上降人是非常才還喜新榮後恩光次第來

謝人餽桃

念此幽囚久相逢獨見真論心許志孝於義多君臣良士
輕聲譽哲人重保身投桃知子厚報李愧予貧

贈姜義泉一首義泉未病時自謂將終事出獄索詩
以贈之過數日病二十日即死命也

十年交與後此地復相逢安土心猶在匡時志已窮君當
耕蜀下吾欲死獄中樂道捐軀處無言跡未同

得學不喜考其精中樂並計雖與清言細未同
十五夜與對地地對時多矣士心餘歸到即思
日命出

此是亦來一清身其未也前信爾科於
詳登與傳入重別其封以千事皆本則平實

全地由因及以多則其命以動志子外處矣哉日

斛山文集卷之二終

斛山楊先生遺稿卷之三



七言古風

題雲津書室

江南書屋號雲津。千卷禹卷皆非新。讀書誰解書中意。我
識劉氏家傳真。積德先世有賢哲。認得孔顏不是貧。開基
不肯買附郭。惟以典籍貽後人。精一肇自唐虞初。此是古
人心上書。後來讀者失其要。一生辛勤類蠹魚。人心原是
書之本。會尋真趣便能虛。心書與道相忘處。身居天下之
廣居。吾聞陋巷顏氏子。耕莘伊老翁。學發孔聖蘊。德與吳

天同道業千年昭宇宙。孰非昔人讀書功。繼述遠將源流
挹。獨立今見水部公。匡時不恤觸危機。振拔真有古人風。
正氣雖由衡嶽降。脩爲要自雲津中。秦中鄙人願學步。蔓
草安得比長松。嗟我東南有心事。耿耿日夜望蒼穹。
聖恩詔許釋狂罪。無舟同過呂梁洪。隨君得拜雲津下。豁
然開我此心蒙。

送董允恭出獄

我送允恭出獄也。徘徊別意各悽愴。來逢易水波濤險。去
見燕山草木黃。予之故人周給舍。同於幽難久備嘗。迪已

不肯甘流俗。論治必欲尚先王。明哲保身雖未得。懷此赤
心良可傷。子實聰明心好古。聞其講說輒徬徨。我抱困病
足如韞。睽念時來顧臥傍。從今別去消息杳。窘迫相與求
難忘。三尺禁網脫身去。一片襪襖到長江。有手但執瓦缶
物。有足莫走聲利場。世間芬麗一染着。能令耳目充無光。
丁寧告爾復丁寧。此真全身全性之。周行吁嗟允恭既去
矣。送子行行復行行。回看世故總茫茫。留予露冷風涼夜
漸長。

園士送別次巽峰韻

秦山越水各東西。多難相逢慰我思。握手不堪忽別去。還將夙願與君期。我思故人不可見。顛沛終能慎所之。翻覆眼底都忘却。曠然一笑破愁眉。幾微常向靜中察。立身難最解真願。多岐荆棘妨步履。始知世路有險夷。百死一生淹歲序。焚香日夜對包犧。得君開我心迷謬。感說還惜避逅遲。困阨既非人自取。各安天命復何疑。他年如得走閩海。釣臺高處揖岐嶷。

雜作

君家有酒酒頗酸。壺罈不輕寘篋篋。昨日偶侍几席側。一

罈將來啓大觀。世人往往喜黃流。豈知酸味是仙丹。平生歲月醅醑裏。况此狎狎風雪寒。要向酸中通大道。茹飲畧不以爲難。安得滌腸酌大斗。魚兒吾觸眼日常嘆。人飲未能成涓滴。我飲必須瓦缶乾。人飲不覺眉頭皺。我飲胃中天。地寬世上酸苦任他入。方能擴盡此心端。酒中酸味真能解。勝將周易日空看。君不見滄海茫茫總無涯。納盡人間萬頃湍。

雜作

一日未到官屋中。恰如十年不相逢。周行未得言提耳。索

居孰啓我心。朦問君何所事。古訓日研窮。室內燈杳杳。惚
外月彤彤。更深人靜後。朗誦徹蒼穹。尚書萬古獄中授。周
誥殷盤已貫通。常編不知今幾絕。遠慕羲文周孔風。媿我
全無亨困意。衰年未見養心功。常將一段鬱抑氣。噓作雲
間千丈虹。憂時慨世心獨切。半偏深病半消融。而今願從
君子謀。示我脫然登岸頭。藉此福堂尋上去。莫教空負兩
年囚。思量此疾爲心患。世間惟有酒能瘳。昨聞几上罇猶
在。半實還是舊黃流。午間准擬來相訪。便須勞君酌大甌。
但論濁賢清是聖。何恤瓶罄作蠱羞。長歡直到枯腸底。一

洗面目中萬古愁。

七言律詩

贈泰和劉洗心秀才二律。洗心兄晴川翁同予繫獄
洗心自泰和奔來問賦此以慰之。

諫草傳來自可驚。倉皇策馬上燕京。一腔忠藎君臣義。萬
里風霜兄弟情。日邁已能扶世道。月征真不媿天明。江南
韓韡看棠棣。春雨春花已滿庭。

學問須先會洗心。洗心於道最能深。仁義英華成事業。廟
堂根脚自山林。祖先原委家傳遠。兄弟芳名世所欽。得志

知君存素履。豈同流輩但纓簪。

春日

誰家煙色鎖樓臺。隱隱桃花將半開。雲際點空鴻鴈去。園
堦掃地谷風來。天機消息由人尚。物運盈虛與化推。心口
洒然塵世外。誤看囹圄作蓬萊。

奉和春興八首

纔見春光轉上林。錦臺微冷尚蕭森。風回薊野有時息。霧
隱燕山盡日陰。燕語鶯啼帝園內。景。江湖廊廟老來心。更深
還有愁人處。門內柝聲門外砧。

疎窓照日影初斜。可奈囚居此歲華。傳世從來無赤手。通
天空憶有浮槎。依依遙見城邊柳。儂儂忽聞塞上笳。詩句
謾成還有用。將來幽地賞春花。

共坐園門向日暉。開襟更覺暖風微。葵生已露根頭品。鴻
漸還成天際飛。將此孤懷頻點檢。肯教素步自相違。紛紛
無奈爭春物。綠幹紅芳一樣肥。

三載艱危嘆白頭。可堪吾志在春秋。自憐賈誼一腔淚。空
作張衡四段愁。適意時看堦下草。奮飛終愧水邊鷗。美人
踪跡今何在。扶杜猶存古雍州。

海山集卷三
五
認得西銘如下棋。茫茫宇內盡堪悲。顧予顛沛真無似。空
惜盈虛自有時。燕羽輕風還翻翻。春暉驚眼又遲遲。艱難
惆悵懷千古。采采榛苓是所思。

十年佳趣在青山。瀟洒襟懷出世間。心上一真原來泯。眼
前萬類總相關。緬懷周道今何事。寤寐哲人多厚顏。歸去
再尋千古上。耕莘老叟與同班。

斯文千古是誰功。由彼陶唐立大中。惜履敢從浮世好。幾
微深愧古人風。衢連柳過園牆綠。苑隔桃侵屋宇紅。潦倒
還思涇渭上。絲綸閑釣有漁翁。

山連薊北見逶迤。小徑通天傍險陂。隱谷長蔓多細草。懸
崖短幹少松枝。習浮鷗子隨波逝。憇樹牧兒逐影移。老去
登臨無健力。白頭空惜此低垂。

奉和初夏韻二首

不教閑慮在曾中。便與長天一樣空。信步躡來皆樂地。開
襟滿抱是薰風。庭前柏色拂雲綠。墻角葵心向日紅。更有
一般好景象。應時黃鳥轉幽叢。

日上園墻景寂然。老囚於此尚安眠。好懷還有四時興。世
故全無一念牽。糲米煮從沙釜裏。詩書堆在枕衾邊。何翁

若解吾真樂。日食何須破萬錢。

奉和初夏聞田韻

東風吹得乾坤解。雷雨作於初夏時。田峻暫停南畝勸。漁翁應罷水邊絲。檢身才吾戴囚冠。坐宥罪孰爲天下悲。此日鄉關千萬里。有人勤誦召南詩。

奉和遷榻韻

千載潛身一草茅。興來誰意向芳郊。六經愚腐散塵几。三徑荒涼卧竹梢。垣叔秋深風落果。梁閑春到燕啣巢。衰年至此真無似。儘把疎狂任世朝。

次緒山韻五首

閑植一旦會消融。驟雨驚風過大空。隱顯從心無上下。險夷信步有西東。感來定擬初張弩。應罷還如未叩鐘。浩浩宵壤多少事。真機都在卷舒中。

雙鶴飛來園樹梢。看他春到便啣巢。顯庭常若儼賓際。幽世必須藉白茅。心果合天真浩浩。狂非作聖但嘐嘐。會教身世全無我。方寸纔能免物交。

莫道幽居心可欺。格思便有鬼神知。還看處處玉吾地。敢不時時慎所爲。要走長途須健步。能除深病是真醫。誰言

岸遠難先到。只在人心一轉移。
眼底紛紛變態多。誰憐世道日頽波。百年事業真難措。半
隙光陰亦易過。川上月。臨懸細餌。壻頭兩倒。整煙篆。樂遊
却恐歸豪放。渣滓須先向此磨。
此心常要擬虛舟。虛得能將萬物收。後樂不妨隨地樂。先
憂豈但爲身憂。也知步履須藏用。却笑踈狂真妄投。齟齬
方圓成感慨。徒懷擊揖在中流。

端午用杜工部韻

半室還如天樣寬。詩書聊此與君歡。漢廷可少賈生淚。平

繫應憐楚客冠。舉世從今瑤酒樂。普天懷古汨江寒。千年
屈子心如在。角黍將來此地看。

遣懷二首用杜工部韻

數片殘磚閣睡床。顛危知且處舊周行。時嚴舜跖兩條路。日
誦羲文一炷香。心健自能忘困迹。榻閑猶可擁衣裳。襟懷
還有瀟然處。每向南風歌興長。

夢想丘園孰與班。秦中涇汜傍商顏。百年須係閑中罷。一
曲長歌日暮還。月朗風清比自得。鳶飛魚躍在其間。茅齋
却笑堪人意。正對南山倚北山。

端午節

園中佳節喜相尋。况有良朋與合簪。蒲酒且同今日樂，
盤因見古人心。憂時未恤身危久，宥罪還思
恩詔臨。此日密雲成驟雨，似傷屈子淚淋淋。

聞緒山出獄

思君不見日三秋，忽聽西園

恩詔優承志。綵衣應有分，倚門白髮可無憂。廟堂事業成
虛語，聖學全功早自收。待我酒回闕海決，衡南握手與同
遊。

贈人

種德羨君能有終，皇天日錫慶無窮。眼前稚子風神秀，堂
上雙親福壽隆。共誰聲通千古上，更怨惻切萬方中。幾迴
遇別此何地，惆悵乾坤眼底空。

夢浦竹塘

去歲茲辰長別我，今宵夢裏再相逢。醒來想像音容杳，雙
淚空流老眼中。姓斑青史心猶在，身葬黃泉事已終。雨洒
風吹永難盡，總爲人世恨無窮。

夢陳寮

十載燕京做客鬼。今宵入我夢中歡。孤兒總髻頭角秀。老
母痛如心上刺。郊外點香人共送。墓門啓柩衆同看。親朋
哭汝靈車罷。各贈青錢紙數竿。

送同鄉王大尹出獄

患難相逢此月秋。不堪君去我還留。丹心廊廟千年慮。白
首江湖一念憂。窓隙爲增薄裳冷。柝聲偏動旅囚愁。有時
聖主洪恩詔。渭水相將理釣鈞。

有感

夜初獨坐擁衾裳。耿耿丹懷空自傷。斜月淡光穿暗戶。晚

風微冷透晴窓。一心知有君恩厚。九死難回忠義腸。漏
下旅囚愁不寐。數聲寒鴈送淒涼。

遣懷二首

寤寐今猶懷趙子。眼看錢子又将行。同心良友匆匆去。不
盡閑愁種種生。桎梏逢時風露冷。園階送處雪霜清。憂虞
二載忽分袂。而我安能已此情。

與君同難兩年分。至道常期日以新。時講盡忠兼盡孝。共
成爲子與爲臣。園中歲月杞人老。天外風塵世露湮。耿耿
每懷無限思。明朝有感向誰陳。

謝人

勞人兩遇北風侵。白日豈堪鐵戶深。天下自無鬼神謬。人間誰是丈夫心。顛危每抱忠和義。慷慨常思古與今。寫此新詩傾至意。多君別淚滿衣襟。

自念狂愚速罪深。多君勤爲我懷音。而今指日將分袂。說起當時淚滿襟。暫共苦寒向爐火。難忘炎暑坐西陰。送行縱有詩千首。不盡離愁一點心。

與晴川飲用杜工部韻

十年遊樂有山溪。堪笑功名一旦迷。身世三春留犴狴。

魂五夜到秦西。養心幸得逢良友。披卷還須作筌蹄。牆上半罇清酒在。與君同要醉如泥。

幽園魚處訪清溪。幸有高人啓我迷。共坐歛襟還共起。堪東隨步又堪西。百年心事羞輪蓋。一日風塵陷馬蹄。寄語西臺同志友。老狂依舊醉如泥。

述懷

禁裏東風覺漸和。背陰殘雪果無多。眼前楚楚蜉蝣羽。心上悠悠擊壤歌。道義無窮須共勉。時光有限莫蹉跎。遙將佳趣問良友。鴈過長空興若何。

贈人

困裏逢君一月春。同方不覺自相親。文章早已添聲價。德義猶思與日新。有意動時成性僻。未安心處是吾真。必須俯仰先知愧。然後能爲無愧人。

詔獄言別

逢君傾倒此衷誠。追憶平生契合情。心爲綱常千古重。言因忠鯁一身輕。同來被逮春光暖。此去垂綸汶水清。千里神交勞夢寐。蒲臺曉月見高明。

遣懷

青緇自伴倚幽牕。世故年來頗會忘。百代人豪空宇宙。半丘荒草照斜陽。孤懷耿耿幾長夜。蓬鬢瀟瀟一老狂。曳杖庭階徒想象。路迷無處問滄浪。

閑作四首

斯道瀰漫貫古今。幽牕正好整囚襟。毫釐乖謬天機遠。一念虛明上帝臨。禮用事時爲復禮。心懲失處見真心。存忘操舍皆由我。默默須從方寸尋。

參破乾坤古與今。一憂一樂見曾襟。鬼神不爽幾微監。幽室常如師保臨。君子固窮吾未得。哲人自靜彼何心。包羲

不盡當年意。還須此地好相尋。
思古原來爲挽。今國民惻惻。此曾襟。致身臣子曰。忠盡爲
答天王之智。臨風推霜。剝今日事。江湖廊廟。往年心。天乎
命也難窮極。一息還從真處尋。
自古遭逢未有今。空茫宇宙見曾襟。孤鳥走走聲聲叫。雲
兩朝朝暮暮臨。輸已應知郭泰慮。濟時還識范滂心。感來
感去真機在。纔知此理不易尋。

懷緒山先生

攜手分離不再逢。幽中常憶往年冬。馬牛顛沛風塵迫。童
冠道遙江渚溶。人品豈非黃叔度。友氣根應似郭林宗。相遠
嘆此園牆外。更有關山千萬重。

贈人二首

未能會面結良晤。但信一心定合簪。天罪老夫宜岸獄。人
文君子化須南。道兼朋友生來伍。事有當官幹者三。相信
相離徒想像。只教今日更難堪。

周道陰濃楊柳風。行行不必嘆窮通。思君每有交情厚。愧
我全無補袞功。但說天邊一訊別。敢去林下再相逢。千年
楚客心何壯。耿耿令人切寸衷。

送曹子儀作縣平遙

昔日治郡功誰最卓邵遺風世所欽古謂聖人皆可學豈
於君子讓之深荒陬疾苦懸思慮直道斯民貫古今化此
平遙無巧法存吾一念至誠心

有感

天涯風景又將秋想像西周已古丘萬里鄉關驚旅夢百
年身世嘆幽囚披懷有慮成虛迹觸眼無窮是隱憂解得
古人行邁意知吾於此更何求

今日夜將曉夢過原次公宗隱居賦詩二句爲次寮贈

即覺續後六句足成一律乙巳年六月初十日

莫道山林無可樂隻鷄斗酒有餘情
夢中得覺來却是圓窓
寤卧聽燕山杜宇鳴
幽繆縛我家何在
世事令人身自輕
一枕黃梁心未了
長天目斷片雲悞

和聯翁看花詩

紛紛眼底今何時
悶到還看此數枝
欲向花前發浩歌
飄然未入古人思
雨多雨少顏如故
風去風來根不移
安得此花知世事
常開聽我賦新詩

看花不厭往來頻
花色常從雨後新
亦口總非由外作
卷

舒端是露天真自羸
犴側七門鎖却少
坊間一草塵此地
看花關世道後來
還有好看人

端陽節次聯翁韻一首

幽居幾度遇端陽
萬里關河隔故鄉
龍舟扮出湘江恨
艾草還爲人世芳
幾段角圍隨俗好
一尊綠酒帶蒲香
離騷歌罷渾無事
真箇園庭是福堂

看花次聯翁韻

惹得詩人有所思
爲憐墻下兩三枝
孤忠暗與赤心合
直幹應看白首宜
戲蝶遊蜂閑作伴
朝三暮暮雨漫滋
寄語

少年休浪采要留真品接衆籬

雜詠五首

閑步幽壑伴夕陽
塵埃眺望總無疆
風吹古柏棲鴉亂
雪掩寒山狡兔藏
半世生涯真類夢
幾年毛髮已成霜
憑誰再取新春酒
日放長歌任老狂

獨倚園扉對日斜
緬懷松竹已成賒
迷途豈但千程遠
脚步空留百代嗟
時繫鉄鐐甘罪戾
漫吟風景是生涯
殘碑閣火燒沙釜也
類山村野店家

有脚陽春到處通
金吾氣色轉寒松
壯心迥出存忘外
殘

魄逍遙化理中寂感胃懷驚歲月孤危踪跡倚蒼穹羊裘
一片隨朝暮興與雲山野老同

濡險悠悠歲月頻強延一息又逢春天空斜日鴈留影地
荷煦風草弄新內聖外王同貫合身謀國計總相因憂懷
轉作元亨處此是人心一念真

天降阨窮浩無垠金吾柙鎖伴儒臣久遭危患心猶泰運
轉亨機思欲頻要信樂天爲樂土須知憂世是憂身有詩
吟詠忘顛沛彷彿羲皇境上人

和太白山人韻三首

時來門外坐春曛世事紛游滿眼頻進退憂思今最切江
湖廊廟更何人循環泰運期三代展轉凶危此一身却憶
子牙清渭上釣竿投處有芳隣

晴暉薄午暖風細此地獨憐春更幽五夜露花新柳色一
番鴻鴈動江洲百年事業懸心切萬里瘡痍滿眼愁堪哭
襟懷潦倒際時看鳶飛半空遊

夜柝忽驚鄉夢淺破雲殘月照窓斜寸衷不是杞人過四
海原爲天子家雙鬢蓬搔老囹圄一身寂寞又春華憂心
獨覺孔殷處世故茫茫未有涯

送李明甫

去年車檻過蘆溝見爾卜居蘆岸頭山秀堪宜連屋峙水
清恰好繞門流四時家有瓶中粟一卷心無意外憂公事
了尋遊憇處幾叢喬木淡雲浮

遣使男歸秦

一簡別音到獄中令吾方寸日憂忡感悲淚滴曾前濕骨
肉情關心上恫萬里雲山形眇眇幾年天道鑒懣懣遭逢
至此須安命總是艱難未有終

聞汝臨歸血淚流苦情都入我心頭本爲世道千年慮遠
到家門百口憂幽地北風留父久遠山寒雨重兒愁
聖朝不易朱雲檻終許殘生遂首丘

見童子頭插苦菜花索觀之作二律

穠英彷彿類秋菊先飽無涯春露滋隱隱一般神色好煌
煌幾點化工竒開來可伴囚中眼採去能療天下饑聞說
牡丹多艷麗讓他生長洛陽池

真顏淡淡淡而穠全見百花色自空惟有仰天傾白日也
堪隨地伴東風肯因薊野門前黑不向燕山雨後紅但慮
聖朝寬我去無人解爾此竒容

奉和紫陽先生韻八首

省愆終未敢尤人報國焉知已道真肯向遭時存外慕但
須臨難致吾身拙猷未可輕寒士迂恤曾何問小臣莫謂
幽園同永夜

天王明鑒說如神

歲歲年年一罪人戚懷未得了吾真日供糲米堪糊口夜
展羊裘足掩身塞上風霜寒將士天涯桎梏老孤臣總然
不計生和死觸目紛紛也悽神
思量宜是狂中人感動

君王恐未真十載每懷當世事一軀何惜老來身恩深
作溝渠骨罪重難爲草莽臣此日存心都莫道好將餘喘

聽明神

艱危還作囚繫人之死難忘一念真長路奔尋吾舊處滿
門哭送此殘身風高吹冷遼東帽天遠愁勞把國臣却憶
范滂千古上當年不奈獄中神

遠寄新詩勞故人爲吾點點見情真匡時樂道百年志燕
塞秦關萬里深綠水青山供逸士朝雲暮雨伴囚臣眼前
光景真如夢一望天涯即損神

多難悠悠憶美人
美人心興出天真
早梅白駒山中雪
夜扁舟物外身
可少感懷抽逸思
空教流淚惜王臣
采苓若到首陽下
俯仰乾坤有鬼神

十年空擬白小人
淺劣原非見道真
祇有狂愚爲世捐
更無明哲以全身
動踈自可遭羅網
風好徒勞惜諫臣
三木伴中思伐木
幽情轉覺一傷神

自笑率由異古人
冥冥不解卷舒真
無勞強於營千慮
有補何妨死一身
用世總難輕涉世
良臣誰願作忠臣
枉教晝旦空憂念
百代虛盈屬鬼神

劉子壽日

初度園中今四度
白頭萬里香
一鄉瞻思夙夜九天遠
感惻徬徨一念長
我輩元來多妄動

聖朝未肯殺忠良
壽隆本自

君王造但把赤心儼對揚

乙巳年八月十二日

主上符鸞釋放後復擊至有感

忽憶去年今日秋
犴狴同得荷天休
暫歸故里觀三徑
傳

播綸音到九州

明主心魚偏好惡小臣罪未了
幽囚有時曠蕩
恩還下稽首遙辭五鳳樓

秋燕

寫寫深高罪未終思量安得此萍踪
殘生久在天邊繫世
故都從眼底空漸覺秋風千路濫
送看霜月萬山紅願將
國步與民瘼入我

皇王所照中

遣懷二首

俯仰乾坤此棘垣憂來倚杖步
心園忘機雲外鷓猶舞解

意墻邊草欲言危懷總皆身外事
脩爲但可默中存感時
悄悄心猶切難向他人開口論

寸心惻惻風塵迥千里迢迢世路
傾但比深園銘上帝肯
教之死負平生鄉思漂泊天涯杳
音信空聞寒鴈聲不是
君王遠諫諍孤臣未有動天誠

哭李石壘

傳來凶訃自中州此地哭君欲白
頭風雨幾番入夢寐功
名半世屬荒丘五年離別心猶在
一代英豪事已休空墮
兩行憂國淚柩前一洒意無由

送人出獄

百年身世半塵埃四海斯文於此偕
淹淹殘餘延旦暮明
明宇宙照心懷險需嘆我幽囚客
弘濟知君匡輔才感別
自來情思切况逢多難在天涯

重陽節用杜少陵九日韻

處處重陽今日節年年身傍金吾臺
風吹短髮囚巾冷酒
破憂時懷抱開世上感多誰應少
眼前暑去又寒來丈夫
一念真機在豈效牛山悲老催

題趙白樓寄詩次韻答之

音問來從北海上故人遙向此相憐
難將璞璧投幽地可
把長纓濯下泉我自福堂安在楛
君於陋巷誦遺編死生
窮達了無事不負男兒此百年

聞趙白樓復總兵贈之

文武俊才今再用一身萬里此長城
詩書本自儒林重
韶畧復爲麾下鷲采芑妙成猷
筭并壯揚旗時掃塞塵清太常
記我四夷守不說燕山山上銘

許由巢父二人皆唐堯時高士也與後世身陷縲紲
者相去不啻萬萬世傳許由食用一瓢食畢掛瓢於

樹間遇風有聲由惡之即棄其瓢堯以天下讓許由
逃去不受惡塵俗汚其耳洗于河側巢父將飲犢下
流惡其不能逃名晦迹使人覘之而後欲避之謂洗
耳水汚其牛口挽犢於上流飲之其事皆未知有無
昨夜夢入其廟中見二人像欣然有感題詩壁上未
就而覺乃足成之甲辰九月二十二日書於獄中
遭逢世道是昇平高尚同將天下輕樹上瓢捐風嚮定耳
邊汚去水流清山中不換冕旒色犢口惟食芝草英恍惚
蕭然祠宇在塵顏羞見二先生

思故人

憶我西歸過兩家籬邊秋雨秀黃花百年湮債從頭補一
日交情未有涯荷杖未耘秦隴草回身復泛孟津槎傷懷
更有難堪處驚出門前問檻車

送人

賓薦同登二十年便思宇宙在剛肩有名從仕版朱行列心
向問閭赤子懸雄展應知今世少清貧不讓古人先功成
淮備隨琴鶴廊廟方收天下賢

寄田道克

二十年前我與君講求五典共三墳長安春酒隨豪興旅
館殘燈到夜分國淚應教知己洒直言難使後人聞有時
罪了歸田里醉宿閩鄉境上雲

送曹知府入關中

十年交道嘆浮萍咫尺而今萬里情安我幽園老歲月喜
君閩越活蒼生旌麾過處山河秀劍氣衝來牛斗橫暇日
要尋千古秘考亭一脈甚分明

贈洪百戶并序

守獄官洪百戶予下獄次年來獄中適事甚洵懼

人皆畏避未敢一見洪獨省問至於流涕不能仰
視數年間每思其厚今年正月洪復來此追之往慨
今又至泣下作此贈之示不忘

回風吹得家山杳沈瀟騰成犴戶陰天上本無神鬼謬人
間難有丈夫心艱危世事百憂切浩蕩君恩十載深此日
多君天下淚幾番爲我濕衣襟

和大司馬聯峯先生詩二首用其起句

席地簷前趁晚涼幽懷相與嘆流光思危自覺一心折行
遠空餘雙鬢蒼風景久成人慣習卷舒堪笑此顛狂世間

翻覆都休道只可堅吾百鍊剛
席地簷前趁晚涼逍遙不是傲羲皇
騫脩天亦憐吾拙極
溺人堪爲世忙興着野花呈艷好
情關幽鳥弄笙簧
老去無長物一卷書編袖裏藏

和聯峯喜雨詩二首

共慶連朝好雨頻昊天臨下顯諸仁
普施原野三農慰一
洒長空萬象新豐歲坐占八表盛
放勳出自九重勤從今
喜得含生類沐我

皇王蕩蕩春

雨過幽中生意頻乾坤萬古此純仁
彌天雲掩千峯暗着
地神施一樣新出險走防岐路滑
歸田耕野老農勤滌腸
莫謂吾無樂自有家山石凍春
石凍春富平酒名也

春

逢君到此已三年日見園扉掩半邊
照我寒衾共幽榻隔
窓白日與晴天千山秦塞音書杳
一點孤懷空自憐北徂
鴈聲舊慰切憶他曾過首陽巔

冬至

氣轉初陽覺尚微強吾羸病掩園扉
寂靜真源須採取盈

虛妙應自相依。兩年長夜獨悲感。一點丹懷孰與歛。邈想周文幽困裏。先天衍作後天機。

送人

共處憂虞冬復冬。而今君去我誰宗。風寒谷岸松猶翠。白淡城頭雪未溶。杳杳鄉關幾萬里。茫茫天地一孤蹤。安能將此別離淚。一洒淋漓到九重。

九重

早春二首

晴景初開淑氣端。共看臘色已殘漫。天邊轉眼流光易。因

裏驚心世路難。自嘆百年懷抱切。還思一日

聖恩寬。園中早覺春先到。似怕繁臣五夜寒。

共把愁眉且放開。喜看春臘再相推。城邊煦景新堤柳。墻

外香風帶野梅。世運從今轉熙皞。

聖恩不久自天來。故園咫尺佳山在。一日定遊三百迴。

次羅敷庵老先生韻

嘉遜曾懷白。浩然高風宇宙久。相傳難兄難弟心同好。時

止時行道未偏。

明主歲勤儉。老意蒼生日望濟。時權正看霖雨蘇。天下無

奈丘園一念堅

除日二首

遙想去年此日新臘殘復見舊光陰慨時祇向人同切抱
痛誰知我獨深一片春暉成慘景數聲鳴鳥是悲音眼前
踪跡今猶在淚洒衾裳不自禁

幽纍屈指兩年餘還遇更新除舊時寒去今宵猶有滯春
來明旦總無私江湖廊廟人人樂柏酒椒盤處處宜忽憶
山林同守歲村醅一二老相知

元日次公晴川韻

已遠昔年鷓鴣班遙從犴狴仰
天顏形踪眇眇寰博下世故忡忡方寸間患難久憑君德
厚赤誠只自我心閑平生不洒身家淚兩眼今爲天下潛

題碧泉用杜工部韻

樂饒襟度憶當年獨玩松溪此潏然共羨真源同石髓誰
憐清味遠瓊崖懸崖不憚千尋險放海還憑一脉綿莫道
泠泠無與伴主人日坐碧泉邊

病起述懷用杜工部韻

春日悠悠病已痊獄中再得數殘年天光遠照來幽隙良

友頻憐到卧邊無似懶將冊帙展有時還是倦愁眠感懷
骨肉應分念百口懸懸心在燕

聞次女亡

傳吾子秋去年亡凶訃一聞吾內傷姊妹云何相繼死父
親血淚洒園牆往時女訓勤莊誦今日哭聲滿屋堂雖我
自言不過慟也應默默斷衷腸

次緒山韻三首

日轉庭簷春色光西園消息意微茫想君每動三秋念笑
我常懷一段狂往哲皆從脩性作世人誰是爲身忙從今

各記年前約只恐顛危心易荒

從來克己最爲難克去超過人鬼關水自流斯山自止火
何炎熱水何寒坐看百妄渾消盡便是一真向此邊正見
胷中好景象天光雲影半空閑

刻却紛紛俗務擡襟懷一片自天然行無非與纔成性磨
而不磷方是堅霽月想他何氣象光風忘我到衰年洋洋
滿目無停息誰向霄壤識秘傳

次緒山懷友韻

二年得與子相親不意知爲困裏身心在熟仁狂作聖事

求精義道通神化成品彙千山雨消盡寒陰一氣春白髮
從今還努力肯孤良友教諄諄

元旦

歲逢元旦覺春還桎梏年年在此間白日應須點殘雪浮
雲但此繞燕山顛危喜見淳風轉變能纔知世路艱西望
壠堦遙跪拜三千里路是秦關

寄德正月初二日

秦關消息久無傳說與兒曹莫涕漣囹圄暫留今日福
聖明定宥往時愆舍南舍北一天雨山後山前百畝田收

拾家中舊鋤耒侍吾歸老伴餘年

送紀中夫歸秦

與子同心二十年僧堂香火半爐煙正防步履三關險却
笑功名一線牽囚繫艱危懷後進衰殘寤寐仰前賢歸來
共了平生事就此先期立志堅

送桂道長出獄又和其韻四首

桂名榮

懶乘驄馬泛秋槎去處適逢陶令花五斗王臣皆有事六
經作用未爲賒暫舒廊廟經綸思且問江湖赤子嗟試罷
牛刀謁帝主還成禮樂數千家

送出美人去。泛槎還從幽地賞。葵花每懷衛足。猶有在日
抱傾陽誠未賒。數載斑毛羞懦腐。一生阨蹇半愁嗟。念君
爲我心何切。天下斯文本一家。
寒難還逢秋氣森。幽中無奈感時心。世路兩歧夷共險。入
情一理古猶今。安危家念關河杳。生死
君恩天地深。十載釣禱應待我。烟篆何日再相尋。
西風薄暮景蕭森。慷慨昔人折寸心。獨念愛身身係國。須
知懷古古同今。一千七百日光遠。三十六宮易理深。常卷
平生空皓首。畫前恍惚竟難尋。

送林張二都黃門掌科謫官出獄

侍臣暫出五雲鄉。總是

皇朝恩浩滂。九品官非心上着。千鈞弩在甲中藏。幾年忠
疏流封內。萬里懸誠積。帝傍他日賜環承。顧問好將民

莫告

君王

謝人賜鷲米

十年分袂去燕臺。囹圄今同春酒盃。久難應教愁態老。逢
君暫得好懷開。宜時化向秋曹譽。淳古風從海岱回。廊廟

一朝思舊績。共看琴鶴覲天來。

送甥張禹卿

數載天涯客舍窮。憂心爲我日忡忡。淚添溽易流千丈。思斷鄉關幾萬重。莫道艱途奔未了。須知多難德堪崇。惓惓望爾立身早。在此叮嚀八句中。

雜詩二首

樂老襟懷孰與同。逍遙遠志鹿裘翁。百年佳趣庭前訓。一曲秋簫眼底空。共惜幽纍何日解。還傷吾道有時窮。狂園讀罷江湖詠。若在春風和氣中。

共羨君家庭桂榮。豈知世路一難行。倚門鳩杖燕山迥。乘夜孤帆江水清。骨肉轉關心上重。浮雲自覺眼前輕。新詩遠爲賢郎切。多是君臣父子情。

五言絕句

懷緒山五首

見爾停雲思。孤懷興欲飛。仰天煞有意。秋鴈正南歸。不見緒山子。年光忽四周。隨風秋夜夢。直到越江頭。宇宙相同意。越江萬里深。東方欲曙色。畫角動悲音。江邊尋至樂。回首覺憂思。宇宙皆吾事。心寧不在茲。

殘屋食不足扁舟樂有餘北風如解意寄我常想思

病起三首

病起餘新興殘磚藉簡編不知從此後再得幾殘年
一片韓山石千年卧荒草峻嶙何所前落日牛羊道
南風乘隙入吹破幽人悶簷外鳥聲和一般成四韻
有感

乍雨噴聲歇閑雲落影空滿堂今日意都付與東風

斛山文集卷之三終

解山楊先生遺稿卷之四



智

七言絕句

雜詠五首

白日回光迷遠山。風煙薄暮早春寒。幾迴點檢累臣罪。一
疏欲期天下安。

十載幽溪把釣竿。却教桎梏倚門闌。蒼黃滅頂皆天降。事
到今朝死亦安。

桎梏真知行路難。况逢九九有餘寒。忠猷總是邦家慮。死
亦今朝心自安。

但為當年耻素餐。反成世事日艱難。而今死事得其所。歸到黃泉心始安。

羅去声

幽囚罪是吐忠肝。日見遷人向北探。聖主無勞關慮切。微臣不以死為難。

贈蘇廷詔五首

望斷長燕萬里深。思君不見淚沾襟。高情為我還甘罪。至死難忘今日心。

罪出經年憐我深。要存日子此膏襟。問言廢食更流淚。是我懷君一念心。

數載幽幽獄戶深。相逢更得好宵襟。要將爾我今朝事。說與兒孫記在心。

憶昔相逢幽陷深。各將國淚洒裳襟。我無孟博澄清志。君有西川豪傑心。

悄悄獨憐我罪深。淵思自慰此愁襟。昊天肯吊蒼生罪。鑒此人臣日夜心。

人有犯晴川者以此慰之

一片西飛一片東。浮雲終不碍長空。人間變態閑來往。何與無涯霄度中。

六月六日

六月六日殺蠹虫。無衣可出哭吾窮。聊將囚板塔前曬。一物光輝與世同。

嘉靖乙巳年八月十二日出獄歸九月十一日復拏

繫京途謁夷齊祠二首

孟津河下謁夷齊。悽愴風霜盈陌衢。願借首陽方丈處。藏吾天地一殘軀。

晨朝停馬拜荒祠。想見當年叩諫時。却笑史遷傳謬罔。武王安肯遽兵之。

澠池道中二首

西風落日滿塵埃。秦趙功名餘草萊。廉君蔣君強皆國事。自能羞上會盟臺。

奮身秦館志難移。共羨相如智勇奇。四十萬人同日死。徒藏楚寶欲何為。

謁比干祠

人心天意轉岐幽。夫子安能不殺身。一死祇將殷祀絕。空教千古吊三仁。

謁姜里祠

後天剖破見精深。都是周王至德心。拜罷遺容思往事。直
教客淚滿裳襟。

遣使男歸秦二首

汝自燕山歸雍州。臨行不免淚雙流。逢人便寫康寧信。寬
我囚中一念憂。

父已六年同楚繫。

左傳南冠而縶者楚囚也

而兒今三試佩吳鉤。吾家不

說諂時話。但向平平路上求。

乙巳年十月二十五日夜復入獄詠栢一絕

反身未了他年罪。樂土還逢今日安。慰爾耐寒庭下栢。主

人依舊又來看。

葵初出二絕

真品終難混草萊。幾叢都是去年栽。愁中偏有賞花興。早
把赤心為我開。

天然根莖異蒿萊。每藉春深夜露栽。我去應無人會賞。徒
傾一點與誰開。

柱杖二首

風自回旋雲自輕。耐寒耐暑始堪成。得君今日為良友。陰
地扶吾暫可行。

直幹元來不尚文。平生羞與鬼薪群。諫官得爾成相輔。踏
破恒山萬里雲。

秋日

露冷風涼秋漸深。塞天猶繫白頭吟。已知憂國非吾事。有
感還餘惻惻心。

不堪秋草與秋風。又把流光易此中。萬里君門皇路在一
身。罪難幾時終。

年來欲與世相忘。轉覺幽懷百慮長。延頸九重天外遠。難
將一念悟君王。

復驚一葉墜庭前。坐惜年華變髮顛。多罪殘身忘是我。通
來都付與蒼天。

風落庭柯又是秋。有時樂在有時憂。欲為萬里朋友告。歸
鴈還遲塞上留。

忽驚塞鴈報清秋。困裏帛書肯寄不。雲外長風吹六翮。一
飛千里到西周。

蟋蟀早已到幽床。梧葉枝頭幾箇黃。清晝半陰雲忽忽。幾
人能解此淒涼。

繞塞西風白露天。萬山黃葉落翩翩。穿窓日影無私照。一

際常來到卧邊。

五十年餘人世事。此間白髮幾經秋。不知淫雨煙波上。誰
去乘風泛柁舟。

看開宇宙誰人事。白晝天涯此日頭。鴈過故驚因榻夢。一
聲涼夜送高秋。

秋燕

辭社還尋高處藏。留予常繫五雲鄉。時來時去天機在。羨
爾一雙羽翼長。

送高大觀年兄出獄用其留別韻

別念關心淚欲流。送君出險我還留。要知今日頰肩意。不
是尋常生死愁。

丙午秋七月朔夜夢友人王崗泉張東臺

總是髫年夙分投。神遊萬里自相求。不知吾友今宵夢。亦
得傾刻相遇不。

不斷懸懸故舊情。夢中携手與同行。覺來展轉增悽愴。門
外鈴聲報五更。

暫合還離一旦情。郊原哭送我東行。年來憂患催人老。雙
鬢而今已變更。

去年送我出城東。轉隔關山千萬重。此時幽地心常念。只
教夢裡暫相逢。

夜初

半窓月色下長宵。照此無窮客慮遙。最是感懷一段意。北
風落木夜蕭蕭。

荅友人忽天章遼東作斷事

困裏風霜幾度侵。多君不替故人心。遼陽極目關河杳。讀
罷音書淚滿襟。

病中人有以詩喻使寬者次其韻荅之二首

數月言官耻素餐。殺身今日有何難。包荒本是男兒事。肯
不同天一樣寬。

日午纔將數粒餐。來之坎坎豈為難。眼中視此容身處。同
彼霄壤無限寬。

聞人赤肚仙口號

跳落深坑已數年。纔知半世總狂顛。幾時拋却人間事。去
到密雲學浪仙。

春日十二首

乾坤無處不清明。竚立獨看燕羽輕。一念孤懷酬聖主。

百年人物此殘生。

空閒舒日漸融融。曳杖逍遙百慮空。千古吾心誰樂與。首

陽花草自春風。

雨霽春郊秀女蘿。閑雲偏惹落霞多。南鴻一羽衝寒峭。萬

里長空晚獨過。

陽和到處總無垠。老幹蒼柯向月新。莫到幽囚空歲月。東

風還有去年心。

柝聲急處鴈聲高。門掩園燈夜寂寥。念此天涯歸路杳。誰

將一段楚魂招。

奇峯所聲

雲掩燕山接地陰。霽城新雨細霏霏。即看宇宙均生意。識

得乾坤作用心。

遲日幽園春又深。閑聽燕語散愁襟。自知一息延朝暮。到

此還餘憂世心。

四年多罪鎖危垣。驚眼金吾春草蕃。一點孤忠應未死。君

王恰有好殊恩。

簷頭對雨兩蕭蕭。墻內葵心墻外桃。日暮東風惆悵處。閑

看林鳥各歸巢。

十載憂時一念深。竟成身世此浮沉。斜陽滿目蕭條事。寫

作長歌次第吟

萋萋幽草映園堦。羨爾逢春早意諧。此日吾生猶未泯。且歌愁句散愁懷。

從此超然脫故吾。天空海濶見洪模。無容類是假男子。有恐方為真丈夫。

偶興五首

幽中莫嘆久無家。狂戶難將國夢遮。七載悠悠何所事。赤心白髮是生涯。

欲酌春醅伴此身。榻前一盞轉傷神。年來警戒非因禍。恐

致君王殺諫臣

風滿園垣月滿樓。吾將風月伴幽囚。人機本自天機出。解到無思意便投。

坐對窓風一隙清。人間萬慮總堪輕。無端幽鳥閑來往。却作愁人深樹鳴。

一片閑雲遶翠松。還成細雨暗千峯。此時骨肉遙相見。多在笮笮客夢中。

葵花二首

園葵新發幾枝紅。病裏空懸賞念濃。只恐花疑吾不好。詩

成轉寄藉東風。

誰把葵栽幽厠中。祇憑新雨秀新叢。出門欲賞憐多病。為問今開幾箇紅。

述思二首

當年各為主。息深生者難。忘死者心。將此滿腔憂世血。變成赤淚墮囚襟。
年年燕塞動悲風。應是人心願未終。死去果然難遽滅。九原還得再相逢。

獨酌十首

春來病未放。清歌惹得春風不甚和。偶酌燕山一盃酒。滿懷詩興若江河。

老夫不是愛長歌。恐把流光混裏過。一嘯曾中無限量。古今天地在包羅。

卧醒還酌兩三卮。趕出曾中無限奇。便笑古今忙脚者。撞來撞去總成癡。

一寸修為一寸天。紛紛誰解此間年。從今莫說癡兒夢。囚榻安吾日夜眠。

男兒寸寸是剛腸。要把塵腔百慮忘。聊下墻頭一罇酒。不

角道和卷四
妨獨酌對羲皇。

天地元來只一春。春光到處豈無真。須期努力將心戒。莫作園中憂世人。

愁來還要酒消愁。到手必須三四甌。醉後吟詩詩罷卧。風流也屬獄中囚。

連年病不似今年。和煖風光我却眠。春到無詩春自去。而今要補幾千篇。

殘春隱隱恰如新。老眼渾看見未真。更不分天與人異。只疑共是一團春。

陽春幾轉屬艱難。未惜空餘兩鬢斑。若把皇家元氣論。入牢強似入深山。

遺懷四首

故園獨此念殘春。無奈憂危此一身。莫恠片言千百死。從來蹇蹇屬王臣。

自來幽陷幾風霜。憂切空餘兩鬢蒼。故惜殘軀非我意。恐成一死累君王。

春去還留此喘餘。勞心空把百年虛。有時不禁傷懷切。萬里家鄉一片書。

一時感激切憂勞。便欲捐軀報聖朝。此日孤懷徒耿耿。九重不啻九天高。

送耿良弼四首

與子交遊不計年。吳山當日杏花天。官貧消息幾年絕。忽喜音書到卧邊。

七載幽窓與世忘。故人感激意偏長。聖明未肯殺忠直。

早晚吾將歸故鄉。

蝴蝶夢中五十年。將身但合老林泉。冥行走入深坑裏。空負良朋意戚然。

千里風塵到帝鄉。懸懸念我我心傷。喬陵安得還相遇。共醉桃花流水傍。

偶有感五首

字

吾狂歲歲繫燕臺。一盞濁醪百慮開。醉後自忘安險處。誤將囚所作蓬萊。

吾衰久不念東周。那惜斑毛出髮頭。海宇昇平天自造。可能一手障狂流。

吾心原來解深思。宇宙安能獨任之。力薄不堪身萬死。踈愚空使後人嗤。音鳴笑也

老夫經歲卧囚窓。慨世憂時念益長。白日似憐吾寂寞。故
從小隙放餘光。

當年祇抱素冷羞。一日踈狂七載囚。安得此時廊廟上有
人聊為我皇憂。

乙巳年復被繫路作五首

白衣黑馬出鄉城。飲餞多君揮淚情。世上誰無生死路。不
須分袂嘆危行。

漂零四海一孤踪。眼底顛危悲路窮。共說君恩天浩蕩。
還期故里再相逢。

涉險猶餘詩興狂。回頭馬上別金陽。驛丞平生曾次他

無慮。一念還為天下傷。

遙向北邙哭范滂。皇網復為漢人傷。諸賢不向幽中死。剖

枉心無符後殃。

三木如堪及俊良。殺身不必慮深長。校屍近有黃河在。誰

肯將來葬首陽。

遣懷

旃

霧斷長天萬里空。遭迴日暮倚東風。紛如自是人間事。不
介悠然曾次中。

雪茶

作

霧後飛來滿太空。巧將輕片舞條風。六花烹作六安水。一氣都留玉盞中。

殘雪二首

瑤花不但遍燕山。幽地虛池總一般。只恐春風吹得急。徘徊再賞片時閒。

同雲知不再。凄凄當午陽。暉照故遲賞。汝笑無春脚。味興來。但有感懷詩。

恩章秀才去年章生皆前曾種

多難不須日嘆嗟。男兒身到即為家。堦前一片雪融處。餽我春深復種瓜。

送趙大尹出獄

我在關西子在東。百年適得此相逢。從今音問千山隔。人世真如一夢中。

讀蕭處士行狀

紛紛落到靜觀中。一點浮雲散太空。老筆千年心事在。未須身後問窮通。

初聞黃鸝

共步園庭佳樹陰。逍遙因見古人心。囚居莫道無真樂也。
有黃鸝送好音。

送人歸秦

春到燕臺策馬還。文旌指日度函關。故人若問園中興。道
與山林總一般。

送緒山出獄三首

每道別離今果離。是誰懽喜是誰悲。共將心事常相憶。記
我丁寧四首詩。

兩共幽園霜雪寒。而今離別要相懽。願君分袂毅然去。莫

向鉄門回首看。

二載相逢一旦離。徘徊孰令我心悲。此時此地真難得。說
與兒孫世講之。

寄偲母

借老糟糠重德音。園門無柰兩年深。寄來秦樹三囊棗。見
汝憂勤一段心。

送張本禮歸二首

弱冠交遊三十年。乃今如此共天邊。送行詩自獄中寫。安
得不令我惻然。

送君不肯淚漣漣。知為男兒心志堅。歸去朋友來訊問。道
吾長夜已三年。目斷秋雲遠。盍簪側身西望。淚沾襟。再將半紙新詩出。寫
我留連不盡心。

哭翟尚書

哭罷浦周已五年。悲懷今日復潸然。兩行出自中心淚。一
洒尚書樞板前。

補衣口號次晴川公韻二首

夜補囚衣蓋可穿。知君手段自心傳。成周誰是真男子。千

古人誇山甫賢

會補清霄神慢穿。昔人妙訣已無傳。高高在上真難措。煉
石惟聞媧氏賢。

夜懷緒山

止

獨坐更初有所思。悠悠令我心如飢。誰教咫尺同千里。安
得夢中一見之。

謝郭平安惠衣

賜服見君憐我深。范滂肯負郭公心。從今少洒憂時淚。珍
重不教沾素襟。

送趙白樓

與子周旋風雪中。留連送出白樓翁。我曹莫道別離苦。此是聖朝圖國空。國音陵國音語

張公弼

抱痛周君意獨深。樞前一哭淚淋淋。昊天於此昭明處。照見先生一念心。

往年一士夫勸勿作詩作此以曉之八首

罪人豈是好吟詩。詩是罪人撥悶時。成後朗吟閒自咏。融滿目見天機。

根音銀

天機滿目是襟懷。滾滾都從詩上來。付此卷舒同大運。豈容一念自安排。

安排了得見人心。只向天然分上尋。要識此間真氣象。茫茫宇宙更無垠。

無垠所向在先難。一本從來非二三百慮根。原由此出天人未可兩般看。

罪人豈是好吟詩。詩是罪人自得時。獨吟一聲心已解。此身此罪正相宜。

此身十載卧松雲。千古真傳愧未聞。中夜思量年少事。雪

窓曾讀北山文。

雪窓若向靜中尋。得見昔人藏用心。舉目霄壤皆可樂。沂源正是此曾襟。

沂源到此幾千年。鄒魯心神在簡編。誰識真陵數枝草。青靑日夜秀窓前。

和人韻四首

能從定裏息奔馳。即是天人合一時。往哲藩籬吾剖破。動無方所靜無私。

病潛隱處最難醫。拔去深根思匪夷。舜蹠相懸初未遠。差之千里自毫釐。

戶成人自此間出。闢闢真機湏了之。却笑紛紛禦寇者。徒勞破屋欲何為。

一原萬象皆同有。要把心從此處知。善到公時多少大。湏知無我是無私。

讀詩經衡門篇

肥遯高風百世師。衡門愧子獨棲遲。洋洋沙水今猶在。還有幾人能樂飢。

黍離

眼底興衰忽變遷。每將心事問蒼天。農夫不解行人意。知說離離是有年。

幽風

碩膚一遜德愈光。歎自東人樂繡裳。不有風雲雷雨動。鴟鴞豈易悟周王。

和題扇上漁翁圖二首

滿江秋月照艤明。水國雲鄉老此生。常慮中宵風雨變。孤舟時向岸頭橫。

一見風波即放蓬。徐徐再訪斗牛宮。將吾心事頻思檢。慚

艤音坐平

槐烟篔江上翁

送人出獄

相逢相別兩經春。分袂情懷見子真。此後金吾門外過。念予還是困中人。

送人歸蜀

雍山蜀水共封疆。送子教人偏感傷。歸到秦關停馬處。好將多難報吾鄉。

示姪休四首

旅舍空時家又空。秦關燕塞路難通。吾兒莫道飢寒苦。君

子原來亦困窮籍

門掩隙塵客舍空寂寥人久在園中但願聖明恤狂直
爾曹與我再相逢

昔年送我古祠中見向西行我向東此日音容如萬里各
將一念叩蒼穹

縲絏兩年骨肉離幽園客舍日相悲爾曹知命須寬慰世
道艱危古有之

謝人賜錫米

遠將德惠過園墻未帶商風滿屋香可奈窮囚深恨處思

君高義不能忘

閑作二首

五年夜夜鎖客囚還餘鄉夢逸林丘白頭未了乾坤事一
息常為汝輩憂

天涯歲月自幽囚老去無須念首丘未了平生身上債不
圖今作汝曹憂

哭浦周二公

二子殺身良可傷老夫念念不能忘欲將往歲顛狂事同
到九原笑一場

禹卿歸秦仕見留此難於為別以此慰之二首

道義真原宜早尋况逢蘭若又深春男兒本是四方客離
別何須苦動心

良朋萬里此相尋為念艱危歲月深安土敦仁賢哲事男
兒何處不寬心

贈人

送別微門各感傷好將事業繼萑黃如逢潼上劉君子道
我囚中兩鬢蒼

讀微子篇

聞卷悠悠憶昔賢知將人事委蒼天千年王子憂心在老
淚而今墮簡編

送孫寺丞二首

費

不信榮華有是非幽縲終日掩園扉世間滿眼愁人事忽
見孫郎能早歸

流連白首嘆知幾日見庭柯黃葉飛安得一朝携手去與
君共採首陽薇

九月節

九天風色夜蕭蕭此日君門萬里遙不是諫臣愛一死殺

身恐累 聖明朝

獨酌

獨酌燕山春甕香。暫開宇內一愁腸。醉看榻上無長物。惟有孔家活世方。

夜夢四老人。俱彷彿百餘歲。衣冠古朴。氣象莊重。皆天然。不事矯飾。同坐一木甕。予趨前長揖。四老人俱起。答之淵默無一言。覺猶宛在目中。以詩記之。丁未正月初三日早間書。

或是商山四老翁。來吾夢裏一相逢。鳳凰千仞當年意。固

在平生寤寐中。

白塔寺老僧號孤松。與予素未相識。予辛丑年春下獄。是年秋燕山申大用以事被逮。告以孤松當予凶危之際。日常流涕為予焚香誦保安經。祝不死。當時一聞。即以詩紀其事。每擬出獄。必求一相見。乙巳年秋。暫歸田里。以迫促速行。未遂夙願。今復下獄。踰年聞孤松已謝世矣。因述當日所作。復繼韻悼之。見予未忘孤松也。

聞申大用告孤松。祝予不死作

普天吾欲振頽風。墮入無涯淵海中。誰誦保安心更切。令人日夜憶孤松。

聞孤松謝世繼韻悼之四首

楚江漁父惜回風。千古同歸一夢中。歲月不堪人事變。酒吾雙淚痛孤松。

深深塔院鎖薰風。虛想形容入夢中。當日孤松曾念我。而今我復痛孤松。

蕭蕭松影遠紅塵。海宇相關一念真。悵望幾年空步履。還從此地一沾巾。

幾年欲接上人風。憂世襟懷與我同。看到乾坤終始處。紛紛眼底總成空。

夜夢一人頭戴紗帽無展翅。謂諸葛孔明也。予揖而就之。謂予曰。塵世富貴何足道哉。唯唯。既覺漏四鼓矣。以詩紀其事。丁未年六月十四日四首。

夢裏從容揖孔明。回天事業竟難成。出師兩疏心千古。可。是巍然三代英。

隆中運策三分定。渭上屯田一念深。星殞營中旋義旆。祇成當日受遺心。

天厭東京久自虹。輿圖分豁竟難同。漢皇值此顛危日。空
向南陽起卧龍。虹音洪

漢賊從來難兩立。蜀川偏據未為安。只教千有餘年後。五
丈原頭秋夜寒。

哭姜郎中

一世光陰半世終。宜將運數委蒼穹。吾心猶有難堪處。老
淚哭君是獄中。

靜裏閑談古與今。超然物外是宵襟。相逢獨有難忘處。夜
雨東風一片心。

詞有感

踏莎行

黃葉蕭蕭。西風浩浩。狂中忽訝寒先到。每將心事對晴天。
肯因窮老傷懷抱。○浮漚古今。雲雨世道。謾把榮辱堪作
笑。男兒何事襟懷。自有鳶飛與魚躍。

沁園春 侵去声

金風轉律。流光暗易。壯士蕭條存丹天。一點點。自陶濯。一
身幽困。兩歲長宵。知作閑事。樂天委運。念頭此外更無勞。
靜坐間。把宇宙踪跡。閑慮一遭。○生平努力相高。都做了

角山遺稿卷四
灰蕩與塵消。看世事多般奇巧。巧於人何有也。自逍遙。
狂風迴亂。浮雲翻轉。莫休莫歇。枉分撓。適懷抱。擡頭窗外。
秋雨蕭蕭。

紫

又滿江紅

炎暑方闌。忽驚眼。庭前一葉報新秋。蟬鳴深樹。日暮悲切。
嘆息人世。千年事空老。英雄豪傑。

○門掩後孤燈滅。○窗照清夜月。靜思量。教人愁腸結。幾時恩詔歸田里。絲綸隨處少遮迤。莫道他渭水子牙翁。膏臆別。

踏莎行

天道昭明。人心不死。一理綿綿貫終始。消息盈虛總循環。
須知萬古皆如此。○君父恩德。臣子忠義。存吾之死矢靡已。
留取丹懷日浩然。天地無窮永相倚。

百年運數。一旦遭逢。天涯長夜嘆夢夢。未惜宇宙托蜉蝣。
空餘禾黍慨王風。○眼前靡靡。心上忡忡。難免幽園今固窮。
仰視青天與白日。冥冥照我此丹衷。

志扶顛。身陷網羅。先憂特為此心多。氣吞天際長虹勢。
手障人間東逝波。○樓上秦曲。軍前楚歌。英雄羽客總消。

磨惟有忠靈永不散。與君携手吊湘娥。
孤懷炯炯天畔茫茫。北風日夜此幽窓。秦館兩行七日淚。
燕庭一片五月霜。○月臨日照地久天長。不盡當年烈士
傷。遺下霄壤千古恨。總出人臣忠義腸。
霧隱棘墻露低庭樹多難悠悠。今未已百年世事總成空。
一笑翻復任眼底。○地角鄉關天涯因。固回首君門幾萬
里。豁然蘆杖步園堦。西風吹散燕山雨。

聯句

獄中看花聯句

每過花前動我思。○山雨餘復見長新枝。聯乾坤生意原無
盡。○晴物理乘機默與移。山向日一心終自赤。盈園諸品獨
無緇。聯耐寒松柏千年秀。與爾同當天下奇。山

看花聯句七言律二首

粉牆斜倚似含思。聯真蓋傾陽正滿枝。雨露時從天上降。
山根菱魯向園中移。聯無邊心事終懷赤。滿眼風塵不受
緇。溪雅態自堪供玩賞。何須解語始為奇。聯
誰云仁遠未之思。物邇還憐一兩枝。開落隨時皆自得。晴
晦明向日更難移。山雖無脂粉容常艷。便出淤泥色不緇。

一種天香元自異。姚黃魏紫未為奇。

聯

大司馬聯峯老先生壽誕同難王子言具酒邀予四人為先生壽坐中聯句得五言古風七言律各一篇

乙巳年夏四月十九日書

此辰當此地。盃酒喜相從。感極寧辭醉。衰顏肯近紅。

此聯

逢天地解。雷雨滿長空。晴憂國憂民意。宇宙浩無窮。

此聯

文千古會聚樂一家同。談浪迹形骸外。高情俎豆中。

此聯

憐幽陷裏。各欲反淳風。解他年林下樂。須記此情濃。

此聯

又

難中此日逢初度。聯嶽降曾聞生甫申。雷雨經綸占大手。

晴風雷遭際愧賢紳。伊周事業應無分。聯黃夏淵源却有

真。解願得八荒開壽域。普天稽首誦堯仁。晴

看花聯句

看花忽爾動遐思。憶昔長安得意時。今日看花雖異地。此

花亦與人相宜。聯隨身着處忘并降。信步趨來履險夷。恠

得幽中懷抱好。與同賢哲坐東籬。解人心誰謂不如古。造

物從來豈有私。晴好景縱觀皆樂地。從教無日不相隨。義

百年顯晦渾閑事。一笑榮枯更勿疑。談但願此心常共赤。

何須殊色與爭奇。聯要知展轉艱危裏。天欲吾曹慎所之。

斛南北朋簪非易盍。乾坤脚板豈難支。晴真機每向花前

得。終不逢人一皺眉。莫道看花淹歲月。恩光指日是歸期。

山斛

又

與君斯邂逅。一葉報新秋。斛名姓誰見道。斛山。心怯愧爾

儔。華盍簪如有像。麗澤復何求。晴亦重朋來義。相期到白

頭。訥

園中聯句酌酒

天涯今日共幽囚。各為當年天下憂。斛消息知宜觀大易。

浮沉總付與清秋。巽風雷自是交相助。聲氣何須更別求。

晴川醉裏悠然塵世外。相看真是泛虛舟。

復酌送巽峯出獄聯句

共傾一盞送君行。不盡幽園此日情。斛塵世偶然開笑口。

丈夫寧肯負平生。晴豈為湖海新賓主。當是乾坤老弟兄。

巽天際輕陰旋即散。他年還共論誠明。

語錄附

論學

角山遺稿卷四
天命謂性。天人一理也。率性謂道。動以天也。修道謂教。求合乎天也。戒懼慎獨。自修之功。至於中與和也。中和性命本然之則也。能致之則動以天矣。故其效至於天地位萬物育。

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是言當戒懼之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言當謹獨之意。應酬是有睹有聞。不睹不聞。是無所應酬之際也。如出門使民。是有所應酬。則有睹有聞。或問程子。未出門使民之時。常何如。曰。此儼若思時也。儼若思。即是戒懼恐懼之意。為功夫尚未說到極至處。故又

提慎獨二字。使人雖在暗室屋漏之中。一念發動之際。儼然畏懼。不可少怠。不敢少息。則天理常存。私意不萌。純一不巳。而合乎天矣。

中和心之本體也。未發之中。萬物皆備。故為天下之大本。已發之和。大經大法所在。而不可虛。故為天下之達道。怒與哀中節。皆謂之和。

致中和。止至善之云也。天地之位。我位之也。萬物之育。我育之也。

君子之中庸。中庸人理之常也。小人反中庸。豈人理哉。時

中者默識其理而妙宰物之權也。若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豈時中之道哉。小人則率意妄為而已。

天下之道至中庸而極，理得其會同，義至於入神，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民鮮能之矣。

董常問文中子：聖人有憂乎？言天下皆憂，吾何獨不憂？又謂樂天知命，吾何憂？何必如此說？聖人固未易及，然常人一念之發，得其本心，則與聖人之心無以異，但聖人純亦不已，衆人則或存或亡而已。憂樂皆人情之常，而本於性也。豈聖人獨有樂而無憂乎？若曰：樂天知命，吾何憂不成？父母病，聖人亦樂天知命而不憂乎？豈人理也哉。

漫錄

夜初靜坐，少檢點。日間言行，因司馬溫公論盡心行己之要，自不妄言。始夫不妄言，所言必皆當理，非心有定主，豈能至此。故輕躁鄙背及事務瑣屑，無益身心，而信口談論者，皆妄言也。因書以自戒。

作一好事，必要向人稱述，使人知之，此心不定也。不知所作好事，乃吾分所當為，雖事皆中理，纔能免於過惡耳。豈可自以為美，才以為美，便是矜心。禹之不矜，不伐，顏淵無

伐善無施勞。此聖賢切已之學也。

與人論事。辭氣欠平。乃客氣也。所論之事。雖當於理。即此客氣之動。便已流於惡矣。可不戒哉。書以自警。

予久處獄中。粗鄙忿戾。畧無貶損。粗鄙忿戾。乃剛惡也。負以終身而不能變真。可哀也。因思橫渠貧賤憂戚。玉汝於成。乃惕然驚省。嚴然愧耻。今日患難。安知非皇天玉我。進修之地乎。不知省愆思咎。而有怨尤之心。是背天也。背天之罪。可不畏哉。

予繫此四十一月矣。邏者日在側。覘予動作。有甚厚。予攜

壺酌以伸問者。後一人來甚橫逆。予卧於舊門板上。潭之以席。其人皆扯毀之。謂予罪人不宜如此。又往往發其厚予者。使人知之。曰某日某皆替獻其處者。蓋令其得罪以見已薄之。為是有蘇喬二人皆厚予者。乃忿忿不平。揚罵曰。是固無傷也。予非私交化外人。雖得罪亦何憾。

予與劉子煥。吾周子順之。同飯後。因論人才各有所宜。予謂二公自度。宜何責任。劉子曰。吾為孟公綽。可。周子曰。今日府州外任。勉強幾分。予曰。滕薛大夫。聖人固不許。公綽在春秋時。欲盡其職。亦非易事。觀於子產。相鄭可見。然則

孟公綽亦不可輕看。一人因狂病迷謬入朝立御座上。捕下法司擬重獄。成未決其母詣登聞鼓稱寃。順之在吏科時直受鼓狀。遇此事未為准理。順之因問予使公遇此事當何如處之。予曰當論其狂病誤犯不可加罪。但罪守門者失於防禦則可矣。劉子曰當封進鼓狀使朝廷知其以病迷。下法司從末減可也。順之曰此固皆是。但如此為之必得罪。以此小事得罪吾不欲也。劉子謂論人無罪不當殺。恐非小事。予曰此皆論利害。未說到義理處。若論義理則當為即為當止。即止豈計得罪。順之以為然。

好議論人長短亦學者之大病也。若真有為己之心。便惟日不足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時時刻刻防檢不暇。豈暇論人學所以成性而已。人有寸長取為己有於其所短。且置勿論。輕肆辨折而無疑難。涵蓄之心謂之喪德可也。此予之深患。不能自克。可愧可愧。

道心人心。只以是與不是求之一念發動的不是。則為人心。道心極難體認。擴克戒謹恐懼之功。少有間斷。則蔽錮泯滅而存焉者寡矣。故曰惟微人心一動。即在凶險路上行矣。喪德滅身亡國敗家。由於此。故曰惟危。所謂卿士有

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內作色荒外作禽
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則人心之危
真可畏哉。

易謂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予又處困難。
亦時以此自慰。但罪惡深重。為世道之損者甚大。仰愧於
天。俯怍於人。襟懷滯礙。鬱抑不安之時常多。

心靜則能知幾。方寸擾亂。則安其危。利其災。禍幾昭著。而
不能察矣。况於幾乎幾者。動之微。而吉凶之先見者也。所
謂先見。亦察吾動是與不是而已。所動者是吉。即蘭於此

矣。所動者不是。凶即萌於此矣。吾思向少離於道。則步履反
疾。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故學必有以慎獨為貴。

予稟賦粗鄙。動輒乖謬。夜間靜坐。思此身過惡。真不自堪。
真難自容。可謂虛負此生矣。年已五十。血氣漸衰。老景將
至。始自知過。則已晚矣。可勝嘆哉。尚幸殘生未泯。欲自克
勵。求免於惡。終耳。書以自警。

顏孟二大賢。雖氣象不同。而學則以未始有異。顏子之學。在
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違仁。不遷如怨不貳過。孟子之集義養
氣。擴充四端。求放心。存心養性。以事天。則亦顏子克己復

禮之學也。

天下萬變。真妄二字可以盡之。位偏蔽者妄也。本體則真也。學所以去偏蔽之妄。全本體之古。全則道本於性。性純乎天。立人之道始無愧矣。天地亘古亘今。但有此一箇大道。理則亘古亘今之聖賢不容更有兩樣學問也。

見獄中或有警擾呼左右問何事。久而思之。此動心也。身居此地。須要置生死於度外。刀鋸臨之。從容以受。致命遂志可也。此正是為學用功處。因田心劉元城翰睡是何等官懷。可謂毅然大丈夫矣。

今日早起朗誦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一章。即覺襟懷開洒。心廣體胖。有西銘與物同體之氣象。此心易至昏惰。須常以聖賢格言輔養之。便日有進益。

士之處世。須振拔特立。把持得定。方能有為。見得義理。必直前為之。不為利害所怵。不為流俗所惑。可也。如子思辭鼎肉。孟子却齊王之召。剛毅氣象。今可想見。真可為獨立不懼者。若曰事姑委曲。我心自別。即自欺也。始或以小善放過。且不可為小惡放過。且可為之。日漸月磨。墮落俗坑。必至變剛為柔。刻方為圓。大善或亦不為。大惡或亦為之。

因循苟且。可賤可耻。卒以惡終而不知矣。此由辨之不早。持之不固也。書以自戒。

涇野呂先生過某府太守侍坐。太守子讀書樓上。聲徹於樓下。太守令止之。曰當微誦。恐損傷。既又促左右以時進食。曰勿令飢。又戒之曰當為掖之。恐或蹉跌。先生謂太守曰。公之愛子可謂至矣。願推此心愛百姓可也。遇順德府太守餞於門外。餞所近府養濟院。先生以饌食一卓。令二吏送院中。謂太守曰。以公佳饌與無告者共之。願公體我此心。以惠恤鰥寡可也。訥溪周子述以告予。予為嘆息者。

又之。古人以離群索居為深戒。子貢問為仁。孔子告以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使志道君子常得與先生相親焉。獲覩德容。聞至論。以自警省。不患德之不修。而政之不善也。嗚呼。仁人君子之言。其利溥哉。

智者自以為不足。愚者自以為有餘。自以為不足。則以虛受人。進善其無窮矣。自以為有餘。必無孜孜求進之心。以一善自滿。而他善無可入之隙。終亦必亡而已矣。書之以自勵焉。

平生所為得失相伴。求欲寡過而不可得。幽囚坑久。靜中

頗覺省悟。始有向學之心。然殘損餘息。血氣漸減。策勵不
前。虛生人世。與草木同腐矣。可媿哉。

早起散步園階。日升東隅。晴空萬里。鳶鳥交飛。不覺襟懷
開洒。萬慮皆空。因思曾哲沂水氣象。亦是如此。癸卯歲季
冬十三日書。

古人立已甚嚴。其責人甚恕。今人立已甚恕。其責人甚嚴。
孜孜為已。不求人知。方始是學。

夫子答顏淵為仁之功。在非禮勿視。聽言動。居高位。有高
位的視聽言動。居下位的視聽言動。處患難。有患
難的視聽言動。臨死時。有臨死的視聽言動。道無不在。

予與劉周二公倚園牆北向坐。一人解於北牆下。相去甚
近。二公訝之。曰。何不少避。予曰。此鄭瞽人旋於宋朝之意。
蓋謂我無所問也。

甄音專

因置一甄。奠食碗。置之未安之處。此心不已。必欲既安。然
後已。將一箇身心。不會置之安穩之地。如箇無稍工之舟。
漂蕩於風波之上。東風來則西去。西風來則東去。是何道
理。則是置此身心。不如置此甄之敬慎也。

六月初八日夜。初寢。夢一男子。長身少鬚。鬚間白。呼爵相。

拜曰予王陽明也。數談論未嘗自言其所學。語未畢忽驚寤。予瞿然曰。是何先聖先賢來此以教我乎。或慷慨殺身於此地。如劉忠愍之類者。相與邂逅於夢寐乎。明早當焚香拜謝之。俄而屋脊隆一小甍。塊於卧傍木板上。聲震屋中。守者驚起。初九日早辰記。

初九日夜夢一廟中塑伏羲像。所服甚古。雜以洪荒草服。一人講易十三卦制器尚象之義於廟。問之乃程先生也。聽有儒士二人。予入獄中四十一月。夢關義勇武安王與予遇者三。亦有無言時。亦有數相語時。

傳音酬

連日天雨。獄中木板皆濕。予體弱少食。固思小兒在外。父子五年不能相見。衣食不能相顧。時張道全。伍天儔。二生皆在外。候予與小兒同處。數日消息未聞。為之戚戚。又思素患難行乎患難。事至於此。皆天命也。當安受之。陳少陽歐陽徹二公。未嘗傳贊為臣。以言語自任而殺其身。况予論思之職。敢不盡臣子一日之心乎。盡此心以求自慊。則或死或生。豈可逆料。

音羅去

予居此四年。邏者候予有言。日必錄。予頗聞之。每見未嘗一言相答。有以予不言回報者。必管之。有以其言作予言。

以回報者又以不似答之於是邏者窮矣多以情相告求
予言以免其咎且曰事關於忠義者願得數語予應之曰
吾奏章數千言字字是忠義句句是忠義乃以為非所當
言而深罪之今若以忠義騰口舌於爾輩之前是吾羞也
一邏者求予有言情甚切至予應之曰語出於無心者公
記去則予心無愧若出於有心是故為巧語轉移天聽以
苟免罪難也予實羞為况一有此心是即機變之智巧舉
平生而盡棄之天必誅絕使即死於此其人慘然曰公之
心如此予再不復求公言矣

又一邏者告予曰今日好言語上之矣問之乃太甲篇天
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又繼之曰我乃自作孽者故
罪至於此予應之曰吾為言官天下事皆所當言往時一
疏上為朝廷下為蒼生宗廟社稷萬萬年深長之慮
豈自作孽者其人默然

晴川劉公陞工部將之任冢宰羅整菴翁家居劉公辭行
整菴贈之以詩既劉公下獄與予誦之予與緒山錢子皆
依韻和之後人傳其詩於整菴處近一士夫來京整菴公
語相告曰向日得詩和答以具但欠推敲未可寄去予曰

此非欠推敲也。元老大臣家食十年未嘗以書簡通權貴。乃以一詩交罪人可乎。此老可以為法。甲辰年六月十二日記。

癸卯年二月內馬主政拯以事下獄。馬十九歲發解廣東。二十舉進士。任工部主政。器度識見人未易及。告予曰。聞近士夫言自古人主有本事者。惟秦皇漢武兩君而已。予應之曰。否。自古人主有本事者。惟堯舜文王而已。堯在位百年。萬邦時雍。治極當亂之時。而子冊朱又不肖。堯乃尋一箇舜。將天下分付與他。愈至於治。舜在位五十年。四方

風動亦治。極當亂之時。其子商均亦不肖。舜乃尋一箇禹。將天下分付與他。亦愈至於治。文王深仁厚澤。延周家之基業。至八百年。堯舜文王以天自處。氣運興衰不在於天。而在我。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也。其本事何大哉。秦皇剪除六國。焚棄詩書。掃滅先王之迹。而惟任一己之私。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漢武承文景之富庶。若委任賢俊。取法先王。則禮樂可興。故以多欲亂政。窮兵黷武。至於海內虛耗。幾致顛覆。非有昭宣繼之。則漢之天下未可知也。若二君之所為。適足

覆宗絕祀而已。烏在其所謂有本事哉。且使人主不法堯舜文王而法秦皇漢武。是啓其殺伐之心。而欲以亂天下也。其所言謬妄亦甚矣。馬出獄數月以病卒。予甚悼之。間步垣中井上。日色慘淡。光景寂寥。下視井水湛然清澈。因思井漂不食。為我心惻。為之感然。

嘉靖乙巳年九月初五日。朝發濬縣。晚宿林清店。店主醜惡。買麵食用醋。其人吝。從者曰。此不過費銅錢一文。其人應之曰。雖與十文。吾亦不賣。又欲買小米。次早作粥。其人亦固拒之。予聞矣。呼從者止之。曰。再勿與語。此數家之際。

地。或有賢者無招客屋。而有屋者。又非賢。因思昔人言堯舜以天下讓。而世之匹夫爭半錢之利。人品相去。何啻九牛一毛。易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此市井之常度。其識見止此。無足怪也。

大人當治安之時為危亂。小人以危亂之時為治安。皆此小也。也有大人之向慕。有小人之向慕。有大人之識度。有小人之識度。有大人之作用。有小人之作用。此天地生物之不齊。教化之施。固有要。而以宇宙間事為己責者。不可不慎也。乙巳年九月五日。燈下書。

論文

文章以理為主。以氣為輔。所論純是一段義理。是以理為主。辭氣充盛渾厚。不覺軟弱。是以氣為輔。須育中正大。不以偏曲邪小之見亂其心。又廣讀聖賢格言。以充養之。如此則舉筆造語。皆自育中流出。其吐辭立論。愈出愈新。而無窮也。如取之左右逢其源也。其騰匯洩蓄。流轉渾厚。波瀾汪洋。如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其光燄發揚照耀。昭灼如日月中天。深谷窮崖之幽。花石草木之微。青者自青。白者自白。仰之以生輝。觸之而成色也。

彌災變安黎庶以固邦本疏

此乃先生行人時第一疏今存之

行人司行人臣楊爵謹

題為彌災變安黎庶以固邦本事臣於嘉靖八年

十月內承

制往湖廣公幹即今事完回還臣知

陛下哀憫斯民之心。懸於閭閻之下。凡四方利病。民間休戚。必欲聞之。故今謹述所過地方。災傷生民可痛之狀。為

陛下言之。南北直隸。河南。山西。陝西等處地方。當禾

苗成熟之日。蝗蝻盛生。彌空蔽日。積於地者至三四寸厚。將禾根食之。皆盡。居民往往率婦子。將蝗蝻所食禾苗。痛哭收割。以為草芻之用。其他蝗蝻稍少之地。禾苗食有未盡者。頗有秋成之望矣。未及成熟。嚴霜大降。一時盡皆枯槁。遭此災變。民失依倚。去年冬月。民所資以為食者。皆其先時所捕曬之。蝗蝻與木葉木皮等物。當此之時。民之形色顛悴。雖甚可哀。而死於道路者。尚未多見。比及今春。臣復經此地。每見_此死尸骸。積於道路者。不可勝數。又見行者。往往割死者之肉。即道傍烹食之。又聞有父子相食者。井陘縣一日。而縣官獲殺人食者三人。臣聞之。拊膺大痛。食不下咽。自謂有司必能具奏。

聖明在上。聞有是事。必至流涕。比臣到京。聞廟堂之上。救民之死。非其所急。而所議者。郊社之禮耳。微臣憂國愛君之心。切於中。而不能不有所言也。昔者漢文帝之時。家給人足。海內富庶。賈誼上書。統

曰可為痛哭。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不可謂安。况於今日時勢當何如耶。古聖王之治天下也。生養遂而后教化行。教化行而后禮樂興。方今災傷之地。生民死亡十有六七。存者起而為盜賊。雖稍有積蓄之家。亦難保於自食。其勢渙散。不可收拾。朝廷之上。舍此不之憂。而議合祀分祀之禮。是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祭。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也。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心離散。邦本不固。土崩之勢。可以立待。縱使周公所制禮文盡行於今日。亦何補於天下之亂乎。深念及此。可為寒心。不知

陛下宵旰之際。亦嘗慮及於此乎。左右謀國之臣。亦嘗言及於此乎。且南北分祀。以復先王之禮。非不可也。但今日救民死士之日。而非興禮樂之時也。自古國家衰亂。未有不由民窮盜起。而為上者不知憂恤。遂至人心離叛。而天命亦去。宗社不可復保矣。故臣之所憂者。不在府庫之財。不能徧濟天下。而但恐

陛下無憂勤斯民之心也。夫憂民即所以憂國。治民即所以治國也。

陛下日事經筵。雖隆寒盛暑未嘗少怠。臣知

陛下銳志太平而欲為堯舜之君矣。蓋堯舜之心。急於救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假使當時餓死之民滿於溝壑。有如今日堯舜之心。當何如哉。臣願

陛下上畏天心之儆戒。下憫斯民之死亡。不遑他務。專廣仁恩。移此議禮之心。區畫賑濟之策。以長活

民生。則皇恩浩蕩。孰不頌明明天子。深仁廣被。在在戴生我父母向之。搗腹待哺者。今有飽食之慶矣。向之妻子離散者。今有室家之樂矣。民心已渙而復收。邦本雖提而轉固。縱值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海宇蒼生。享太平之福。

聖子神孫。續萬年之緒者。端在此矣。臣不勝戰慄。儆場恐懼之至。親齋伏候。

聖旨

旨下發該部知道

四卷終

斛山遺稿後集卷之伍



信

誥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臣子志切效忠。危其身而不顧。

朝廷恩頒恤死。論其世而不遺。豈徒備乎彛章。實

以樹乎風教爾。故原任河南道監察御史楊爵。

剛貞成性。弘毅為心。兩疏叩閣。聞者為之竦懼。

而氣不少衰。十年繫獄。見者為之悲酸。而節迺

益勵被逮則握粟就道囊無僦舍之金放還則杜門讀書室有生塵之甑胡未及于召用乃遽至于淪亡是用悼傷特加褒恤茲贈爾奉議大夫光祿寺少卿錫之

誥命嗚呼死而不朽允惟正氣之長存久以彌光所藉華綸之永貴照茲寵命慰爾明靈

隆慶元年正月初一日

賜謚

誥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家于直言敢諫之臣常不吝貶贈追揚之典所以磨世且用褒忠爾原任山東道監察御史贈奉議大夫光祿寺少卿楊爵志慮堅貞行操清鯁爰從廷推拔實憲臺爾能正色陳規犯顏明諍激譴危論偶觸雷霆勁氣直聲增光

日月。囹圄。益明其志。歆歆。不忘乎君。天監純忠。人稱孤介。第副卿。渙寵。差足慰此幽貞。而名號。靳揚。似尚羈乎輿望。茲特謚爾曰忠介。錫之。誥命。夫危身奉上。實副乎忠。執一不遷。允符乎介。足稱不朽。真可以風。祗服命詞。永光來世。

制
誥

萬曆二十年十月十八日

之
寶

斛山先生行實

先生姓楊氏諱爵字伯脩。號斛山。富平縣党林里。獨戶村人也。世居萬斛山之陽。因號曰斛山。云生而美姿。身長七尺。穎異剛介。取與不苟。言笑不妄。年二十始奮志讀書。終夜不寢。家貧苦無繼。處之資。恒以薪代之。兄靖任縣椽。御史案繫獄。擬重罪。先生徒步數百里。訴救甚力。被通械。監候在獄。讀書未嘗輟也。一縣丞因繫辱之。楊大尹至。見其文。驚曰。奇郎也。何得至是。即令在外讀書。時給以油。

薪資助焉。年幾乎自立之時。尚未入黌。聞朝邑苑落韓先生講明性理之學。負笈從之。苑叩其學。稱之不已。督學漁石唐公歲試。連置首列。薦之按院。慶其得人焉。嘉靖戊子秋。應試長安於食館中。拾遺金一粟。食畢待之少頃。遺金者來索之。館人先生詰之。遺金。即以實告。即以原粟付之。遺金即分金以謝。不允。請主於其家。是秋中鄉試。第三名。連登己丑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奉使湖廣。吉府蘭州。肅府河南。伊府。餽送堅却不受。曰。為士餓死。不食。

人非禮之食。凍死不衣。人非禮之衣。豈可受此餽耶。

世宗皇帝議追崇禮。被譴者衆。上疏云。臣奉使湖廣。眼見百姓飢餓。挈筐執刀。即割死者之肉。烹食道傍。縱使周公禮文。盡行於今日。亦何補於飢餓之民者。疏上待罪蒙

旨。該部看了來說。隨即戶部發廩賑救。全活者衆。任行人三載。壬辰秋。授山東道監察御史。權奸弄柄。嘆曰。古人朝拜官而夕上疏。吾寧尸其位耶。草疏。

將奏間衆以母老止之。遂告歸養。抵家母嬰疾。迎醫調治不愈。癸巳春正月母棄世。哀毀骨立。廬守墓傍。朝夕號泣。喪祭遵守家禮。在廬教人讀書。弟子來學者衆。天性亦從門下。先生天文性命之學。無不淹貫。一日講蔡子律呂新書。一二日尚未竟。究謂人曰。蔡子用半生功夫。方造此地。非後學之可及也。今之學者。務舉業之外。探理學性命者。能幾人哉。先生所得若此。而闕堅卧不起。按院薦云。守已勵無求之節。論事持獨見之明。三年廬守墓。

傍始終秉禮一簡不通。官府內外感乎。庚子秋。應詔起用。寄友人書云。大丈夫學周孔之道。懷匡濟之術。必懋勲業於一時。垂休光於百世。不虛生而虛死。斯可矣。豈以鄙末之趣。避林野稼穡糊口。與鳥獸同群者為見哉。區區欲策此駑劣之材。少樹尺寸之效。報

國家養育之恩。期不與草木同腐朽。此心此念。夙夜耿耿。但今弱病不瘥。未能也。是年九月入京。復授河南道監察御史。任職五月。巡視南城。不避權貴。

辛丑春二月初肆日上封事數千言備論時政闕失。

上震怒拏送鎮撫司監候十三日夜笞四十十七日復訊鞫笞三十拷掠備至晝夜梏鎖昏惑未醒數日獄卒以為死矣即以厚被覆面上至半夜嚮一聲通身汗沾被已離身矣先生畧蘇夢關聖賢來救云繫獄半載戶部廣東司主事周公天佐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浦公鏞上疏申救皆笞死獄中繫及五載乙巳秋八月十二日

上符馮神釋放發原籍為民抵家甫十日九月十一日

上密諭東廠拘拿錦衣二人至門拜

旨畢即行親朋哭送之臨行詩云白衣黑馬出鄉城飲餞多君揮淚情世上誰無生死路不須分袂嘆危行十月二十四日至京下東廠獄隨即轉鎮撫司照舊監禁復繫三載丁未冬十一月初五日

上夜建醮事宮中火起

上圍火中救出聞有神言呼及先生之名者

上驚悟傳

旨釋放次日詔云昨戌刻朕于大高玄壇夕禮懺文
畢火懋聰法衆值之四面火起圍處無逃者三十
餘未及二三刻宴宵山要安山右裏毡屋俱燬前
歲仙駕着放楊爵等諫言以為言我焚脩為當者
今果中之茲急先釋爵之故召卿等耳先生二次
繫獄共計七年出獄人情交慶以為君明臣任盛
世所稀觀者也獄中所著有周易辨錄中庸解詩
文數十卷自丁未出獄歸來以教授生徒為事視

不義之富貴漠如也至己酉冬十月十四日子時
以疾終於正寢臨終自著銘旌墓誌以表其心焉
嗚呼先生為子盡孝為臣盡忠大倫之篤舉無愧
焉若夫生平嘉言善行多矣茲僅於耳目之所見
聞者掇拾其一二以備遺忘以俟大君子採擇焉
隆慶六年夏五月知禹城縣事邑人門生由天性
撰

奉監察御史贈光祿寺少卿斛山楊先生傳
斛山楊先生諱爵字伯脩陝之富平人家故貧
母誕先生於媀家媀隣以火起群赴之則懸弧
室也長美姿容身滿七尺年二十始發篋讀書
無燈嘗以薪代夙夜攻苦有時之隴上耕即挾
書而讀意欣欣也兄靖少叅邑掾與前改令相
惡為直指使所捕先生徒步百里外申厥寃遂
并被逮獄中上書辭意激烈後尹見之曰奇士
也胡累至是耶立出之給油薪費督之學年二

十八聞朝邑韓先生講性理學躬輦米往拜其門韓先生睇詞氣行行壯也欲卻之父蓮峰老人謂曰意若非凡人數日叩其學詫曰幾失之既省語言踐履錚錚多古人節嘆曰畏友也督學使唐公校執首拔之嘉靖戊子秋應試長安就食館中客有遺金者先生守之客至持館人急先生詰其實還其金客謝弗取請至其家舍馬以書經舉第三名己丑登第授行人司行人奉使之肅府伊府吉府贄贈俱讓不授

世宗肅皇帝議禮多制作薦紳譴斥者甚衆先生上疏臣奉使湖廣地方眼睹百姓多菜色挈筐操刀劖葦肉鬻啖道傍假令周公禮文盡行抑何補於老羸饑饉之艱上之司舍待罪得

旨下民部發賑全活以萬計壬辰秋授山東道監察御史見枋臣弄威福草奏將劾之為鄉人親昵以有垂白母在于是浩然請告歸居母喪一遵家禮廬墓三年冬月竹筍生兔馴繞人咸以為純孝所感云服闋堅以不起行部使者交章薦

之庚子秋

詔起其家幡然戒行曰曩以母故不得舒吾志此一
時也何為區區策駑駘為復補河南道監察御
史辛丑春二月初四日上封事媿媿數千言大
約天下大事內而腹心外而百骸皆受病足以
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一則輔政者諛郭翊國
薺為巨蠹二則凍餒民閔不憂恤而為方士脩
雷壇三則大小臣工弗覩

朝儀宜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道流出禁內五則

挫折諫臣辭具載疏中

上震怒命錦衣使逮北鎮撫司推究考掠備至先生
一無訕被劓梏鎖中尻肉綻若懸珠手割之血
淋漓下氣息奄奄昧惑不自省守者以為死矣
土實被覆之半夜汗如雨復甦東廠日更伺言連以
上有蘇校尉宣來心惻苦楚狀拾重瓦間合處
尋被笞禡辦事役矣時有張子者同室職納橐
餽得緩死部郎周天佐侍御浦鉉以申救箠死
獄中守益嚴踰年工部郎劉魁再踰年吏科給

事中周怡成以抗疏下獄驢馬降心相與劇摩
脩詣繹四子諸經百家研精于易著周易辨錄
及中庸解若干卷詩文賡歌如是者五年乙巳
秋八月十四日
上虔脩萬靈明庭之儀祝釐得仙箕釋此三人者遂
與周劉由潞水逾臨清別而歸
上雖放此三人者其時熊太宰以諫仙箕忤
旨終未釋然後
詔逮之抵家甫十日也十月二十四日下

詔獄與三人俱繫復三年丁未冬十一月五日先生
籌易與周劉飲謂曰今須盡此杯明日出矣是

夕

大高玄殿火四發不可嚮邇火圍中恍聞呼三人名
氏者次日釋歸為民先生兩繫詔獄寒暑八易
其初苦楚若不耐久之而鼎鑊湯火飴如食飲
抵家以教授生徒為事解凍而耕暴背而耨與
農人同甘苦雖乏儋石之儲而瀟然無憂蓋園
扉中研心學問磨鏹精光展拓胸次真有涸人

寰空宇宙者而世上儻來富貴曾足以芥蒂其
日暝乎已酉冬十月九日猝大鳥集居處先生
不樂曰漢楊伯起之鳥至矣兆在我乎十四日
午時而歿年五十有七隆慶元年

穆宗莊皇帝肇極復其官追贈光祿寺少卿廕其孫

大高栢官左監丞

萬曆十六年秋吉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前吏

刑兩部右侍郎仙居吳時來撰

斛山楊先生傳

斛山楊先生余富平人也名爵字伯脩官御史
時以直諫顯世之人毋論識與不識咸稱為斛
山先生云當先生之生火光起自室中觀者咸
驚異之長而伉儷自立不苟為同異則嶄然頭
角矣家世清修先生又穎悟絕倫以故不具束
脯從授經每耕之壟上輒挾冊以從且讀且田
欣然無厭而其意則謂人當以聖賢為師取予
去就不稟古昔何所稱宇宙間時苑洛韓大司

馬方以理學倡明關陝先生獨師事之韓觀其
貌行朴如也已而叩其衷避席飲衽同時學者
皆自以為不及云伯兄靖故以掾中法無赦先
生徒步百里外為伸其寃械繫獄中吏卒苦之
甚先生從獄中上書邑令見而竒之出與語甚
恭推之食辭解之衣被則又辭亡何以弟子負
舉省試第三人明年成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出
使藩國饋遺一無所受其廉潔不污蓋天性然
已而授監察御史時權臣當國義所不可乃移

疾歸會其母老且病侍湯藥不解衣帶母卒踐
瘠踰禮廬于墓者三年有冬筮馴兔之瑞服闋
復起為御史稜稜氣節諸貴近莫敢干以私者
而所覩時事不勝憤抗疏言天下大計有五其
要謂方今災沴頻仍歲惡不稔輔近侍從之臣
爭為軟語以媚上勲戚若郭翊侯輩又魚肉小
民以取大利土木之工十年不息司衡錢歲費
不止億萬計朝儀間闕大小臣工無有奉顏色
聆天語者緇黃末流至濫充保傳之選其餘言

事諸臣若楊最羅洪先輩非死即斥去人人以
言為諱國家所以隆盛治荅天意者似不宜此
疏入

上大怒即命鎮撫司窮治其詞拷訊備至定死矣竟
不死戶部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鉉俱以救先生
箠死獄中而先生身幽囹圄者凡五年適

上以受釐故放先生歸里間
密旨命司隸踵其後甫至家而建繫者又至先生無
幾微見顏面即日從容赴北鎮司獄又三年而

始選

上之聖明保全諫臣如此教授里中貴人莫得見其
面疏粥敝履怡然自適五十七歲而卒卒之前
有大鳥集于庭公指以語人此其揚震鳥乎兆
且在我援筆自誌又惓惓以作一等事做一等
人教其子孫無他辭蓋先生苑若干年

莊皇帝以

世廟遺詔贈先生光祿少卿并錄其後生稱大忠沒
有餘榮矣先生為人脛直不阿意而內實忠淳

一切所行務合道理故身履危地遇每坦途當
先生被逮之曰天乃風晦冥不辨色都士人驚
相告語以為楊御史風及火災玄壇聞空中言
宜釋先生

上乃憶先生疏釋之得歸里比再逮出關濱危甚矣
晉義士匾壽亭侯祠祝先生老牖下仇士者負
匾持士竟匾遭回祿而隣屋宛然夫精誠通天
地而忠信格

九重此與區區口舌費阜囊中薄蹠者可同日語乎

孫氏曰自余先大夫與余言及余所觀揚先生
行事之概其孤忠勁節爛然耳目無容論已方
先生繫北司而所著周易錄及中庸解俱的然
可傳世諸所吟詠無憤惋惓惓語即漢所稱黃
霸何以遠過讀獄中疏草陳壘菽勸寬容雖被
萬死心無悔余爽然自失矣

賜進士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邑人立山孫丕揚撰

墓表

李楨尚實寺卿

斛山先生身久而名彌白寰宇中有知之士莫不
仰之如泰山喬嶽垂首屏息率望而走也先生姓
楊氏諱爵字伯修陝之富平縣党林里獨戶村人
世居萬斛山陽因為號故學者稱為斛山先生云
先生家素貧弘治癸丑冬十月二十四日母氏誕
先生媼氏家媼隣日火光起駭來視則懸弧室也
長美姿容身滿七尺頰脫剛方慎取與頰笑絕不

儉人蓋其性然也年二十始發篋讀書苦無繼畧
資嘗以薪代燈夙夜罔或不勤每之隴上耕即挾
書並耕而讀意欣欣也念人以聖賢爲師不爲人
下力行孝弟言行秉之忠誠兄靖少叅邑掾惡段
令申置重典至是十越年所直指使緝捕孔棘靖
逸去先生徒步百里外申厥寃被逮械遞犴狴署
邑事丞繫辱之先生從獄中上書辭意激烈尸見
而驚禮曰竒郎也胡至是耶立出之給油薪費督
之學年二十八歲聞朝邑汝節韓先生講性理學

躬輦米往拜其門北先生睇先生貌行行壯也歎
卻束修禮父蓮峯老人謂曰意若非凡人數日叩
其學詫曰縱宿學老儒莫是過吾幾失人矣既審
語言踐履錚錚多古人節嘆曰畏友也同門傳習
者皆自以爲不及督學使唐虞佐公校執連置首
列嘉靖戊子秋應試長安就食館中突一囊金在
候馬遺金卽至持館人急先生詰其實舉金付之
遺金卽謝寡取先生峻不允敦請家止宿馬是秋
以書經掇第三名詰歲己丑登羅洪先榜第授行

人司行人職維天子使將宗伯封祭儀遣宗藩行禮舊藩王重天子使來豐縉饋送以爲常先生行役三年徃雍之肅府中州伊府楚吉府且三儀物俱堅讓不受嘗自語曰爲士餓死不食人非禮之食凍死不衣人非禮之衣彼雖禮來名重天子使吾獨不重天子使耶嘗

世宗肅皇帝議尊親禮薦紳譴斥者甚衆先生上疏臣奉使湖廣地方眼睹百姓多菜色挈筐操刀割葦肉鬻啖道傍倏今周公禮文盡行抑何補於老

羸饒饒之艱上之司舍待罪獲下民部發廩賑救一時全活者萬計壬辰秋授山東道監察御史見枋臣弄威福拊心嘆曰古人朝拜官而夕上書吾寧尸臺端位奢耀榮耶草奏鄉人有闕之者偕親昵來環視莫可措手闕以恚白毋止之于是浩然請告歸母嬰疾危重脫養醫不可瘳癸巳正月卒躄踊號泣柴毀骨立喪葬一遵家禮廬墓傍三年孺弗躡城市冬月竹筍生兔馴統其徑人咸謂爲純孝所感云遠近聞公夙學牽率就廬野受業于

是讀喪祭禮為諸求教者解惑奄有終焉之志服
闕堅卧不起簡牘不謁公府再六年行部使者交
章薦之剡厥行不可已庚子秋

詔起其家幡然戒行曰曩母故不盡言今何拽戀乎
大丈夫學周孔之道懷匡濟之術必懋乃勲區區
策此駑鈍少樹猶為報國家尺寸與此長栖菟裘
孰若耶是年九月任河南道監察御史巡視南城
權貴斂手以避辛丑春二月初四日上封事媿媿
數千言大約天下大事內而腹心外而百骸皆受

病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一則今之輔政者
諛郭翊國聽為巨蠹二則凍餒民閔不憂恤遠為
方士修雷壇為媚竈事三則大小臣工久弗覩
朝儀之一宜乘時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道流出入
禁內非制五則挫折諫臣諛調乘隙競進辭具載
原疏中見者錯愕失色莫敢正視

上赫然震電為怒命錦水使執北鎮撫司監候究竟
其說十三日夜榜四十又三日訊鞫復榜三十榜
掠備至追交構者言先生一無誣是日都市風大

作人面不相覩京人呼為楊御史風其感動天地
如此先生身晝夜梏鎖中屍肉綻若懸珠少焉手
割之血淋漓滴地成池氣息奄奄日昧惑不自省
守者以為死矣被覆之半夜忽然一聲汗如雨甦
矣守者乃戒嚴不少弛右脛梏木轉合成瘡自分
必死園土冀速斃為幸東廠日更迭伺言連以土
蘇校尉宜來心測苦楚狀不忍耐拾重瓦間合慮
瘡自此尋愈宵人有譖蘇提督者管視辦事後筦
司者沮供食不進髮頰厄殆時有張子者同室職

約橐餽焉得綏死數月形體孱藥動輒仆地戶部
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鉉相繼申救俱箠死獄中守
益戒嚴閭習而無誰語踰年工部郎劉魁再踰年
吏科給事中周怡先後下獄驩焉降心以相從也
劇摩修詣繹四子諸經百家研精于易著周易辨
錄及中庸解若干卷詩文賡歌身世頓忘如是者
五年乙巳秋八月十四日

上祝紫姑仙箕釋放田里同坐周劉舫由洛水逾臨
清閘西去曾不意厥衛之施其後也抵家甫十日

綿衣將駕怙至拜手遂行親朋揮淚送別不為動
十月二十四日下厥獄旋轉鎮撫司禁苦楚復初
得章勺力厥使楊棟言獲自供米物繫復三年丁
未冬十一月五日先日籌易與周劉飲謂曰今須
盡此杯中物明日吾儕藉滿出矣恐弗似此時也
是夕

上建醮大高玄殿火一肆發不可嚮邇火圍中恍聞呼
先生三名氏者次日釋歸為民人服其先知云
先生兩繫詔獄寒暑八劫既出人情交慶主聖臣

直世稀覯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當復柱礎棟梁為
後人楷模先生曰嚶臣得歸骨于秦幸也敢不拜
賜自是專教授生徒為事解凍而耕暴背而耨與
農人同甘苦乏修石儲瀟然常樂無憂謾謾冷松
下風視變浮雲倘來之富貴罔芥蒂目睫矣已酉
冬十月九日粹大鳥集居處村北先生杖藜消搖
其處不樂曰漢楊震之鳥至矣兆在我乎十四日
午時而歿年五十有七易箚之日援筆題旌云五
十餘年生長人世未盡聖賢之道兩受天祿還形

地下難忘君父之恩其自立誌拳拳子孫從善為
言無煩辭北地李慎氏曰余歷相州每至商美里
城未嘗不展拜文王祠下登演卦臺徘徊四顧而
去噫嘻此大聖人所為也讀漢書蕭望之從夏侯
勝獄中受書事又未嘗不賢其人視死不二利害
不怵也大凡人之身罹大難慷慨殺身易若虺蜴
其身隳隳其行方悲號籲天乞延斯須假借而喘
不可得獨非具大材力大涵養視患難運來如蟻
蝨過耳烏能坦然由之與之化而齊哉先生苦人
所不能苦其所不能其求仁得仁無纖介尤怨
念夔夔齊粟惟願國底寧謐而工夫愈久愈邃常
編數絕天地人物吉凶得失之理探討淵微暢為
辨義一書與合志友交警身心比老于家動履真
確不愧百年身後之名豈非日月爭光川嶽競秀
軍人之仰之不能終諉也已

穆宗莊皇帝肇極復其官追贈光祿寺少卿廕其嗣
先生父攀母李氏祖通整其曾祖也上世無考配
張氏生男子四人長德教諭以嫡孫恒官贈文林

郎上林苑左監丞次仕偉侯俱庠生孫男十人長
即上林君伯德出承先生廢悌開泰慎愉仕出鳳
麟偉出效節侯出曾孫十人玄孫一人伯適追先
生事命楨表豎阡道揚休烈示來許用申之辭歌
以祀先生焉其辭曰

漢季清白大尉公曜靈炯炯照丹衷蚪蚪狼籍紛
磨礱手披六藝方庠洪鶴鱸暮夜燭雙瞳錯落銀
浦羅胃中銜見挽槍輪超炆千秋顛屹摩蒼穹萬
斛威蕤晃隴瞳騎龍寥廓下鴻濛焜輝伯僑趾鳴

雄虬鱗虎背搖青驄封狐杉鷄竹兔馮排雲閭闔
叫不通岸室可作蓬萊宮霹靂神珠走霧霧文章
何處覓頰風水壺玉衡緝熙功脫略縲綬罔自弮
八年厭見赭衣紅霜重鼓寒蘊甍氈海翻運走焰
燒空儻忽赤鏡開方東金距唱送襍禎翁黃帽火
耨瀉藥籠一日鵬鳥過林叢石裂夫驚逗前蹤苾
芬孝祀歲裡崇黑衣白馬回關潼朝陽孤鳳泣梧
桐依然沆瀣吸長虹

讀楊斛山先生文集說

王自昔志士仁人蒙難砥節吐辭舒憤伸剛大於摧挫之中發英華於沉頓之餘往往與日星爭輝風霆比烈越數百載而感人動物不衰也今夫三尺童子聞龍逢比干之名無不蹶然起立改容屈平之騷武侯之表讀之者輒呻吟咨嗟歎歎若絕流涕而不能自止若是者何也彼其忠義誠足慕尚故接其言而惻愴乎人之心廉頑立懦風後世而不窮也其裨于世亦不小矣

明興以來直節敢言之士未易具論論其炳炳者
世廟時稱二楊為斛山椒山先後並以言獲重遣下
詔獄椒山分死而死斛山分死而竟得不死死不
死勿論而其勁節英聲凜凜乎百世猶生則一而
已不佞僅能典謁時即聞先輩談二先生之名已
慨然有懷想見其槩迄今而常若形諸寤寐也者
頃以愚昧微

主上恩拔置西臺今奉

命視鹺河東斛山故關中人富平其里也竊有意乎

履先生之墟原而吊之既得先生文集于其孫頻
原公恒處盟手展讀不覺喟然而嘆曰吁向吾未
讀先生書意先生骯髒骨鯁古率裾折檻之流耳
乃今而知先生其所養有大過人者夫犯雷霆抗
萬鈞先生能之人亦或能之顧得于感激者易渝
發自意氣者易摧始未嘗不砒兀而卒茶然也先
生處囹圄者十年一日而不忘愛君鉞鉞刀鋸當
前而不為動震撼危疑九死而卒不少悔此豈悻
悻自負矯焉以近名者之所可幾及哉方是時先

集註卷之五
二
生之所憂者在

國社之安危而不在一家之榮瘁所懼者在

主德之隆污而不在一身之生死如曰平生不洒身
家淚兩眼今為天下潛又曰年來儆戒非因禍恐
致君王殺諫臣斯可以見先生之心矣夫自登山
之歌過湘之賦猶自不免于近傷先生處君父之
間獨綢繆係戀婉雅和平困羸已極而用情愈厚
曾無幾微忿懣之形于詞氣即所稱國風之好色
小雅之怨誹固不足為先生喻也語曰造次必於
是顛沛必于是先生不其近之哉嗚呼士君子處
世得志則立功不得則立言功以輔世也言以覺
來也假先生而得君以展布則

明且有伊呂假先生而得年以著述則

明且有濂洛柰之何其卒不然也夫書序傳記不足
盡先生之文然而其道處困者詳也讀之者識堅
志熟仁之定力風律歌行不足盡先生之詩然而
其屬悟主者多也使讀之者見仁人孝子之用心
易辨中解不足盡先生之學然無一而不切于躬

行也使讀之者知性命問學不離夫人倫日用之
實則先生茲集豈其小補于世也者哉先是吳君
安節代按山西梓先生集行于世真先得我心矣
遂為之說以授頻原公庶有所託以不朽云

萬曆丁酉莫春吉日曹國後學吳楷拜書于河東
之退省軒

記

揚斛山先生忠諫流芳坊記

萬曆戊子夏余奉命按鹺晉東循例巡歷西安府
屬富平聶令以公事謁余於蒲城余首詢以邑之
先達揚斛山先生大節皎皎有坊額表揚否令對
以

穆廟初年以卹典故立坊今漸圯請新之余復訊之
有祠祀否令對以建祠春秋具祭遂命之祠前另
建一坊題其額曰忠諫流芳云再逾月令具言先

生祠宇僻閭往來旌旆所罕經請於本縣南關孔
道處豎坊以聳瞻視余然之隨合匠鳩工標以肆
石飾以丹雘堅固文彩煥然新矣聃令因請記於
余余竊惟先生名滿宇宙芳垂百世兒童孺子咸
知其為一代直臣何藉於余之表揚哉又何藉於
昭揭通衢而後顯先生之譽哉蓋有說矣夫人心
忠義原自天賦不假修為晚近世心隨習轉性以
俗移獨養元氣而不累習俗者千百人而僅見者
也其次中人之質每以有所勸而興以無所激而

阻下愚則勸激之而不能矣上智下愚世不常有
天下惟中人為最多故揚忠義以勵末俗夫亦司
世教者之責與此余與聃令建坊意也乃先生之
心豈以是為輕重哉音虞唐盛時君臣之間有都
俞吁咈而無忠諫維時上下志同精神孚契士生
斯世顧不幸與此先生志大道之公心也自都俞
吁咈之風邈而始有忠諫之名已非先生之本心
矣忠諫不行而至於禁錮禁錮不已而至於械繫
痛澆百端流離萬狀卽身後有忠諫之芳聲而當

時或見以為彰君之過先生之靈不猶有悵悵哉
是忠諫流芳固後人所以名先生者而非先生之
自有也以是質於先生先生其以余言為然耶否
耶遂勒石而為之記

萬曆戊子歲季夏月

欽差巡按山西等處監察御史荆谿吳達可撰

祠堂記

賜進士奉政大夫尚寶司印明吏科都給事中

兩朝侍

經筵涇陽雒遵撰

楊公諱爵號斛山關西富平人起家進士行人授
河南道監察御史

世廟時好直言極諫瀕危數回不少挫抑時則有若
太僕楊射洪最車駕揚容城繼盛皆以直聲動天

下人號嘉靖間三楊云

隆慶改元錄卹往忠射洪贈右都御史謚忠節容城
贈太常少卿謚忠愍各祀於鄉公贈光祿少卿崇
祀無宇巡撫董公世立巡按劉公光國檄縣相基
鳩工創祀為堂者三楹左右廊各三楹衛以峻垣
重門翼張徯編門後一日拱掃除焚脩香火有司春
秋饗祀布在公令公之僕孫詹事主簿恒問記於遵
蓋祀祀堂肇脩歲時云祀堂告成事萬曆六年某
月也往蓮槐角時知縣暴公名高計走謁門墻觀其

祭田記

蔡變同年御史

夫宇宙間孰為貴且榮惟忠臣孝子是為天地之
正氣躬行之君子也若夫大孝終身孤忠自許垂
百代之清風立臣子之準極者其惟我斛山先生
乎先生家世關西之富平予進士同榜兄也初受
學于苑洛韓先生變亦先生門下士寔有同道之
雅嘉靖己丑同登進士同銓授行人後三載同選
授監察御史任一載餘斛山謂予曰老母不任驅

馳家在二千里外不能迎養吾當告歸以盡烏鳥
之情予止之曰御史三載例有勅贈之榮寧不少
待斛山曰蔬水之歡天性之愛吉人不以三公位
易一日之養吾志決矣幸成吾速歸計予為白之
宰執部院諸公無不稱重別後以養病違限例不
起用予亦以言事忤

旨黜為編氓兩不相聞者七閱寒暑己亥秋以兩京
言官之薦予與斛山及浦竹塘三人同召用予丁
母憂二公先入京竹塘以書言廷杖而卒斛山亦

羊采至今有遐想焉公忠讜封草備錄石室直節
正氣服在當時信於後世談者不偉其難即高其
標豈知公見道分明學識其大危言若夷亢志若
抑分義在我自盡而已曾少謂竒且難邪初公從
遊苑洛韓先生邦竒與容城為同門友師友淵源
夙契道真且富平習重氣槩吏部尚書張鷟菴統
以仗節祀公以獻忠祀天植其性益多於習人文
世傑不愈靈其地邪嗚呼覩羨墻於廟貌思景行
於高山其足風世也與西安郡守羅公惟垣雅崇

建械送時九月終尚未成衣一門生解衣衣之予
隨之過趙州石橋東指曰此去寧晉四十里昔與
汝蔡年叔獄中別時約云過趙州相會渠豈知今
日予過此橋家君自居官抵今三十餘載遠近饋
遺一無所受以此家無纖積予兄弟止仰給儒學
月廩予曰斛山兄介正清操朝野知之李石疊曾
為予言廬墓時客至無茶饋豆以代茶湯尚卻之
况他人乎噫昔道義相期出虜界同斛山已矣予
伉碌碌苟全恨衰年不能遠出特生男一哭墓下

輓詩

五言律詩

梅守德都御史

天下奇男子關西老鳳翎孤忠懸日月直氣犯雷
霆漢微傳經滿元城唾棄寧陽和不擇地指日到
深高

吾愛關西子羊采天下奇我鐵豸冠詎肯徇孤
狸有言剴以切有志苦以悲生平報國心耿耿方
在茲吁嗟丈夫心百年苦易馳生逢堯與舜肉食

將何為

惠孤松

夫子當朝傑孤忠振古今九重收諫草四海仰規
箴直氣天人護高風魑魅欽行看起宣室日月垂
光臨

丰采挺著於臺端魚頭鐵面間望素服於月旦慶
雲景星事業膾炙人口氣節並配泰礪本院不得
坐明道之春風頓消塵草又不獲式干木之高廬
少酌荆識然神會密於形交石書劉敞之碑素裹
愈於貌敬敢掛延陵之劍為此牌仰富平縣着落
當該官吏云云蓋公完名全一即與日月爭光奚待
本院區區之表揚也但懿德之好人心攸同桑梓
俱瞻豈云物故所有未盡該縣加意綴

今日無以為情聊以務農所積相贈為斛山兄置
祭田一區以供時祭刻石墓下以表平生道義之
情嗚呼先生天性孝友真誠直諒二親之沒六載
廬于墓側哀毀骨立鄉閭率化忠信恩義孚于族
黨徒步從師講明理學敝裘疏食怡然自得事師
如父處朋友如兄弟躬行實踐死洛先生重之別
時為筮睽大畜二卦知將來之必至此及授使職
蒙持旨勘肅藩事的量中正克當上心奉使藩封
卻金明義高風灑然普秩西台論事建白同列推

仰元老九卿無不稱重及五事一疏忠誠剴切鳴
朝陽之鳳鳥屹底柱于中流矣君子評曰學有師
承潛心理窟真知實踐不貴言論方之橫渠張子
藍田呂氏造道則一而力行為多方之晉陽有道
關西伯起行義則均而忠真愈勵是乃百代殊絕
之人物明時全德之君子名並華嶽氣作列星其
炳烺于窮蒼乎予二次放逐林居者已三十年仕
途故舊絕少所拖置祭田者長安順泉張先生先
生道義大君子也以名進士釋褐為真定理官其
待鄉士夫不以顯晦有喜共每公出必便道相訪故
予懇托之以有成焉謹記

嘉靖四十四年歲次乙丑九月吉

祭文

同門侍生楊繼盛致祭于

天下第一人斛山楊先生之靈曰嗚呼惟公之智
足以灼事變惟公之勇足以犯雷霆惟公之忠足
以動人主惟公之誠足以感鬼神惟公之節足以
歷窘辱困苦生死而不變惟公之名足以同天地
日月明且久而不朽視彼奸諛隱密與禽獸草木
同歸腐者何啻霄壤則公之死也亦何恨乎方公
之北上也我韓師翁嘗以大畜睽卦教之美既而

公用大畜棄睽卦而不用豈非忠貞剛直之氣積於中而不可忍故於師訓有所不暇顧耶始公在獄人皆以為必死乃賴聖明得以生還及公歸家人皆以為天必以壽考報而公乃竟以憂國成疾死豈非公之忠愛出於天性故在囹圄如家居在田野如朝寧耶方師翁歸致與盛相別也亦嘗以教公者教之矣既而亦違背師訓棄睽卦不用已至於此豈韓門之頑徒乃國家之直臣耶盛責宰相書內云有一時之富貴有萬世之事功有目前

之榮辱有身後之褒貶不惟以義言之其較然分明雖以利言之其輕重亦較然可懼盛嘗自以為平生學問所得力者在此豈公之所為所見乃先得我心之同然耶要亦同得師翁不負天子不負所學之教而不敢忘也嗚呼士有曠百世而相感者每歔歔而不可禁况與公同韓氏之門又同此愚直之心憂懷如海孰為知音安得起公于九泉連床數日共吐肺肝乎時人有稱韓門二楊者顧淺陋何敢與公並稱方公立朝盛尚常命及盛在

位公已云亡既不得共從王事斬奸佞矣公之完
名高節已不負師翁之教而盛尚留此僥倖不死
之身若宇宙贅疣於公深有愧焉仰天長吁無可
奈何行將納此再生之身于朝廷從公於九泉之
下共大笑大哭一場而已惟公其相之尚 饗

東吳友人周怡酌清酒二酒奠瓣香哭奠于

明御史關西斛山楊先生之靈曰嗚呼斛山先生
遽止於是耶先生鍾宇宙海嶽之靈產終南大華
之間居鄉建表極於四望立朝屹砥柱於中流孝

弟通乎神明忠信貫乎金石五事之陳先憂表臣
子之寸心七年之繫忠誠動聖主之再釋元氣扶
於兩間聲光播於四夷學士大夫孰不稱關西之
夫子兒童婦女罔不識有明之直臣怡僻陋鄙人
素仰捐介承乏畿郡漸悉冲和庚子之秋盡方欣
起用辛丑之春初俄驚被逮怡時不揣狂妄草
奏章欲叫帝闕而排閭闔中危母老而焚狂藁壬
寅備員諫垣癸卯例同詔獄時有江西劉工部煥
吾君三人一飯必同惟予與君之罪為重五載萬

死不二惟君與劉之德是依吉凶同患生死曷忘
清源之別慷慨西行固宜有再聚也涿鹿之分痛
哭東望已兆為永訣乎怡罪逆獨深天所不宥至
家旬餘先母遽失泣血三年時猶有江東渭北之
思夢魂萬里豈期斷閩海秦雲之望嗟此訃音胡
為乎來哉元夕前期得全椒戚南玄之報云變在
去夏予則得公七月七日之書手澤宛然直訝其
非也又七日得通州胡倉使之報云變在十月之
十四日則不能無驚疑矣人莫不願公壽考無疆

霖雨蒼生磐石宗社植立元氣炳煥斯文而孰忍
無故哭公耶嗟嗟我公今果止於是耶公有仁人
君子之心有丈夫豪傑之氣有春風之和有秋霜
之烈有河海之大有大華之奇公今果化乎當為
雲漢之昭回當為日月之照耀當為霖雨之霽霽
當為雷霆之震動當為龍見當為虎變當為鳳德
當為麟仁當騎箕尾而正列星當座紫府而宰司
平是皆有可信乎精一之學必底純粹尚有渣滓
不妨澄徹幽明無間其尚牖予愚而撤予蔽吾有

斗酒藏之三年以待君開今西望傾酌神其旨飲
臨風痛哭此情無盡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光國謹以牲醴香帛之
祭遣官昭告于

明贈光祿寺少卿斛山楊先生之祠曰嗟嗟先生其
道猶龍河華耀采喆人萬生氣培浩然光分列星
昔我

肅皇神聖英明御下凜凜日月雷霆公為柱史義氣
稜層草奏萬言顯諫

彤庭萬言伊何貴戚勲庸顯諫伊何方技縱橫

帝乃震怒械繫獄中衆皆失色公獨從容繫更九載
飯糗藜羹嗚呼艱哉日益窮經蒙難正志遇坎心
身范滂勁節比干孤忠

帝曰惜哉釋之歸農優游林麓鳳舉冥鴻大用未果
梁木其傾雖則既傾正氣愈崇

帝曰嗟哉恩錫斯隆羽化郊垌川原底平太山北斗
大節完名予承

上命巡視西京爰思哲人蘇蘇淚零我牲既潔我酒

亦清英靈不寐牖我顙蒙嗚呼尚

饗

禿祿寺卿

原三

友生馬理謹以清酌庶羞致奠于

明御史斛山楊先生之靈曰嗚呼惟靈質兮如繩又
重蒙兮養貞緣貧窶兮傳遠羗挾冊兮薊耕值縣
令兮求胥爰辭後兮入黌繼齋糧兮從師逐時就
兮雪螢乃邁征兮大畜歛彙進兮顯名載彈冠兮
豸角却其節兮蘼冰思尊主兮堯舜犯天顏兮用
情忽雷霆兮震怒分捐身兮捨生鐵獄深兮孔嚴

又桎梏兮朝荆援者戍兮孔多子慟傷兮屢傾仍
學思兮有常忘春秋兮數更在縲絏兮八載荷天
明兮爾瞠帝浩蕩兮施仁赦出鷄兮未鳴子感恩
兮圖報約麗澤兮心勅胡彼蒼兮弗吊殞吾良兮
葉輕眺涇川兮疇語向郤言兮誰聆瞻斛山兮無
人遺予獨兮焉盟歲既宴兮臨除送靈即兮佳城
時一觴兮祖筵淚隨墮兮雨零尚饗

潼關兵備副使王廷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

于

明御史斛山楊先生之靈曰嗚呼天地正氣為道紀
綱物得其正麟遊鳳翔人得其正至大至剛為忠
為孝為賢為良要皆關宇宙之氣運與玄化而翕
張不待生而謂之存不隨死而謂之亡惟公天資
英邁志氣激昂弱冠抱成人之志讀書得體認之
方謂學以希聖為準則而功以治心為康庄言行
本由一致終始念罔弗臧既而主司以明經膺薦
里閑以廬墓表揚其處也為鄉俊又其出也為國
禎祥及其茂登甲科我冠廊廟日擊時事志切贊

相食芹效野人之獻徙薪抗徐福之章斥虎豺於
當道效鳴鳳於朝陽天下聞公之風恨不能摳衣
面炙而請益予也誦公之文亦不覺義氣填胸而
慷慨真足以羞未死之奸諛激立朝之冠裳壯國
家之元氣增河嶽之精光扶聖學之正脉續折欄
之餘芳跡雖潛於草野望實重於朝堂夫何一夕
西風玉樹凋瘁曰正人亡矣豈四蛇之盤足抑二
豎之為殃何報施之乖舛慨天道之茫茫予也始
以中國有人為朝廷賀繼以斯文早喪為吾道悲

復以斯人不能究其周斯民不獲被其澤而致怨
於彼蒼嗚呼噫嘻乳韓有云夕死可矣苟余行之
不迷雖顛沛其何傷况乎正論獲伸聖德昭宣公
之志得矣不祿而祿名滿天下聲播朝陽公之志
行矣亡而未亡有肴在豆有酒在觴知我生蜀之
奠奠來格之洋洋尚

饗

分守關內道布政使司右叅政牟生胡松謹以
牲醴果核特遣縣文學博士告于

題斛山楊先生集後

潤自髫年聞長老人道語至先生即知景慕先生
比萬曆癸未丙戌間上試春官兩因梓潼何問漢
知有先生上林孫與之語得詳其行事遂從其請
而誨其子正茂居無幾出令紫陽調富平躬禮祠
下求遺稿見有周先生都峰楊先生椒山植節一
時者其文畧有存焉欲申校以傳未遑也時則有
若

益臺老大人吳公巡歷蒲城潤以公謁蒙訊及先生

祠宇書籍語在前序中因諭以斛山稿若輩几席
間不可少隨檄下云斛山公正氣鍾乾坤之秀貞
風萃河嶽之英

昭代直臣

熙朝名諫其建坊祠前云潤以祠在治為靜地請
建坊通衢以永此不朽諭曰可乃建于今之南關
拾遺稿合周楊諸先生鴻製並得

恩詔墓表等篇彙為全帙分為五卷別卷周易辨錄
板在

前文林郎監察御史斛山楊先生之墓曰嗟嗟先
生蓋可謂明室忠貞之臣四海豪傑之士不獨關
中一代人物而已始松讀前史至主聖臣直之說
竊喜當時二子之有遭其言傳至今人士徃徃誦
說稱引之然豈若吾斛山之遭赫焉光宇宙塞華
貊動天地而感鬼神若此之烈耶信非

主上之聖無以明先生之直而微先生之直抑何以

光揚

主上之大聖耶今其事徃矣先生之神陟降下上與

日星河岳同流而並著矣獨恨松起廢入關弗克
及仁賢之存而事焉以匡翼不逮而敦年好則豈
非子孟子之所謂命耶然人如先生要之未死所
望泠泠然來通精誠明啓佑以佑公之鄉人也翹
跂中山想像拱木何時展拜一副瞻馳嗚呼鑿哉
尚饗

陝西巡按監察御史林道楠謹以清酌庶羞之儀
致祭於

明御史

勅謚忠介公斛山楊先生之祠曰嗚呼天地正氣既
大且剛至人涵之手握倫常方其現身而偶出則
為達比之忠曾閔之孝夷齊之廉九死不悔而百
折何妨及其體受而歸全則為說之騎箕胥之怒
濤弘之碧光委形可滅而浩氣非亡試睥睨乎千
古非我公平誰當故其少甘窮約晚錄膠庠帶耕

鋤耒穿壁借光束修其心金玉其箱覺獲虎之易
執慨求伎之非臧嗣觀光兮上國漸驟足兮康庄
秉素系於終始嚴一介於藩王迨其進秩柱史奮
筆皂囊徒為政母而身未敢許遂執親喪而廬守
墓傍既應特召而赴闕即矢初志之終償盟心補
衮捐軀抗章精忠貫日烈氣凌霜一則以汾陰之
鼎百寢之器乞碎之於堂下一則以采狗之當沽
齊鼠之依社願得請於上方讀公之疏者且暗然
而痛哭流涕公身處之者毅然於赴火蹈湯尊足

原

案

蒲城縣人
刑部員外

抗節七年谷聖主孤風一代屬英豪三桮桑落乾
坤閭萬斛山頭日月高去君遠也

雖存剝膚備嘗圜扉八載囚服累箱每釋經而談
易視囹圄如福堂天啓聖明箕仙降祥青鞋布襪
終歸故鄉隱居教授泌水洋洋四海望公以祥麟
瑞鳳何日一呈其儀彩柰造化厭溷濁之世不足
辱公之翱翔故收其神明以還大化之無盡徒留
其芳軌以示後人之永望楠越在南海仰止不忘
幸列西台猥側班行按接秦中式公門墻嘆儀刑
之在目想顏色於屋梁赤裏耿耿亦有剛腸每懷
學步未卜行藏謹稊卜布茲拜公祠下而述此生

平之念於彷彿之觴靈如不昧來格洋洋尚饗

昔

萬曆歲次己酉仲春之吉

知富平縣事琅邪宋日就校刻

七言律詩

羅欽順吏部尚書

眼看榮利獨超然家學關西故有傳直擬重陰當
晝泯肯虞喬木受風偏雲開月朗誰能卜義重身
輕我自權老氣為君增十倍願言加飯更鑽堅

龔湜

御史時先生家
居寄贈

不見關西楊伯起壬辰丁酉六年間為問平生心
袞闕如何今日卧商顏篔簹陋巷同誰樂野水孤
舟盡日閑海内生民多困病應須膏澤下塵寰

韓二憲

朝邑縣人寄贈
繫錦衣獄

聞說天朝釋罪人
迢迢消息恐難真
只期名照他年史
豈料生全此日身
耿耿丹心惟報國
紛紛白頭愧為臣
故緣聖主多恩澤
益顯高皇有敕神
憂理分明見故人
云云心事對吾真
但求無愧非
要譽只欲成仁肯
顧身感悟幾時回
聖主殉囚何日釋
忠臣東床不寄平安信
極目燕雲益愴神

周怡吊墓

關西夫子揚伯脩
萬里修途遽早休
聖恩蕩蕩竟

莫報後學質質將
焉求一代聲光齊
葉猿首年骨首山
立知君英爽應常在
閩海還期神共遊
天壯志嗶嗶欲進修
罪餘衰病意全休
關西大鳥來何伯
白下孤雲杳莫求
絮酒不堪澆宿草
吳鈞空自掛荒丘
兩年奔走傷心地
拄杖從誰話遠遊

又別去

幽居君遇端陽七
幾度蒲觴眉共顰
多懼不知淹節序
先憂早已致殘身
聯詩尚憶花間句
對酌時懷石凍春

富平酒名

此日生芻投墓下
徘徊悽愴倍傷

神

趙卿總兵

耿耿孤忠出性成
抗疏朝奏動神京
長孺未得專前美
柱史于今擅后名
補過拾遺臣子分
用賢遠佞聖王明
惟知望主同克瘳
此是先生一念誠

馬理

石川御史鐵肝腸
萬死不回道直方
曾子學從魯有得
仲由聞即勇非常
一封書奏扶堯舜
八載天隨轉聖皇
詔獄放歸期望遠
德星零落智愚傷

謁墓二首

李應策

不說臺端豸錦榮
英標直節慕生平
文章霄漢垂丹筆
儀度巖廊著白珩
浴日兩疏風烈烈
掀天一臂氣轟轟
絲羅猥結潘揚好
餘韻少郎莫鳳鳴
常朝鐵漢獨依公
遺趾斜南正鬱葱
那有嚴霜回勁草
依然赤日抱丹楓
十郎宅第燕山近
堇距家咫尺
伯起陵園華嶽崇
冰玉世承清白約
濃沾渥露別精忠
時方結婚

李應策

先是慕公者競為詩以銘其節而余和之書京
邸二首

中流聳峙壁孤超耿耿寸衷思欲焦霆觸軒墀來
震撼風生臺閣退炎熇旌名禁葦朱雲檻納約勉
從薛德橋九死一生言不諱千秋正氣碧冲霄
易學精微按象爻宵中涇渭幾魯滄陽城憂國祲
從裂古弼匡時稟任拋曉色龍螭回聖霽春光行
狴荷天包匪躬一代嘉忠鯁歸去猶崇洗耳巢

李應策 時任都給事中

崇祀鄉賢呈稿

富平縣儒學生員許元吉等

呈為崇祀鄉賢以勵風化事切照本縣党林里御
史楊爵先有純質夙好問學廉程越境徒步從師
致行峻潔動以聖賢為法不以富貴款意其居喪
也廬墓三年未嘗見齒其守身也疏水終身甘若
和羹事兄有若嚴父撫姪愈於所生非其道也一
介不以取諸人如其道也九死無悔於己其為御
史也不欺而犯有堯舜其君之心其下詔獄也重

刑是甘無怨尤其上之意至若八羊幽囚嗜學宛
如黃霸一時妙契疾書無異橫渠卒之感天動地
半夜赦出於龍樓誓死還生四海咸稱其鳳羽乃
於朝桎暮梏之際能有刻經注傳之文今遺稿有
獄中雜著中庸講說周易辯錄藏於家笥真古之
鐵漢今之玉人生為後學所宗歿當祀於膠庠者
也

巡按河東御史尚 檄云看得該縣御史楊爵古
行古心得關中之正脉有學有守真當代之名臣

七言絕句

龔湜 刑獄門天贈

我愛關西楊伯起青天白日照丹心可憐相慕不
相見翹首天門息澤深

馮守

千古孤忠羨賁難先生辛采動朝端玉階碎首心
曾剖不媿龍逢與比干

周怡坐槐下 東吳友人

萬斛山前柱史家貽謀忠孝里生花庭槐蔽蒂諸

賢護青陰留為世世遮
日坐槐陰究此心青風似聽斛山吟共期雨露滋
新意更長孫枝數十專

趙正學 按察使

天門日射雙龍闕雲淨春歸萬斛山千載幾人推
伯起高風隨處可蕪頑

必受國西書公汝青天白日馬 理 三原縣人

北綠寺即

明月山前水帶圍菜花開盡果花飛山川誰為爭

光采大宰庄東有繡衣 大宰張鷟庵也

藩司以日久刷多脫去者九求家籍得先生手稿
續刻齋補復蒙檄云表揚節義以勵一方風俗以
培

國家元氣匪獨觀風者之責亦縣令循良之政其速
之於乎敦崇先哲振起後學如公者何切至哉此
刊出識者豈惟見有楊先生而因以見維時之有
周楊諸先生諸先生之忠節不泯因可以脉脉動
天下後世之儆諸先生爵者公之風教遠哉是役
也校字則李縣丞從蘭陳教諭王道孫訓導善養

督工則楊主簿遇春石典史中元例得並識云

萬曆戊子歲季夏月

富平縣知縣後學生劍南聶世潤書

附出題卷首並刻具

之今七姓業亦皆

國東亦居頭海鹽風董之責亦編今辭身之知其意

計

齊曉禮節則崇崇示東游禮名以編一六國計以

燕同以甘又師是期去香以宋宋錄對表其于